世界科幻名著

多次元宇宙帝國

洛馬 著

SF A06

世界科幻名著

多次元宇宙帝國

星際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

多次元宇宙帝國

洛馬著

布萊恩•貝雅特在斯德哥爾摩的街上走著，突然被綁架，越過不同的次元，帶到無數的平行宇宙中心的帝國。帝國雖然使用MC轉移機統治好多個次元，看起來似乎強盛無比，其實帝國還是爲黑島二號的侵略而感到困擾。然後，帝國的高級官員讓布萊恩•貝雅特看到了黑島二號獨裁者的照片，竟然與布萊恩•貝雅特長得一模一樣。後來，布萊恩•貝雅特被說服去冒充獨裁者而到達黑島二號……這是一流的娛樂作家，奇斯•洛馬在美國科幻小說界的長篇處女作。

1

我站在一家商店前，看到那經過日晒雨淋而褪了色的石壁上，突出一支鐵矛，鐵矛上掛著一塊黑色的木製招牌，招牌上以金色顏料寫著蜘蛛腿般的字體——「古董店」。晚風習習吹來，古董店的招牌被吹得吱嘎作響。

招牌下有道鐵柵門，柵門內有個櫥窗，陳列著木版畫、石版畫和褪了色的銅版畫。這些版畫裏的建築物看起來有些熟悉，它們不是建在偌大而廣濶的原野，便是建在山丘上，可以俯瞰港口的無數艘帆船。畫中的仕女都穿著蓬鬆如巨鐘般的裙子，頭戴娟雅的禮帽；並且在下巴處繫個蝴蝶結，手上還拿著把精緻的小花傘。背景則是一匹碩壯的馬，拉著一輛四輪馬車向前奔馳。

然而，吸引我的並不是這些版畫，也不是另一邊鑲在古鏡旁的金色流蘇，而是映在泛黃的鏡子裏的那個男人。我一直在觀察那個男人。他的皮膚黝黑，穿著比一般大衣長約六英吋的灰色大衣，緊緊地繫著一條腰帶，兩手深深揷進口袋裏。他站在距我大約五十英呎的地方，兩眼看著發暗的櫥窗。

奇怪！這個人整天跟踪著我幹什麼？

起初我以爲只是一種巧合。我在旅舘裏登記房間時，他就在旅舘的大廳看劇場的公演欄；半個鐘頭後，我進餐廳吃晚飯時，他也在距我三個桌子遠的地方慢慢地啜著咖啡。

我早就放棄了純粹是巧合的念頭，因爲五個鐘頭過去了，他都一直跟著我在這古老的市區裏逛。這古老的市區就是像小島般孤立在中央、目前仍保有中世紀風格的斯德哥爾摩市。我從古董店的橱窗走過，橱窗內擺設有銅壺、精製的銀器、決鬪用的手槍以及古代騎士用的刀等。這些古董如果在下午的陽光映照下，會顯得古典而優雅；但是在黑夜裏看起來，卻忍不住敎人想起恐怖的暴力橫行的時代。在這寂靜的窄路上，我的脚步聲後緊跟著另一個脚步聲。我一走快，他就加快脚步；我一停下來，他就悄悄地接近過來。現在，那個跟踪者正看著黑暗的橱窗，靜待我的動靜。這次輪到我要行動了。

我發現我迷路了，因爲離開這古老的市區差不多已有二十年，實在辨認不出錯綜複雜的街道。於是，我從口袋裏取出一本「旅行指南」，翻開册子後面的市區地圖來看，但是我感覺到自己的手指並不太靈活。

我伸長脖子望著嵌在建築物一角的石碑，好不容易看到上面刻著的字——馬斯達·沙繆爾卡但。接著，我從摺疊式的地圖中，找出這個地方的位置。原來這條路通到卡姆拉·斯托卡但就無路可走了。在昏暗的夜色中，實在不容易看清楚地圖，因此，我把地圖轉了個方向，好不容易才找出另一條小路。這小路上有聯絡綫的標誌，寫著：庫魯斯梅特斯拉邦。

我想起瑞典語的「斯拉邦」就是「台階」的意思，這條街名的意思是「金屬工匠的台階」。

它是馬斯達·沙繆爾卡但通往斯德哥爾摩的道路，我記得這條路好像能通到皇宮附近那個繁華而

明亮的地區，看樣子這是我唯一可走的道路了。我把「旅行指南」的地圖摺妥，放進口袋裏，走向「金屬工匠的台階」，但願這條街的進口處沒有栅門。

那名跟踪者很快地又跟過來了，我雖然悠閒地走著，卻慢慢地和他拉遠距離，他好像也不急的樣子。我走過一家有鐵栅門和斑駁門檻的小店前，不久，就看到了一幢建築物。那建築物有圓拱形的大門，門內是髒兮兮的花崗石台階。我若無其事地停了一下，然後很快地閃進拱門內，快速地跑上台階，衝向屋子的左邊，躲了起來。

那名跟踪者還沒走到拱門處，我已經迅速地跑到最上面的一層台階，躲到一旁。我停下來，豎起耳朵仔細地聆聽，不久，他的脚步聲漸漸近了；隨後我又聽見台階上有人喘氣的聲音。我唯恐被他聽到我喘氣的聲音，只好張著嘴呼吸。不久，他的脚步聲走遠了。看來他必定曉得我躲了起來，所以一直在尋找著，也許他很快就會走到我這兒來。

我戰戰兢兢地探頭一看，發現他背向著我，一面四處張望，一面前進。我毫不考慮地脫下鞋子，兩、三步就跑到台階口；正想躲起來時，他突然停下脚步，回過頭來，我只好一步三階地往下跑。不料，半途不小心踩到一塊石片，痛得從台階上滾了下去。

起先撞到了肩膀，然後又狠狠地撞到了頭部，我突然感到一陣暈眩；好不容易才站了起來，但是一陣疼痛却又湧了上來，我只好靠在台階旁的牆壁上，忍不住怒火中燒。這時，偏偏又聽到鞋底的磨擦聲隨著台階下來，於是我想等他一出現，立刻把他揍個半死。他在拱門處猶疑了一下，我一看到他那黝黑的頭，立刻使勁地揮出一拳——可惜沒打中。

他隨卽跑到馬路上，手迅速地放進口袋，並回過頭來。我以爲他要掏手槍，心驚之餘，單腿

騰空，往他的腹部踢過去。哈！這回可踢中了，那傢伙發出了痛苦的呻吟聲，使我心裏產生一股滿足感，暗自詛咒著他也和我一樣受傷。這時，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種東西，湊向嘴邊。

「109……你到底在那兒？」

他一面瞪著我，一面用鄉音濃重而且刺耳的聲音說話。

這時我才發覺他拿出來的東西是麥克風。

「109快來吧！事情快搞砸了……」

他慢慢地後退，但是視綫一直沒離開我。我靠在牆上，頭痛欲裂，已經無力反擊了。馬路上沒有半個人影，他那隻沒釘釘子的皮鞋，在馬路上發出了「嘶！嘶！」聲，宛如在竊竊私語；而我的鞋子大概在我從台階滾下的時候就脫落到馬路中央了。

突然，我的背後有聲音傳來，回頭一看，窄窄的馬路上停了一輛大卡車，幾乎擋住了整條馬路。我不由地鬆了一口氣，看樣子得救了！

兩名男子從卡車上跳了下來，走到我身旁，扶起我的雙臂，把我帶到卡車後面。他們穿著整齊的白色制服，什麼話也沒說，我急急地說：

「我不要緊的！請把那傢伙抓起來吧！」

這時，我發覺那個跟踪者跑過來了，他很愉快地和穿白制服的人講話。原來抓著我手臂的人並不是要照顧我，而是要逮捕我！我兩脚站直，想用力甩開他們。突然，我想到一件事：斯德哥爾摩的警察並不是穿白色的制服啊！那他們是……？

我無法再思考了。只見一個人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型的藥劑噴霧器，「咻！」地往我臉上一

噴，我就不省人事了。

2

有一陣吵雜的、像動物的爪子抓扯什麼的聲音，使我感到心煩。我想把那聲音混入夢裏，但是却辦不到！我閉著眼睛躺著，不知身在何處；突然我想起那個被跟踪的可怕的夢，接著又感覺到頭部和肩上的疼痛。我張開了眼睛；發覺自己躺在辦公室一角的簡便床上。那抓扯的聲音是從穿白色制服的男人寫字的桌上傳來；同時我還聽見「轟！轟！」的聲音，感覺上這間辦公室好像在移動。

我一起身，坐在桌前的人馬上抬起頭來，走到我身邊，抓了一把椅子坐下來。

他帶著英國腔，機敏地說：

「請不要驚嚇！我是文達上尉，你只要爲我提供一些情報，就可以分配到一幢很舒適很方便的宿舍！」

他說得很順口，看樣子他以前不知說過多少次這種話了。然後，他抬起頭來看著我。

「我爲剛才那無禮的態度，向你道歉；其實我並不想這麼做，可是……」他改變說話的口氣了。「你應該原諒那位跟踪你的秘密情報員，他根本就不知情。」

文達上尉打開一本簿子，拿起鉛筆，伸直了背脊，問道：

「你的出生地是那兒？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他們可能檢查過我的口袋了，不然怎麼會曉得我的名字？

我問：

「你到底是什麼人？」

自稱文達上尉的那人揚起了眉毛，他那件白制服的胸前，佩著光彩奪目的寶石勳章。

「你好像有點緊張的樣子！這也難怪啦！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不過，只要經過慎重的手續後，你就會明白一切的。我是帝國的軍官，奉上級的命令，有權詢問被捕者。」接著，他露出了勸告的笑容。「請說出你的出生地吧！」

我什麼都沒說，也不想回答他的質問，要問的人應該是我！我無法判斷這人的口音是那裏人，雖然明知他是英國人，却不知他是英國什麼地方的人。我看到他胸前佩有好多勳章，大部份是我沒看過的；但是，灰色彩帶上的三片棕櫚葉與寶石做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我倒有點兒熟悉。我認爲這位自稱文達上尉的人，很可能是個冒牌貨！

文達上尉嚴厲地說：

「請你快點回答！免得吃苦頭！」

我瞪了他一眼。

「被人跟踪、逮捕、拘禁在此，又接受質問，我已經吃到苦頭了。請你不要再問那些我不明白的東西，反正我不會回答你的任何質問。」

我把手放進口袋，想取出我的護照，但是口袋裏竟然空空如也。

「你們偷走了我的護照，應該曉得我是美國的外交官；也應該曉得，無論用什麼手段逮捕、扣押、質問，我都有權拒絕。現在請把我所有的東西交出來，我馬上要離開此地。」

文達上尉的表情僵硬了起來，我知道他似乎對我的聲明無動於衷。只見他發出了一個訊號，立刻有兩個陌生的男人走進來。這兩個男人的個子比他還高大，看起來滿嚇人的。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不能拒絕回答我的問話；必要時，我們會採取強硬的手段。快！請說出你的出生地吧！」

「你們看過我的護照就曉得了啊！」

我一邊回答，一邊看著剛才進來的那兩個人。那兩個人身材相當魁梧，好比挖土機似的。我打算改變戰略了，暫時先緩和他們的氣勢，以便等待機會逃脫出去。

文達上尉做個手勢，有個人便從桌上拿起我的護照遞給他。他很快地看了一下，不知在簿上寫了些什麼，然後把護照還給我。

他愉快地說：

「謝謝你！布萊恩．貝雅特先生……接下來請你詳細地回答下列的問題：你唸過什麼學校？」

我努力地表現出合作的態度，並且後悔剛才爲何表現的那麼強硬和冷漠。現在突然改變態度，會不會使對方感到懷疑呢？可是，文達上尉彷彿對這種事司空見慣了，幾分鐘後，他揮手向那兩名高大的男人示意，那兩名男人便輕輕地離開了房間。

文達上尉已經把話題轉移到有關國際問題與地政學的問題上，並且很仔細地聽我應付他的話語。有一、兩次我反問他：這些常識幹嘛問得那麼詳細？他並未回答我的問題，只叫我好好回答。

他好像很重視一八七九年至一九一〇年間的事，把地理情勢和近代史問得十分徹底。接著他問起幾個人的名字。他說出的名字中，我只認識幾個；其他的不是沒聽過，就是根本毫無名氣可言。他很謹慎地問我兩位義大利人克西尼和馬克索尼的事。我告訴他，沒聽過這兩人的名字，他好像不相信的樣子；不過，他對我的回答似乎很感興趣。

他有點不信地問：

「尼文是演員？你沒聽說過克林．塔波特這個人嗎？」

接著我告訴他邱吉爾在最近發生的事件中所擔任的角色，他聽完哈哈大笑起來，讓我也莫名其妙。

詢問了大約四十分鐘，才聽到一個輕細的電鈴聲。有個穿軍服的男人走進來，把一口箱子放在桌旁，又走了出去。文達上尉一直沒理會那個人。

文達上尉再問了大約二十分鐘後，又說——請你說出現在盎格魯．德意志的皇帝是誰？他們的王室組織與王子的年齡如何？印度總統的地位如何？歐洲、北美洲、卡波多蘭的統治權協定如何？

我聽了他的話不禁呆住了！這個人是不是腦筋有問題？怎麼把不存在的政治制度和現實的狀況扯在一起呢？我盡量依照事實應付他的問話；至少我訂正過他的錯誤後，他似乎也不感到困惑

。

不久，文達上尉站了起來，走到他的桌前，揮手要我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我抓了一把椅子，順便看一看桌旁的箱子到底放些什麼東西。只見裏面有十本雜誌、摺好的布料、硬幣——在一本世界年鑑下，露出了袖珍手槍的槍柄。正當文達上尉背向著我在桌子後面的小盒子掏東西時，我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抓起箱子內的袖珍手槍，坐了下來，並悄悄把槍放進口袋。

文達上尉好像一點也不知情。他拿出一瓶藍色的東西，回過頭露出微笑說：

「來！咱們喝一杯吧！我想你的腦子一定混亂得很吧！讓我們暫時讓腦子清醒一下。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想知道些什麼？」

我不理會他手上的酒瓶。

「這是什麼地方？」

「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市區。」

「我們好像在移動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是不是設有辦公室的卡車在移動？」

「這是一種交通工具，但不是卡車！」

「你爲什麼要逮捕我？」

「我受了帝國軍隊最高長官的特別命令，將你逮捕！」他露出有些不安的眼神看著我。「其實這是不正常的事！」

「當然啊！綁架一個沒有犯法也沒有武器的人是不正常的！」

文達上尉皺了皺眉頭。

「你是帝國情報局正式作戰的對象，放心吧！你不會被虐待的！」

「帝國情報局是什麼？」

文達上尉探出身子，熱心地說：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需要知道一些現實的事。首先你要知道，你以爲是最高統治權的國家，其實都在我們帝國掌握之下，也就是本軍官所效忠的最高政府掌握之下！」

「胡說八道！」

文達上尉氣憤了起來。

「我身爲情報局的資深上尉，當然有帝國任命我爲軍官的證明！」

「這個囚禁我的交通工具叫什麼？」

「這是分派在斯德哥爾摩的OOTNL偵察機！你懂吧？」

「似懂非懂！到底是什麼？小型輪船？車輛？或飛機？」

「都不是！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好！那麼請你說明白些！這東西在什麼地方移動？水上或空氣中？」

文達上尉猶疑了一下。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我想試著改變攻擊的角度。

「我們移向什麼地方？」

「現在沿著○○○．○○九．○九二座標移動！」

「目的地呢？是什麼地方？」

「斯德哥爾摩〇〇，然後可能送你到倫敦〇〇，去給你做個性調查。」

「『〇』到底是什麼？你所指的是英國的首都倫敦嗎？」

「不！你所說的倫敦是倫敦BI・3。」

「有什麼不同？」

「倫敦〇〇是我們帝國的首都，這個帝國是由大部分的文明世界構成的——北歐、西半球和澳洲等地區！」

我轉變了話題。

「爲什麼要綁架我？」

「據我所知，是要做例行的詢問。」

「會釋放我嗎？」

「嗯！」

「在原來的地方嗎？」

「不！」

「那麼在什麼地方？」

「不能說。也許是在一個強制收容所吧！或者其他的地方。」

「我再問個問題！」我從口袋裏掏出剛才偷來的槍枝，然後瞄準他左胸前的第三枚勳章。「這是什麼，你知道嗎？把兩手放在我看得見的地方！起來！站到那一旁去！」

文達上尉站起來，走到我手指的地方。以前我從沒拿手槍對準別人過；可是，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我毫不猶豫。

「請你仔細地把這件事說個清楚。」

文達上尉很不安地回答：

「我已經回答你的詢問了！」

「說了等於白說！」

他楞楞地看著我。

我打開手槍的保險。

「給你五秒鐘時間，快說吧……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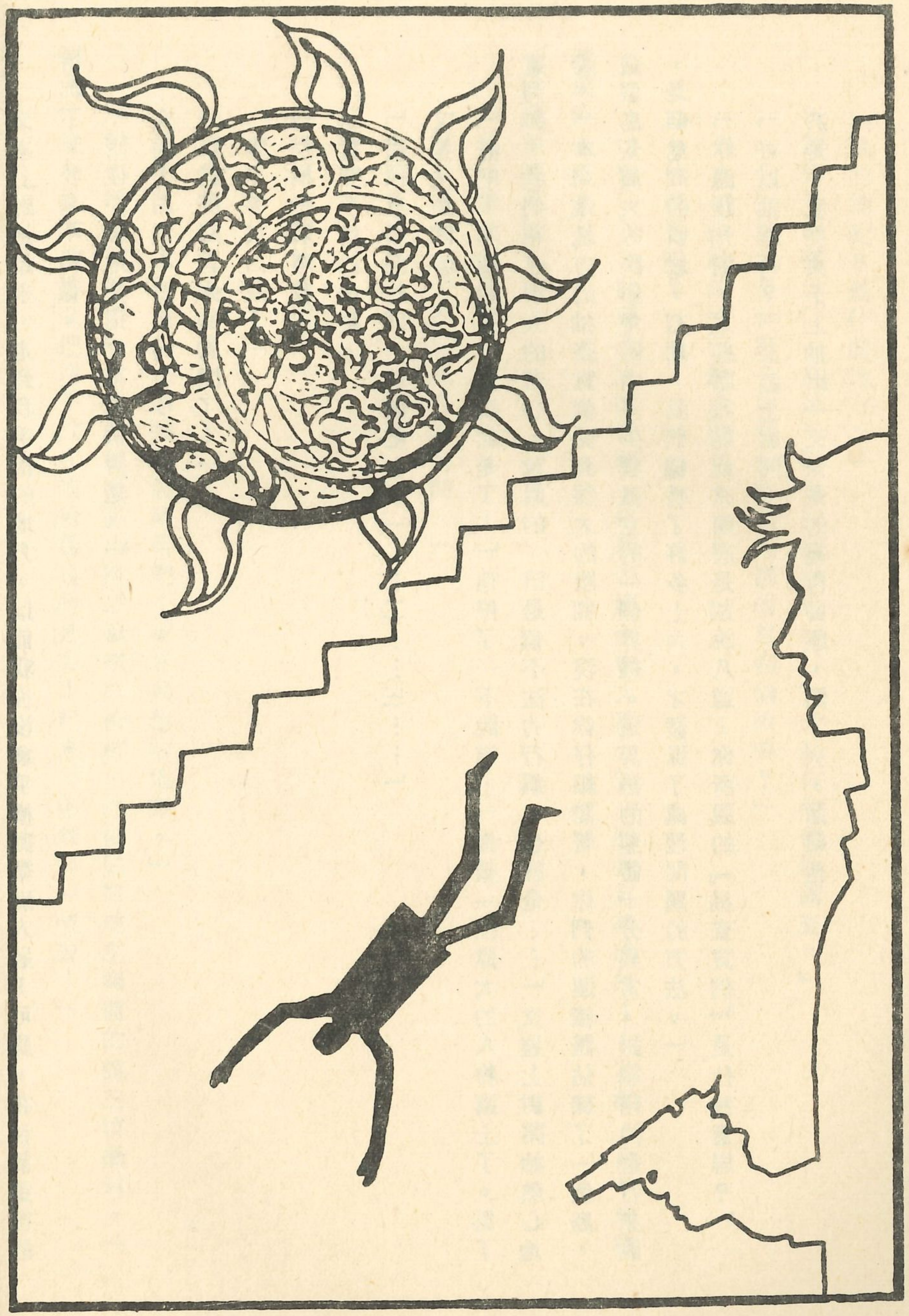
文達上尉回答：

「好吧！不要數了！我說就是了！」他停了一下說道：「你被一位偉大的人物選上了。爲了逮到你，我們花了很大的苦心。說眞的，這是個不法的行爲，也就是……」文達上尉開始熱心地說：「本來這地方的抽查實例受到很大的限制。現在你仔細聽著，你們的連續體佔據了一個島，這個島是廣大的陰影地區中，少數孤立的一個界綫。這界綫的整體十分異常，對戰略的進行來說，是個危險的領域。初期，我們犧牲了許多士兵，才發現了處理問題的方法。」

「你應該知道，這些話我聽起來簡直是胡說八道！你所說的『抽查實例』是什麼意思？」

「可以抽煙嗎？」文達上尉問。

於是，我從桌子上抽出一支長長的褐色香煙，點了火，遞給他。



他吸了一口，吐出煙圈說：

「抽查實例就是，從典型的黑島界綫搜集各種人類和工藝品……我們這些情報局的人員，目前正忙著製作地圖、挑選方向界綫，把調查到的事實和理論上的研究成果一起對照，發明決定正確角度的機械等。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工作。我們不久以前才發現推動位相網的潛在力，現在我們又知道，若想在最短期間內搜集到最多的情報，以搜集人類來詢問最方便。我們用這個方法，可以迅速地了解在各方向的位相網輪廓。拿你來說，我們是進入了陰影地區，把你抓來的——我進入陰影地區的黑島，收到了一份命令，要逮捕代表美國身分的外交官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文達上尉繼續說了下去，他每停頓一下，看起來就稍微年輕些。

「我們都以能被選爲陰影地區中的作戰人員爲榮，這是一種很吸引人的工作。當然，我以往常在和我們帝國完全不同環境的地方工作；可是，倫敦ＢＩ３太奇妙了！除了有些稍微不同之處，會刺激想像力之外，事實上和我們帝國完全一樣。那兩個界綫相接近，而所謂的荒廢的陰影地區，存在於兩界綫之間和四週；由此可見，與我們曾經去過幾次的外緣區域是多麼接近。」

我說：

「好了！文達上尉，我已經聽得夠煩了！也許你沒有什麼惡意，不過，我要走了！」

文達搖著頭。

「不可能！我們目前已在陰影地區了。」

「陰影地區是什麼？」

我邊問邊環視四週，想找個正確的門出去。這房間共有三個門，我決定從一個還沒有人進出

過的門出去，於是我走向那扇門。文達上尉繼續說：

「陰影地區是有放射能的荒廢和混亂地區……以及沒有行星存在的A界綫全域。在這個地方，自動攝影機能把存在軌道上的破片輪廓照出來；此外，還有燒得只剩殘渣的世界。這個世界到處有患癌症的陰慘叢林，裏面有受放射能影響的突變生物，是個相當恐怖、噁心的地區。你可以一整晚都拿著手槍對著我，但是，這麼做又有什麼用呢？再過兩、三個鐘頭我們就到〇〇地區了，請你放鬆點吧！」

我試試門是否鎖著。不錯！門鎖著。

我說：

「鑰匙在什麼地方？」

「沒有鑰匙的！一到了基地，它就會自動打開。」

我又走到另一扇門，這扇門是剛才抱箱子進來的男人進出的門。我打開門，把頭伸出去看了一下。「轟！轟！」的聲音變得好大，在窄而短的通道那頭，好像是個控制室，有個男人背對著我。

我說：

「文達上尉！過來吧！走在我前面。」

「不要胡鬧！」

文達上尉露出急躁的表情，走到他的桌前。我立刻舉起手槍，槍聲在屋內響了起來。文達上尉按住他受傷的手，退到桌子後面。現在他才露出了恐懼的表情，對我大叫：

「你瘋了嗎？剛才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們目前正在陰影地區。」

我的眼睛始終沒離開控制室的那個人。他回過頭來看我，但是他的一隻手不知在幹什麼。

「你已經污染了漂亮的地毯，我只要再開一槍，就可以把你打死！快把機器停下來吧！」

文達上尉的臉色發白。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我再說一次，這是不可能的！與其停下來，還不如被你打死！你根本不曉得你的話所含的嚴重性。」

我想，自己恐怕被掌握在一個危險的瘋子手中了。文達上尉剛才說過，與其停下這輛車子——不！不管是什麼東西，他寧可死。我雖然威脅了他，但是總不能殘酷地就把他打死。我轉了個方向，往通道走了三步，然後把手槍對準控制室那個男人的背脊。

「關掉開關！」我說。

這個人是我在辦公室床上醒來時，站在我身旁的兩個男人之一。他拼命地轉動前面控制盤的把手，回頭看了我一眼，繼續操作著。我舉起手槍，向控制盤開了一槍，這個男人立卽跳上來，用身體護著控制盤，然後氣憤地大叫：

「住手！你這個大笨蛋……不要亂來！讓我說明一下！」

我說：

「說明過了！沒有用的！走開！我要把這部車停下來！」

我站在可以同時監視他們兩人的地方。文達上尉一臉驚惶地靠在門口。

「不要緊吧！道爾！」

文達上尉的聲音很緊張。道爾慢慢地離開控制盤，挺直了身體，背對著我，看一下儀表；然後扭動開關，不停地咒罵著，並回頭對文達上尉說：

「通訊器被打壞了！不過，我們還在移動著。」

我猶疑了一下。他們好像很怕機器會停下來。不錯！他根本不在乎我和手槍，好像把我當作拿著玩具水槍的孩子似地。看樣子他根本不怕手槍，而是怕機器停下來。

此時，我才知道這部移動的東西並不是卡車，因爲我發現控制室裏有比客機駕駛室內更多的儀表，而且看不到一個窗戶。我心想：這是個太空船或時光機？我到底在什麼東西上？

我說：

「好吧！文達上尉！咱們就算停戰吧！我給你五分鐘，你必須說明得讓我感到滿意……而且要證明你們並不是逃獄的要犯，以及如何把我放回你們抓我的地方。願不願意合作？如果不願意，我就把控制盤打成稀爛……包括站在控制盤前面的人。」

文達上尉回答：

「我願意盡量地說明，不過，請離開這個控制室吧！」

「我不離開這裏……只要你的說明不是騙人的，我就不會動用這把槍！」

文達上尉的臉上冒出汗來了。

「這是一部在位相網上移動的機器。所謂的『位相網』，指構成一切同時存在的現實矩陣選擇的可能複合體。我們以馬克索尼．克西尼界的發生機做推動力，可以造成所謂的正常平均熵。坦白說，我對物理構造學一竅不通，我是軍事人員而不是技術員。」

我看了一下手錶。文達上尉明白我的意思。

「我們的帝國是發明這些裝置的0．0．A界綫的政府。這項裝置十分複雜，稍有差錯，連操作者都會罹難。在0．0．0好幾千個參數中的整個界綫都是恐怖的殺戮場所，只有我們的界綫很成功地發明出控制力。目前我們正在取名爲破壞地區的陰影地區外緣A宇宙中作戰，因此，移動時，我們都盡量避開這個陰影地區。」

文達上尉說著，用手帕包住他流血的傷口。

「黑島．3，就是你們居住的BI．3界綫，那是沒有遭到損害的兩個地區之一。這兩個未遭損害的界綫，在距0．0很遠的地方。而你們的BI．3界綫比較接近BI．2界綫。BI．3是我們一個月前才發現的，直到最近才確定它是個安全界綫。至於對陰影地區的實地勘察作業，都是利用無人駕駛的遙控偵察機，深入其間勘察的！

我不知道爲什麼要逮捕你，不過，如果你弄壞了這個偵察機，就會使我們掉進太陽四週的放射能環裏，或者掉進突變草菇大集團的A界綫。請你相信我的話，無論如何，在抵達安全地帶之前，千萬不可使這部機器停下來。」

「四分了……你證明你所說的話吧！」

文達上尉舔了舔嘴唇。

「道爾！你把偵察機在這地區拍攝的照片拿出來！那是我們在途中拍攝下來的。」

道爾從控制盤下面的擱板拿出一個紅色的大信封，交給了我；我又把這個信封交給了文達上尉。

「請打開，讓我看看你所拍攝的東西。」

文達上尉從信封內拿出幾張光面的照片，遞了一張給我。

「這些照片是偵察機正確地在同一地方、同一座標上拍攝的，唯一不同的是位相網的座標而已。」

這張照片的陰影地區，有凹凸不平的岩石，暗灰色的背景有幾個發亮的點子。我不知道那是意味著什麼。

文達上尉又交給我一張照片，這張和剛才的大同小異；第三張不同的是，在岩石上有一條節綫橫過。文達上尉說道：

「這些構造看起來差別極大，比較神奇的一小部分，是攝影機在大約二十英哩外，拍攝的部分地殼，那些節綫就表示道路。」

我吃驚得瞪大了眼睛，同時也產生了興趣。在奇妙的節綫那頭，有個鋸齒狀的東西，一直延伸到遠處。我心想，文達上尉所說的話可能沒錯，於是，我開始有點心動了。

文達上尉再交給我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上有許多凹凸不平的黑色東西，由於映著月光，才照得出形像。月亮就像飛碟般掛在黑色的天空中。

另一張照片由於太接近了，焦點沒調好，看起來很模糊，有一半甚至看不見；而且還有一種模糊不清的圓形物體躺在蔓草中。我看到有一個像母牛頭部的東西，垂在像座山的物體上。離這不遠的地方，還有個突出來像脚一樣的附屬器官，上面垂著蹄。

文達上尉說：

「你可以看得出那是一頭母牛，正在無限地長大。那是一種突變的母牛，是吸收蔓草營養的巨大組織培養物。牠從頭至尾都發育成肉塊，而發育不良的頭與陪襯的脚都是沒用的。」

我把照片還給他，心裏一陣噁心。

「夠了！我明白了！好吧！我就把這傢伙收起來。」

我把槍放進口袋裏，想到剛才在控制盤上開槍的事，不禁發起抖來。

回到了辦公室，我坐在桌子前，文達上尉又開口說道：

「一下子讓你看了這麼多照片，你一定感到很訝異吧！」

文達上尉又繼續說下去，我則想辦法把他告訴我的話整理一番。那許多像巨大的蜘蛛網般的界綫，每個都是獨立的宇宙，都有特殊的地方。在某個界綫或世界中，已經發明出人類可以越過界綫的移動裝置了。我想，這是可能的。有這麼多的界綫當作研究的對象，其中一個必定會產生什麼特殊的發明裝置。我又問：

「其他的A界綫如何呢？文達上尉，是不是也發明出這種裝置？你們爲什麼能自如地在其間移動，而不會彼此相撞？」

「這是也是我們科學家的一大疑問，還沒有找出答案。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剛才向你說明過的複雜裝置，這裝置在實驗期間，如果稍有差錯，我們可能會變成剛才照片中的突變模樣。我們無法避免這種裝置所帶來的可怕後果，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地知道控制的方法了。

就目前的理論來說，彼此接近的各個界綫之間，沒有物理上的距離；換句話說，這些相當接近的界綫，其實是混在一起或溶化在一起。這點實在不易說明，就像人類可以自如地從此方到彼

方一樣。事實上，我們不斷改變位置的界綫都很接近，而且不會造成差錯。我們從這個界綫移到另一界綫沒有什麼感覺的原因是，正常的平均熵在進行著，就好像由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地方而我們沒有什麼感覺一樣。」

他看到我皺著眉頭，露出十分困惑的表情，又說：

「所有的界綫都向無數方向分兩邊延伸，如果我們能從正規的A界綫一直囘溯上去，便能夠囘到過去的時光；但是不能囘溯的原因是，好比兩人的身體不能佔有同一空間。馬克索尼的原理認爲，如果正規偏差成爲直角狀態，就能使我們移動。照他這麼說，我們人類便能做三百六十度的移動；不過，只限於和我們出發時相同的E平面才行。所以，我們一離開BI．3的刹那，就抵達了斯德哥爾摩．0．0。」文達上尉笑一笑又說：「這樣的說明不會發生什麼誤會的，而且初期實驗時，也沒有引起反對。」

「這麼說，我們是不知不覺地從一個空間移動到另一個空間囉？」

我不太相信地問。

文達上尉囘答：

「不一定是我們全部，也不是經常……可是，感情的壓抑好像對改變位置有效果。你可能不會發覺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界綫有什麼差別，就像兩粒砂子的相對性位置，或一粒砂子內部的兩個原子位置一樣。不過，有時大部分的人會發生很大的位移，或者你自己也可能發現過一、兩處矛盾。比方說，某種東西明顯地移動過或遺失，或者你的朋友個性突然有了變化，以及對以前發生過的事有錯誤的記憶。這個宇宙沒有一成不變、令人完全相信的事。」

我說：

「你好像說得井然有序，文達上尉！就算相信你的話吧！其次，請告訴我有關我們乘坐的這個東西的事！」

「這是放在自動推進底板上的小型移動MC站，能在水平的地面、鋪修過的地帶和平靜的水面上移動；而且有助於平定國內發生的叛變，並避免在未知地區地上作戰指揮時發生的危險。」

我又問：

「你們一行的其他人在什麼地方？除了你之外至少還有三個。」

「他們都分配在各指定的位置……控制室前方有一間房間，放置推進用的機械。」

「那東西是做什麼用的？」

我指著桌旁原先放置手槍的那只箱子。

文達上尉看著箱子，很遺憾地說：

「啊！你是從這裏拿走手槍的？我應該知道你接受過身體檢查，身上已沒有手槍。道爾也眞是糊塗……他是個可惡的紀念品收集狂！我命令他囘基地以前要把所有的東西拿來讓我檢查，這是我的責任啊！」

他輕輕地撫摸受傷的手。

「好啦！不要再想這些事了，看樣子，我好像比你們聰明哩……不過，我並不是有恃無恐，老實說，我一直擔心到目的地時會發生什麼事。」

「你會受到很好的款待！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文達上尉想安慰我。但是我不理會他的謊話，一到目的地，也許我就要開槍逃走，然而，這個想法還是不能使我放心。如果我被送到文達上尉他們的帝國，那怎麼辦呢？最重要的是拿到回國的車票或機票。突然我發覺自己正在想BI．3的事，不得不承認我已經相信文達上尉的話了。我拿起藍色的酒瓶喝了一口。

忽然，我問：

「通過虛無空間的界綫時，爲什麼我們沒有爆炸？或者在通過炙熱的界綫時，爲什麼沒有損害？還有，假如我們發現了拍攝巨大岩石的照片上竟有我們的形像，又如何呢？」

文達上尉回答：

「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地方待太久，換句話說，我們極迅速地飛過每個界綫，時間是微乎其微，因此，我們沒有時間去感覺四週的環境和物理現象。」

「那麼你如何去攝影或傳送訊息？」

「攝影機停留在『場』中，拍攝時曝光的那一瞬間，我們已經越過無數的界綫了，所以，拍攝出來的照片是好幾個界綫重疊曝光的。由於所有的界綫都大同小異，拍出來的照片也就很清晰。不過，照明只是條件之一，並非一切。我們的發訊器是使用能擴張送訊的回折格子般的東西。」

「文達上尉！你說的話很有趣，不過，你好像沒考慮到別人的死活，你爲了某件事就利用我當實驗品，然後把我拋棄……好像要把我丟在你讓我看過的宇宙垃圾堆一樣；而且，這個瓶子裏的液體也不能使我不想到這種悲慘的後果。」

文達上尉的身體一下子僵硬起來，他說道：

「不會的，不要胡說！我們不是野蠻人，你是我們帝國正式關切的人物，你應該相信會受到合乎人道而且榮耀的待遇。」

「剛才你說的『強制收容所』，我不喜歡！聽起來好像監獄之類的。」

文達上尉說明道：

「不！不！你放心……距陰影地區相當遙遠的外側，有很多舒適的A界綫，其中有的無人居住；有的住著原始人；有的住著未開化的居民。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他想去的地區。每個派到A界綫的調查員都有很週到的補給，也就是說，他們都可以收到舒適生活所必需的物質。」

「會被放逐到無人島上或原始人的村莊嗎？這我可沒有興趣啊！我要回到自己的家去。」

文達上尉露出曖昧的微笑說：

「比方說，給你用不盡的財富，讓你住在自由自在的有利環境；那兒有水電、無數近代的文學，以及一生所需要的物品，你也不要嗎？比方說到十七世紀的英國社會，你可就沒有話說了吧？你要知道，我們有辦法利用宇宙的所有資源。」

「如果我有選擇的餘地，我希望更好……假如我們逃的話，離開了陰影地區，大概就不會有歡迎委員會列隊歡迎我們吧？還有，假如這輛四車回BI．3，我就能控制你了。」

文達上尉焦慮地回答：

「聽著！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有手槍，不要緊，開槍打我吧！不！打死我們這些人吧！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呢？操縱這部機器的人，必須有極高度的技術。操作裝置也已調爲自動返回

出發點。我們的帝國政策是，既然逮到了一個人，便不能讓他回到原來的界綫。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與我們合作；再說，我這位帝國的軍官也向你保證過了，你會受到很好的待遇。」

我看了看手槍。

「依電影的情節來說，拿手槍者可以控制一切；不過，你好像一點也不怕我開槍呢！」

文達上尉露出了微笑。

「你已經喝了許多白蘭地，如果你的槍還打得中牆，我敢保證……」

「你好像常向我保證什麼的！」說完，我把槍放在桌上，兩脚放在擦得雪亮的桌子上，上半身靠在椅子上，頭往後仰。「到達的時候請叫醒我。我想擦擦臉。」

文達上尉笑著說：

「好不容易讓你明白了，本來我想對基地報告說你有槍的。」

3

我突然驚醒過來，頭部一陣痠痛；身體一動，其他部位也都痠痛不已。我痛苦地呻吟著，把兩脚從桌上放下來，坐好。看樣子情況不太妙了。我沒看到文達上尉，也沒聽到「轟！轟！」的聲音。我馬上從椅子上跳起來。

「文達上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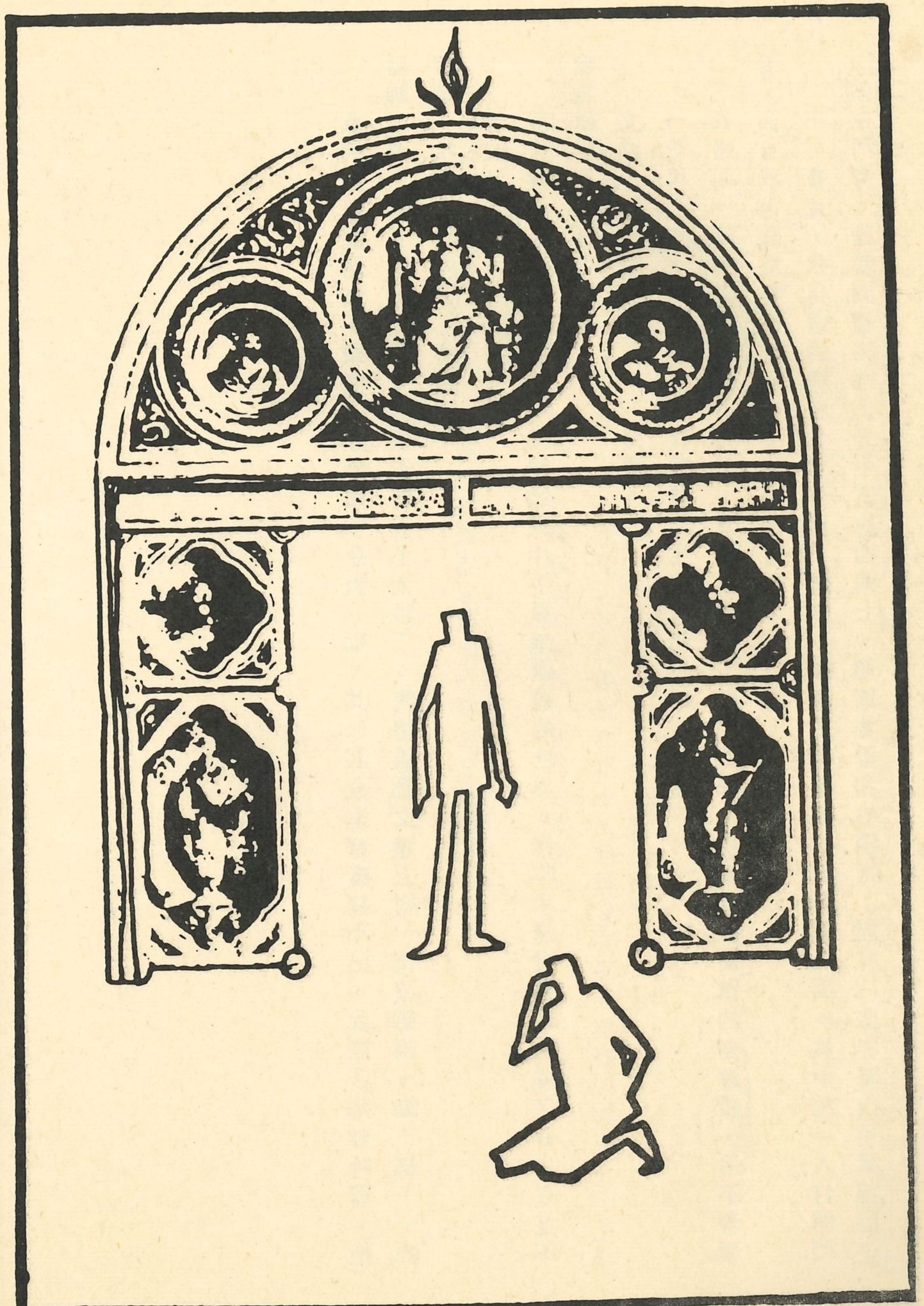
我大聲地叫著，腦袋裏不禁想起照片中那地獄般的世界。同時我還發覺，抵達了0.0並不像地獄世界那麼可怕。

文達上尉打開門環視一下房間。

「我馬上回來，布萊恩・貝雅特先生！我們如期地抵達了。」

我感到一陣不安。手槍不見了，我告訴自己，就像要去參加某某大使舘的宴會般，用不著緊張；而且我也認爲唯有依照自己的想法行動才是上策。

不一會兒，我見過的那兩名男子走了進來，文達上尉就跟在他們的後面。其中的一人打開門，站在門旁。我看到舖修得十分平坦的道路上，籠罩著柔和的陽光；還有一些穿著白色軍服的士



兵圍在一起往這邊看。

我走過大門，踩下台階，環視四週，這是座像火車站的大廳。那群穿白色軍服的士兵正等著我們過去。

其中一人走出來說：

「辛苦了！文達！你做得很好！恭喜你了！」

其他的人也都走過來圍在文達上尉的身邊，一個個問他話，並且看看我。我轉了個方向，朝著大廳正前方慢慢地走了過去。路旁有個崗哨，我看了看站崗的士兵；走過他面前時，我對他說：

「好好地記住我，也許我們以後會時常見面！我是你們的新指揮官。」我把那名站崗的士兵從頭至脚地打量了一下，又說：「你應該留意你的服裝！」

我繼續往前走。

這時，文達上尉也過來了，我本以爲可輕易逃走的念頭立卽破滅；不過，如果逃得了，我到底能逃到那兒去呢？

他說：

「喂！不要亂走！我們很快會把你帶到『王國情報部』，在那兒你一定會了解一切的。你的……」文達上尉咳了幾下又說：「關於你來訪的理由。」

「我以爲只有帝國情報局呢！還有，這不是高度的情報活動嗎？怎麼只受到這樣的歡迎呢？至少要有樂隊啊！不然也應該有兩名拿手銬的警官才對。」

文達上尉很機敏地囘答：

「那是瑞典帝國情報局，瑞典當然得向皇帝朝貢，帝國情報局的人員就在他的身邊。關於歡迎你的事，我想也用不著那些誇張的儀式。」

文達上尉向我揮手示意，要我去搭乘一輛很可能是高級官員乘坐的黑色轎車。車子很快地發動，駛進車輛稀少的道路，然後轉進一條兩旁種有樹木的寬濶馬路。

我說：

「你的偵察機雖然橫渡過來，可是在地圖上却是停在同一地點，這裏看起來不像古老市區的丘陵地帶。」

文達上尉說：

「你的疑心很重，不過也很細心。我們在開始移動之前，就把偵察機移向剛才的那個地方；通過許多條馬路，移動到這兒，現在我們在都市的北方。」

車子穿過一座橋，開進鋪著碎石子的長車道，到了氣派輝煌、灰色花崗石建築物的鐵門前。我看到一群穿著鮮艷軍服的軍人和幾位穿著比較特殊的人；此外並沒有發現什麼怪異的地方。

站在鐵門前的衞兵，穿著櫻桃色的短上衣和白長褲，戴著一頂有金色長針和深紫色裝飾的鋼盔。我們一到達，衞兵就舉起鍍鎳的短機關槍，向我們行禮。等到門開了，車子便減低速度，開到鐵框橡木的大門前停了下來。玄關旁有一塊黃銅，上面寫著「王國情報部」。

從門到走廊，一路上都鋪有潔白無瑕的大理石。我們坐上寬敞的電梯，到頂樓，這期間我始終保持沉默。電梯打開後，是一條鋪著紅色花崗石的走廊，我們走到一座大門前，稍微停了一下

，沒有看到任何人。

「鎮靜些！布萊恩．貝雅特先生，凡是詢問的事你都要詳細地囘答，然後依照我的稱呼來稱呼別人。」

「好吧！我盡量去做就是了。」

我囘答後，文達上尉恭恭敬敬地敲門，看樣子他和我一樣既興奮又緊張。

這是一間寬敞的辦公室，裏面擺有漂亮而豪華的家具；在鋪著灰色地毯的那頭，有三個男人圍著一張大桌子坐著，在他們三人的後面又坐著一個男人。文達上尉把門關好，帶著我穿過房間，畢恭畢敬地站在桌前十英呎的地方，舉手行個軍禮，以緊張的聲音說：

「閣下，文達上尉奉命前來報到！」

「好！文達上尉！」

坐在最後面的那個人向文達上尉囘禮。文達上尉這才把手放下來，然後，很嚴肅地面對另外三個人，不太自然地彎著腰向其中一人行禮。

他稱呼那人爲「主任檢察官」，並打了個招呼，然後對另一個圓臉、肚皮肥厚、看起來很樂觀、面孔且有點熟悉的人，稱呼他「先生」。

這人看起來似乎不是帝國的高級官員，只是他的家世很不錯而已。

坐在最後面的那個人，和文達上尉打過招呼後，一直瞧著我。然後，他指著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十分客氣地對我說：

「請坐下！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文達上尉仍然很嚴肅，畢恭畢敬地站著，他看了文達上尉一眼，又說：

「放輕鬆些吧！文達上尉！」

他神情冷漠地對文達上尉說完後，便對我說：

「我希望你不要對我們請你到這裏的事抱有什麼偏見，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他有一張細長而下巴結實的臉。

「我是培那德將軍，這位是里希德霍恩！這位是貝魯主任檢察官！這位是戈林先生。」

我輕輕地和他們打個招呼。那位貝魯主任檢察官有點兒禿頭；肩膀寬厚、個子瘦長；臉上露出一股冷漠的表情。

培那德將軍接著說：

「首先我想讓你知道的是，我們請你來這裏並不是草率決定的。而且講起來，我們請你來主要是要求助於你。也許你心中有不少疑問，不過，你放心好了，我們一定給你滿意的答覆。」

我沒料到他會說這些話。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期待我做什麼，但是，既然這些高級官員要求助於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我又有什麼話可說呢？

那位肚皮肥厚的人說：

「這是萬不得已的！」

我看了他一眼。文達上尉剛才稱呼他是「戈林先生」。我突然想起希特勒手下那位肥胖的空軍司令官。

我說：

「赫曼・戈林？」

他露出訝異的表情，然而他的笑意立刻擴散到整張臉上。

「不錯！我的全名是赫曼・戈林。你怎麼會知道的？」

他的語氣帶有濃厚的德國腔。

我不知如何說明才好。眞叫人意想不到——想不到在我那個世界的人物，竟然會出現在此地。如今，我不再懷疑文達上尉說謊了。我回答道：

「我住的那個地方，每個人都曉得你的名字……德國的空軍司令官……」

赫曼・戈林先生呢喃著：

「德國的空軍司令官！好迷人的頭銜啊！」他露出了微笑，看一看在他身邊的人。「眞有趣！這不是很好的情報嗎？我這個赫曼・戈林是空軍司令官！家喻戶曉的人物哩！」

他顯得很愉快。

培那德將軍說：

「突然碰到了多重位相的現實，想必是十分訝異吧！……尤其是在自己狹窄的世界生活的人；不過，對在這個世界成長的我們來說，却是一件很自然、很平常的事。看起來，多樣性和連續性的原理是一致的。如果認爲那是一綫的偶然的聯繫，實在是過於勉強的想法。換句話說，那是人類以自我爲中心的習慣，所造成的現實單純化。」

其他的四個人也和我一樣仔細地聆聽著，除了偶爾從樓下的馬路傳來車輛的聲音外，一切都很平靜。

「你是從BI・3來的。據我們所做的調查，從一七九〇年代起，我們兩個界綫就有共通的歷史。往後的一個世紀間，我們兩個界綫是多方面地平行延續著，直到後來才嚴重地分裂。

一八九三年，我們這個世界的兩位義大利科學家馬克索尼和克西尼，發明了一種裝置的雛型，他們研究了好幾年之後，才完成我們現在所謂的選擇可能界綫，也就是A界綫廣大範圍內能自由移動的一種裝置。

克西尼在初期的研究實驗中，喪失了性命。馬克索尼繼續研究成功後，決定把這個新發明的裝置獻給義大利政府，但是義大利政府却一口拒絕了。

往後，有好幾年的光景，馬克索尼受到了義大利的新聞界很不客氣的嘲笑。後來，馬克索尼到了英國，想把他發明的裝置賣給英國政府。經過了一段漫長而愼重的討論後，雙方訂立了買賣的契約。馬克索尼獲得了英國贈給他的頭銜、不動產和一百萬鎊的金錢；但是，一年以後馬克索尼就與世長辭了。

英國政府獲得這個發明裝置以後，獨佔了人類有車輪以來最重要的發明。車輪的發明，使人類能夠在世界的表面上移動；而馬克索尼的發明，却帶給人類能在所有的世界中活動的可能。」

我在椅子上挪動一下身體，那椅子的皮面發出了摩擦聲。培那德將軍把他的上半身稍微向後仰，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露出微笑說：

「但願我說了這麼多歷史上的事蹟，不會使你感到煩悶，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那裏！那裏！我很感興趣。」

我這麼一回答，他繼續又說：

「當時，英國政府和德國政府正在交涉，締結通商協定；因爲如果沒有適當的勢力範圍協定的話，實在無法避免戰爭。

由於獲得馬克索尼的發明，情況便有所轉變了。英國政府認爲他們站在極有利的立場，和德國交涉過後，有意把這兩個帝國合併成現在的盎格魯・德意志；並安排英國王室的漢諾威・溫莎爲王。過了不久，瑞典也加入了這項協定，大家仔細解決了幾個衝突的地方後，這個帝國就在一九〇〇年的一月一日誕生了。」

我認爲培那德將軍把這件事說得太單純了。我懷疑他們在仔細解決衝突的過程中，不知犧牲了多少人哩！不過，我只把這個想法藏在腦海裏，沒說出來。

培那德將軍又說：

「在這之前，我們的帝國已開始進行A連續體的探險、製作地圖、研究和計劃等。不久，我們發現了本界綫的四週有極度荒涼的區域；不過，在那些受災地區的外側，却有無限資源的界綫。在距陰影地區不遠的界綫，好像一律都出現四百年前的分裂點；換句話說，兩界綫的共通歷史在一五五〇年曾發生了差異。年代愈久遠，差異愈大。我們CH年代的調查界綫，大約只能估計到西元前一百萬年的事蹟。」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因此什麼話也沒說，也許這樣對培那德將軍比較方便。

「接著從一九四七年自動攝影機拍攝偵察的結果，我們解開了一直未知的變則，而且發現陰影地區的內層好像有可供人居住的正常世界。要正確地查明這個有人居住的界綫，還得花好幾個星期仔細地搜索。首先我們去拜訪一個非常類似我們這個界綫的界綫，當然他們也有許多和我們

的界綫相同的制度。

我們十分盼望兩個界綫能建立友好的關係，但是，結果却使我們大失所望。」

培那德將軍轉向貝魯主任檢察官說：

「主任檢察官……接下去請你說明吧！」

貝魯主任檢察官坐直，兩手交握放在膝上，慢慢地說道：

「一九四八年九月，帝國情報局派了兩位情報員擔任代理大臣，帶著外交文件，前去和人民民主國（NPS）的首領締結協定。這個政治組織的集團其實是包含了BI．2界綫所有可供人居住的世界。由於曾經發生了一場極恐怖的戰爭，使用某種放射性的爆炸物，使得文明開化的地區全毀了。

那時候整個歐洲幾乎成了人間地獄，我們知道NPS的司令部在非洲北部，他們的中樞是從前法國殖民地的政府，而他們的首領是一名殘酷的士兵出身的。由於沒有競爭的對象，所以他一直以獨裁者自居，漸漸地鞏固了他的地位。他的軍隊是以前他的士兵集團所組成的，在這個充滿暴力的新社會中，他們互相約定日後都可居高位、可任意搶奪，因此他們更加團結了。

那些穿著各式各樣軍服所組成的暴徒集團裏有一名司令官，那名司令官自稱是楊上校。我們派去的兩名情報員想法子與他接近後，請求他帶他們去見那位獨裁者。結果楊上校竟把他們關進牢裏；儘管他們拿出了外交官的護照和身分證明，還是遭到了無禮的待遇。

不過，這兩名情報員後來還是見到了獨裁者。他們與獨裁者一見面，獨裁者立刻掏出手槍，打死了一位情報員；另一位情報員還沒來得及向獨裁者說明他是我們帝國政府派去的特使，我們

帝國希望在他們那兒設立領事館，以及要求合適的待遇等事項，立刻就被送到有拷問經驗的人員手中。

那名情報員受到嚴厲的拷問，他們對他的意見根本不加採信，只認爲他的神經不正常而已。最後他在奄奄一息的狀態下被釋放了。我們好不容易找到他，將他拯救出來，由他斷氣前的描述，我們才明白了眞相。」

我仍然沒有插口說話，雖然那些話聽起來令人不太舒服，但是我對帝國的做法倒是十分欣賞。培那德將軍接著又說：

「我們沒有對他們採取懲戒的軍事行動，只決定把這個界綫孤立起來……然而，大約在一年前發生了一個事件，使我們不得不改變政策。」

貝魯主任檢察官對那名臉蛋細長的人說：

「里希德霍恩，以下的部分，由你摘要地說明吧！」

里希德霍恩開始說了。

「我們的位相網監視部隊（NSS），在距92扇形地區很遠的地方探知了某項活動，那是我們初期曾列爲無可避免的一件事情。有一個不明物體的重裝備MC部隊，出現在我們最重視的生產界綫上；也就是出現在與我們有數十億鎊貿易的地區。這些侵入者出現在人口密集的地帶，使用毒氣，毒死了無數人；接著出現了一、兩支戴著防毒面具的部隊，他們到處燒、殺、掠奪；剝掉死者的衣服、洗劫商店——無所不用其極地破壞。我們的NSS偵察隊，在侵略者離去十個鐘頭後才抵達。結果，我們的偵察隊遭到了那些激憤的居民強烈的攻擊，我們費了一番功夫，好

不容易才讓他們了解我們並非侵略者，而是帝國的部隊。」

里希德霍恩自嘲般地皺著眉頭說：

「我親自去指揮救護與支援的工作。很不幸地，大約有四百個以上的無辜居民死亡；那些貴重的生產設施，也已在火災中化爲灰燼；生產綫崩潰，居民們元氣大傷，對我們來說，也是一項嚴重的損失。」

培那德將軍說：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不知你是否能明白我們無法保護友邦的原因？我們雖然已發明出效果極佳的MC場的探知裝置，可是，我們無法立即趕到受攻擊的現場。說起來我們要趕到現場並不必花太多時間，然而要從無數的界綫中，尋找出目的地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的自動誘導裝置固然可以使行動快速、敏捷，但是我們必須先準確地計算出正確的距離近似值，才能抵達目的地。」

里希德霍恩接著說：

「後來我們又遭到了七次類似的侵略，接著他們侵略的方法也有所改變——侵略者有好幾次出動部隊大規模地攻擊。他們每一次攻擊時，都擄走了年輕的女性，這對我們而言，實在是個嚴重的威脅。

不久，我們很幸運地查到了在我們武裝偵察機的附近，有個侵略者的『場』，於是我們的偵察機很快地降下收束針路，侵略者也立刻展開攻擊。攻擊了二十分鐘後，我們對他們的位置更清楚了。於是我們偵察機的指揮官，立刻以高性能的炸藥進行反擊，把他們炸得片甲不留。敵軍的

船隻雖已炸毀，但是他們的士氣依然高昂，寧願戰死，不肯被俘。我們好不容易才俘擄了兩位可以問出口供的士兵。」

我在想，帝國質問口供的方法，和BI．2獨裁者質問口供的方法不知有什麼不同？不過我沒有開口問，反正，再等他說下去就會明白了。

「我們從俘擄的口中獲得了比想像中更多的情報。他們那些俘虜說明十分誇張，由他們的口中我們明白了敵方獲勝的理由了。原來他們總是攻擊我們沒預料到的地區，把當地破壞之後又迅速地撤退。敵方大約有四艘船，每艘船各有五十名士兵。這些俘虜很驕傲地說，他們有非常厲害的武器，不久還要用那些武器來向我們報復。不過，我們知道，他們並不是早就有了MC推進裝置；而且他們也不懂得位相網的配置，甚至他們根本不明白許多分裂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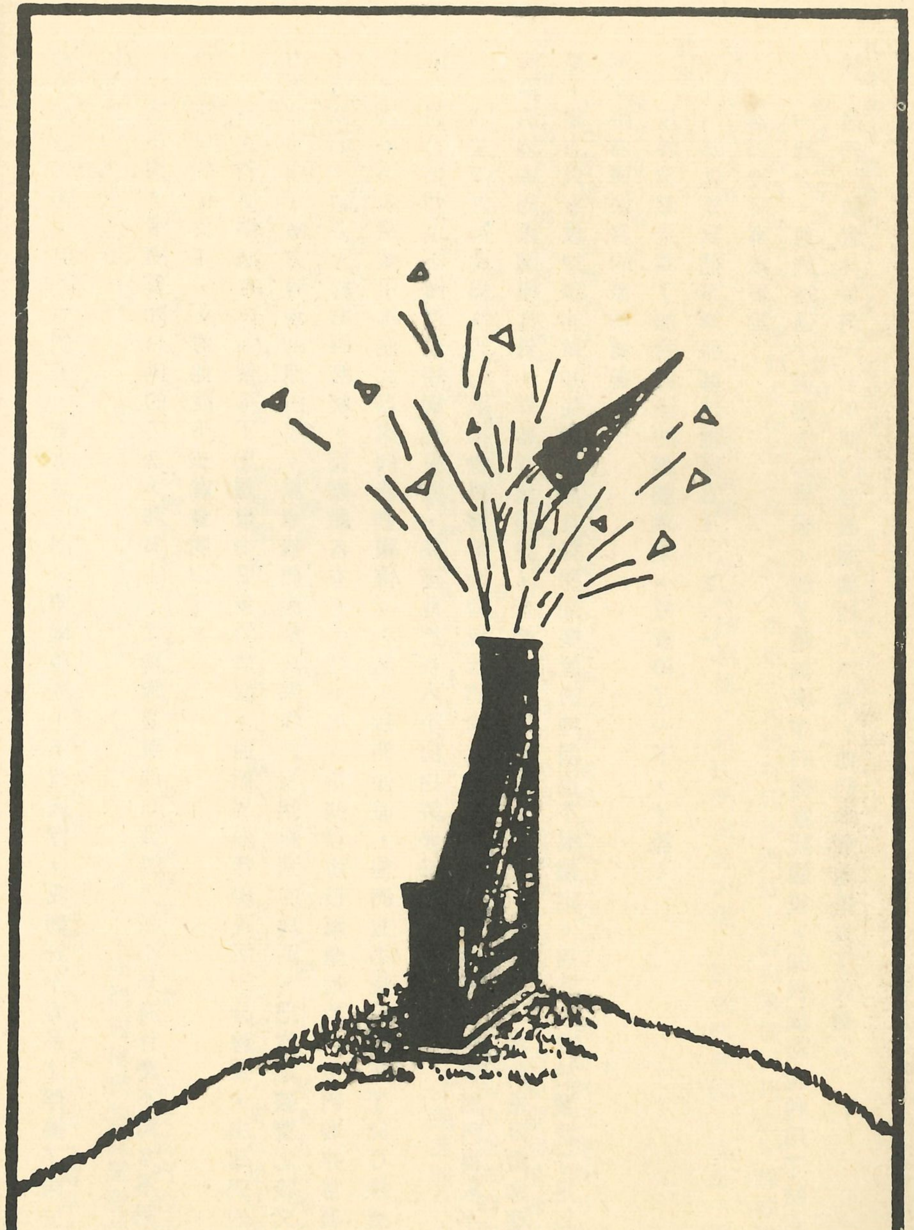
那些俘虜都認爲他們的軍隊會很容易地發現我們的基地，然後加以破壞。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陰影地區的範圍與性質。那些俘虜還說，他們有幾艘船在陰影地區失蹤了。我們覺得很幸運的是，敵方只有最初步的探知裝置，而且對探知裝置的控制也不很穩定。這回，我們發現了足以瞭解侵略者眞面目的重要情報。」

里希德霍恩爲了加強說話的戲劇效果，故意停了一下，才說：

「那就是我們不幸的姊妹地區BI．2。」

培那德將軍接著說：

「總之，他們經過了破壞性的戰爭，成了毫無秩序的混亂狀態後，却很成功地利用了MC原理。他們的裝置比我們六十年前的裝置還簡陋，不過，他們幸運地免去了災難。



接著，他們就突然發動了軍事行動。也許他們的科學很迅速地發展、也許他們有足夠的耐心；或者只是他們的偵察機很幸運地發現了我們帝國的0．0界綫，反正他們的船隻已在我們連續體的帝國首都柏林的市郊實體化；換句話說，他們出現了。

這次很顯然地他們是有備而來。他們的船員先在郊外的一個小塔上裝設了一個很奇妙的東西，然後很快地又乘船退走了。他們來了之後不到三分鐘，我們立刻就發現了；但是就在這時，他們裝置的東西發生了令人想像不到的爆炸。整整一平方公里內的地區完全摧毀，死者高達數千人，被摧毀的地區由於受到放射能的汚染，再也無法供人居住了。」

我點點頭說：

「我可以了解！」

培那德將軍說：

「對了……聽說你們那個BI．3的界綫裏也有這樣的地區，是嗎？」

他的話似乎很勉強，所以我並沒有回答。培那德將軍又說：

「雖然他們的手段不很高明，但是却很成功地侮辱了我們帝國。看樣子，他們要發明正確的操作裝置與探測機械是不久的事了。到了那時，我們將會遭到野蠻而恐怖的軍事攻擊；而且，他們也會利用那種鐳炸彈來摧毀我們的帝國。

我們做了這方面的預測以後，便需要做好一切準備。雖然我們有兩種可行的辦法，但是都不理想。第一，雖然我們認爲可能無法防禦他們用威力強的炸彈攻擊，不過，我們仍要加強防守；第二，我們先下手爲強，發動大量的軍備去攻擊BI．2。不過，這項軍事計劃相當複雜，不是

說做就做得到的。」

我漸漸了解這個帝國的狀況了。首先我知道他們沒有核子彈，而且他們也不明白核子彈的威力，這點由他們想抵抗核子武器的攻擊方面可以看得出來；再說，帝國也不像他們的敵人，曾遭受過兩次殘酷的大規模戰爭的教訓。在某些方面來說，他們是逆行且無知的。與其說他們是現代的西歐人，不如說他們是存有十九世紀觀念的歐洲人。

貝魯主任檢察官接著說：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大約一個月前，我們得到了一項新的情報，於是想到了第三種可行的辦法。我們發現，在陰影地區的中心地帶，距ＢＩ・２不遠的地方，也就是最靠近我們的地方，有第二個殘存的界綫，這個界綫就是你的故鄉的世界。我們稱它爲黑島・３，也就是ＢＩ・３。

不到七十二個鐘頭，一百五十個特殊工作人員就被分派到仔細偵察ＢＩ・３的地點。我們下定了決心，只准成功，不准失敗，因爲我們下的賭注太大了。當那些隱瞞著身分的人員成功地抵達ＢＩ・３界綫的消息傳來時，我們的參謀本部和帝國的緊急內閣，立刻開始討論這個事件。這兩個機關討論了一個星期之久，却還找不出能適當地處理這個情報的計劃。

有位緊急內閣的委員，奉命要盡量嚴密地找出帝國與ＢＩ・３及ＢＩ・２兩方正確的ＣＨ關係。其實，Ａ界綫的一面有許多相似之點，但是另一面也會出現不同的地方，因此這份工作必須更加愼重。

上個星期的今天，這個委員會提出了可靠性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調查報告。據報告，你們的

ＢＩ・３界綫到了一九一一年初，與ＢＩ・２有共通的歷史。關於這點，去旁聽這次會議的同事，也就是德意志情報部的赫曼・戈林先生，有很大的貢獻。他的提案很快地被採用。所有的工作人員收到了緊急命令後，立刻停止對其他界綫的調查……」貝魯主任檢查官看了我一眼又說：「改成密集追踪布萊恩・貝雅特先生。」

在座的人似乎都以爲我會露出十分好奇的表情，但是，我只默默地坐著，回頭看了貝魯主任檢察官一眼。他撇一撇嘴唇，很明顯地對我感到厭惡，然後又看我一眼，皺了皺眉頭。

「我們在某大學的紀錄中發現了你……像鋁合金般的名字……」

我想，貝魯主任檢察官大概是牛津大學畢業的。

貝魯主任檢察官接著又說：

「總之，我們要調查你服役的兵種和外交任務並不困難。後來，我的部下在你的公舘，失去了追踪你的綫索。」

我訂正道：

「是總領事舘。」

我這句話使貝魯主任檢察官有點厭煩，因此我內心頗有一種滿足感。說眞的，我並不喜歡這個人。

「前幾天你辭去了那裏的工作，經過斯德哥爾摩前往你的本部時，我們立刻派出一名人員跟踪，直到你搭乘轉移機到這裏爲止。再下去的情況，我不用說，你也都知道了。」

經過一段長長的沉默後，我在椅子上挪了一下身體，看著他們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然後說

：

「好吧！看樣子輪到我提出問題了。為了事情能早點進行，我要問的是，為什麼你們選上了我？」

培那德將軍猶疑了一下，打開抽屜，拿出一個用褐色紙張包著的扁平物。他邊說邊仔細地打開褐色的包裝紙，又說：

「我這兒有黑島．2世界的獨裁者的照片……這是從那個不幸地區拿來的兩種東西之一，在那裏到處都張貼著這張照片。」

他把照片拿給了我。那是一張彩色的粗糙石版畫，刻著穿軍服、佩戴許多勳章的上半身肖像，肖像下有一些說明。

「軍神閣下，阿爾及爾公爵，國家陸軍元帥，布萊恩．貝雅特一世，獨裁者。」

裏面的肖像是我！

4

我一直看著這張顏色複雜的彩色肖像，心裏困惑不已。究竟我在什麼地方呢？我實在無法接受這項事實。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現在你知道我請你到這兒來的原因了吧？」我把肖像還給了培那德將軍。他說道：「你是我們的秘密王牌；不過，還得看你是否願意幫忙而定。」

培那德將軍又對里希德霍恩說：

「接下去請你把我們的計劃簡單地告訴布萊恩．貝雅特先生吧！」

里希德霍恩咳了一下說：

「炸毀一個獨裁者布萊恩．貝雅特的司令部，並不困難；然而，就算炸死了他，不久又會出現一個新的統治者，我們的危機依然存在。敵軍的組織相當龐大，我們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只能讓他們短暫休息而已，不久他們又會發動攻擊。可是，我們這兒還沒有準備好對付他們的攻擊。

為了達成我們的目的，還是讓布萊恩．貝雅特一世繼續擔任人民民主國的統治者比較好……

然後，由我們控制！」

說到這裏，他看了我一眼，又說：

「由最優秀的駕駛員操縱我們那艘有特殊裝備的ＴＮＬ偵察機，把一個人安排在阿爾及爾獨裁者的官邸並不困難。我們的辦法是，讓一個剛毅勇謀的人帶著效率極高的武器，潛入他們的官邸，找出獨裁者的臥房，將獨裁者暗殺、滅屍後，一切就順利了。

而擔任這項任務的人就是你！布萊恩·貝雅特先生。我們認爲你只要受過十天的集中戰鬥教育，和經過小型位相網通訊機的強化，再去冒充獨裁者，指揮兩百萬以上的戰鬥人員，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我說：

「你們帝國之內，沒有一個像我的人嗎？」

培那德將軍搖搖頭。

「沒有！只有稍微像像的人而已，但沒有像你這麼維妙維肖的人。」

他們都看著我，彷彿在期待我勇敢地擔負起這項任務，爲祖國視死如歸。可是，如果他們這麼想可就錯了！因爲這裏並不是我的祖國；再說，我是被綁架來的，而且殺死別人是一件多麼殘酷的事。我一想到自己被質問的事就不禁厭煩起來。

我在囘答前，先看了一下貝魯主任檢察官。他露出輕蔑似的微笑，彷彿看穿了我的心意般。不錯！他是瞧不起我，也許他還以爲我是要殺害他們的優秀駕駛員的壞蛋哩！我正要開口的當兒，又看到他那輕視般的笑容，因此說出了言不由衷的話。因爲，我不想讓貝魯主任檢察官因猜中

我的心意而沾沾自喜。

「如果由我去掌握了ＢＩ·２後，該怎麼辦呢？」

里希德霍恩很熱心地說：

「你可以用通訊機隨時和帝國情報局聯絡，至於你該做的一定會有詳細的命令。我們預定在六個月內控制ＢＩ·２全部的軍隊，事成之後，你就可以再囘到我們這個帝國了。」

「我能不能囘我的故鄉？」

培那德將軍很認眞地囘答道：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不能再囘ＢＩ·３了，我們帝國會給予你所要的一切；但是，唯獨你囘故鄉之事不能答應。因爲我們帝國的存在若讓你們的界綫知道，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不過……」

所有的人都把視綫集中在培那德身上，他的表情好像要宣佈什麼重大事情似的。過了一會兒，他嚴肅地說：

「我已經接到了內閣的命令，決定升你爲上校。布萊恩·貝雅特先生，如果你接受了此項任務的話，你最初的工作就是剛才我簡單說明的那些事。」

培那德將軍把一張厚厚的牛皮紙文書，從桌子的那頭遞過來給我。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要知道，我們帝國是不會輕易地把軍官的階級頒給別人，尤其是『上校』這個官階。」

赫曼·戈林先生微笑地說：

「這可眞是破例的官階了。你是唯一破例擁有這種階級的人。」

培那德將軍說：

「這個階級有尊嚴的特殊記號，是從你們的軍隊借用來的；雖然這不太正常，但是，也算是帝國的正式任命。」

這張是最好的委任書，帝國對這份非做不可的工作，準備了相當豐富的報酬——我所想要的一切；還有，我看得出他們露出奇怪的表情，彷彿我很貪戀那個官階似的。好吧！隨便他們怎麼想吧！反正我不會提供任何對自己不利的情報。我說：

「好吧！我考慮考慮！」

貝魯主任檢察官這時露出了不可思議的表情，也許他本以爲我會拒絕的，這下子他好像以爲我看到報酬而樂昏頭了。好吧！隨便你們怎麼想吧！突然我覺得貝魯主任檢察官是個沒出息的傢伙。

培那德將軍猶疑了一下說：

「我來做一次破例的措施吧！布萊恩・貝雅特先生。我身爲帝國的首長，無條件地把你升爲瑞典軍的上校，我這麼做和其他實際的理由一樣，是表示對你無比的信賴。」

他站了起來，有點擔心我的反應似的，露出了微笑，伸出手說：

「恭喜你！上校！」

我站起來，其他的人也都站了起來。

他說：

「你要好好地考慮，也許還有二十四小時；在這之前，我派里希德霍恩和赫曼・戈林先生去照顧你。」

里希德霍恩對一直站在他身邊的文達上尉說：

「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去？文達上尉？」

「很樂意與您同行！」

我們一到了走廊，文達上尉就說：

「恭喜你了，不！閣下！你讓將軍打了一支安打呢！」

他好像已恢復了輕鬆愉快的樣子。

我注視著他。

「你指的是瑞典國王庫斯塔夫嗎？」

文達上尉吃驚得瞪大了眼睛。

「你怎麼知道？」

赫曼・戈林先生說：

「也許他在你們那個世界相當有名，不是嗎？」

「不錯！赫曼・戈林先生，剛才你把我那不安的情緒一掃而光了。」

赫曼・戈林先生笑著說：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請不要稱呼我『先生』，叫我赫曼就好了。」他和我一齊在走廊上走著，兩人彷彿成了好朋友。他抓著我的手臂又說：「請你多告訴我有關你們那個世界的情形吧

！」

里希德霍恩大聲地說：

「我們到我的別墅去吃晚餐和喝些美酒，順便聽聽你們世界的事吧！我也告訴你有關我們這個帝國的一切。」

5

我站在穿衣鏡前，默默地欣賞鏡中自己那英俊、挺拔的長相。我的身邊有兩個裁縫師，像蜜蜂般繞著我已經忙了半個鐘頭了，現在他們正在做最後的修改，我不得不承認他們做得很合身。

我穿著有灰色斜紋的細格子、相當合身的馬褲，褲子的兩邊還有兩道鑲金邊的藍色條紋；脚上是一雙縫製精巧、光亮無比的黑皮長筒靴；上身穿著無領、袖子加有袖口的純白亞麻布襯衫，外面穿著一件扣到下顎的灰色短上衣，金色的穗子一圈圈地從手腕繞到手肘；腰間繫著一條有瑞典皇家徽章的四方形帶扣黑皮帶，皮帶上佩著鑲有寶石的刀鞘，裏面插著一把刀柄極爲精緻的軍刀。

讓我吃驚的是，我左胸前佩著的勳章，和我參加二次世界大戰時，獲得的從軍勳章和銀星章一模一樣；肩上佩著的，則是和美國陸軍上校一樣發亮的銀鷹。我這一身打扮，完全是帝國社會新階級的正式軍裝。

我很高興這時不像駐外武官一樣，忙了一天後還要去參加外交官的晚宴，然後喝得臉色蒼白、筋疲力竭。我的肩膀夠寬，背脊挺直；也沒有因腹部突出而破壞了華麗衣服的美感。

這套衣服使男人看起更帥、更充滿挺拔的氣息。我眞不明白我故鄉的那個世界，爲什麼要穿著式樣一致，既不鮮艷也不美觀的雙排釦寬大衣裳。

從這兒延伸過去有一間豪華的房間，戈林就坐在房間內有棉質扶手的椅子上。這是里希德霍恩帶我來的別墅房間之一。

戈林對我說：

「你看起來很像個軍人，布萊恩．貝雅特！我一看到你，就曉得你一定對這份新工作頗有天份。」——

我回答道：

「最好別這麼想，赫曼！」

他剛才那句話，使我想起帝國以我爲對象的恐怖計劃；不過，這要以後才能決定。管他的，只要現在能過得愉快就好了。

傍晚，大夥坐在明亮的陽台上，品嚐野雞菜餚的晚餐。里希德霍恩對我說，在瑞典的社會裏，一個人如果沒有頭銜或地位，在社交場合便無法吃得開。不過，他爲了安慰我還加上一句：並不需要有極高的地位，比如——博士、教授、長官之類就行了；換句話說，像我這樣的軍人官階，在帝國社會裏的社交活動必定無往不利。

不久，文達上尉拿著一個像水晶球般的東西進來。

「這是您高貴的帽子！」

他故意說得誇張些。他帶來的是一頂鍍銘的鋼製禮帽，帽頂鑲有金色的羽毛。

「眞叫人吃驚啊！會不會太誇張了？」

我邊說邊拿起帽子，想不到竟像羽毛一般輕巧。裁縫師把帽子緊緊地戴在我頭上，並遞給我白色的皮手套，然後就離去了。

文達上尉說：

「無論如何非戴不可，因爲你是龍騎兵！」

赫曼．戈林說：

「很好！很好！看起來相當完美！哇！簡直是個傑作！」

他穿著有黑色穗子及白色肩章的深灰色軍服，看起來還不錯；不過，他並沒有誇張地佩戴許多穗子和勳章。

我很豪爽地說：

「赫曼！我眞希望我故鄉那個世界的人，能看到佩帶許多勳章的你，他們若看到你一定敬佩得哈腰到這兒！」

我指著自己的膝蓋，他笑了出來。

我們一起走出房間，來到一樓的書房。原來穿著白色軍服的文達上尉，這時已換成了一套不很正式的禮服——淡黃色的短上衣，佩帶著銀色的總子，腰際還佩戴著一把路格自動手槍。

里希德霍恩過了一會兒才出現，他穿著鑲有銀釦子的禮服，看起來像一八八〇年代的燕尾服；頭戴一頂無帽沿的呢帽。

「我們眞像一群不知恥的貓哩！」雖然我嘴上這麼說，不過心情倒滿愉快的。我再次地照照

鏡子，呢喃著：「哇！好帥！看樣子眞不錯！」

一位穿著制服的管家打開了玻璃門，我們步下台階，走向一部敞篷車。我們一坐上那部光亮的黃色轎車，車子就輕快地開走了。這是一個雲淡風輕、月光皎潔的夜晚。遠處的街燈晶亮、閃爍，車輛的引擎聲極低，低得令人聽不出來，只聽見路旁兩側高高的樹枝被風吹動的聲音。

赫曼・戈林設想很週到，帶來了酒，我們各飲過兩次後，車子就開到了夏宮的鐵門前。各式各樣的燈光，映照著在庭院和宮殿西、南邊陽台上的人。車子停在大門前，等我們下車後就開走了。我們穿過許多賓客的身邊，進入了晚宴的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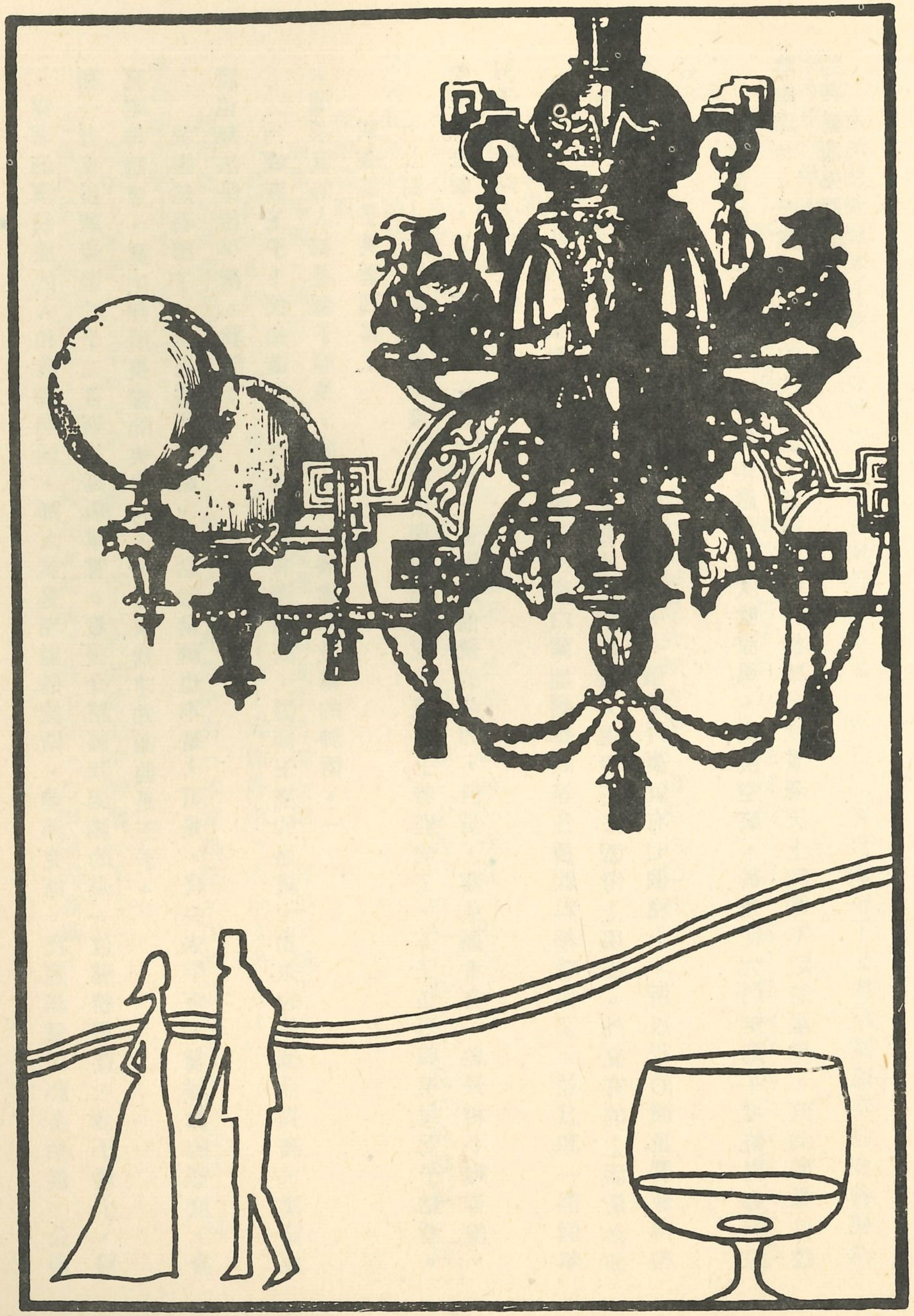
水晶製的美術燈柔和的光芒，徧照在婦女們的禮服、男士們的軍服和抹得光亮的長筒靴、戴在身上的寶石、綢緞製品、銀製品及天鵝絨的製品上。一位挺直背脊、穿著玫瑰紅衣服的男士，彎下腰吻著一位穿白色晚禮服、滿頭金髮的漂亮女郎的玉手。另一位個子高大、穿著黑色禮服、繫著金色綬帶的男士，陪著一位穿金綠色晚禮服的貴婦人走向舞池，輕妙的伴奏音樂幾乎被人們的談笑和說話聲所淹沒。

我說：

「好了！各位！酒缸在那兒？」

很少喝醉的我，一旦喝醉便不省人事。今晚我感到特別舒服、暢快，眞希望這麼愉快的心情一直維持下去。我忘了自己曾跌倒、受傷過，忘了被綁架的不愉快；也不想再看到貝魯那傢伙的面孔。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要痛快地喝一頓。

宴會中，有人和我攀談，問我問題；也有人介紹一些朋友讓我認識。我記得有一個神情嚴肅



、穿著海軍制服的人和我說過話，那人就是老道格拉斯．斐邦克斯。我還認識了許多伯爵、公爵和一些從沒聽說過的十二官階的高級軍官。最後介紹讓我認識的是一位肩膀很寬、個子矮小、臉孔晒得黝黑、露出無所畏懼的笑容的人，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王子。

我雖然喝醉了，但是還能走路，談話的精神也不錯；可是，我失去平時那種嚴肅的態度，身體也無法保持平衡。我說：

「威廉王子！我知道這裏的統治者有漢諾威．溫莎王室的血統；我來的那個世界裏，漢諾威．溫莎家的人都是個子頎長，臉上帶有嚴肅和憂鬱的神情。」

威廉王子笑著回答：

「上校！此地爲結束皇家血統不理想的情況，憲法上特別規定，王子必須與平民女子結婚。唯有這麼做，才能選擇漂亮的女子，並改進血統的活力；但是，難免還會有一些長相不夠英俊、個子不夠高大的後裔。」

我見了不少人，偶爾也吃些三明治，從白蘭地到啤酒等各種飲料都嚐徧了，並且和一個個年輕而迷人的女子跳舞。我那十年外交官的應酬經驗，這時正好派得上用場。外交官的生活是參加各種宴會，從傍晚喝到天黑。這種應酬日子，一個禮拜裏就有七個晚上，所以我的酒量訓練得相當不錯。

晚宴進行了一段時間，我覺得應該去吹吹涼風，換換空氣，於是從大門走到了可俯視庭院的陰暗陽台。我靠在石製的扶手上，透過高高的樹枝，欣賞著天上閃爍不定的星星，直到頭暈目眩的感覺消失爲止。

晚風送來陣陣花香，隨著清涼的空氣飄向草坪，在我的背後傳來了交響樂團演奏的史特勞斯的華爾滋樂曲。

我脫下了剛才進門寄放帽子時，里希德霍恩叫我一定要戴的白手套，然後解開上衣最上面的那粒釦子。

我想：不知是否年紀大了，或者只不過是今晚有點兒疲勞而已。

「累了嗎？上校？」

從後面傳來女人溫柔的聲音。

我回頭說：

「啊！是妳啊……與其想像妳說話的模樣，不如咱們痛快地談一談吧！」

我努力地把兩眼的焦點瞄準那位女人。她有一頭紅髮，穿著一件領口極低的紅色晚禮服，看起來胸脯豐滿而迷人。

我接著說：

「我眞高興，眞的……突然鑽出一位這樣漂亮的紅髮女郎，眞是太棒了！」

「不是鑽出來的，上校，是從裏面走出來的啦！裏面好熱，人也太多了！」

她用低沉而漂亮的英語說著，不過她的英語裏帶有一些瑞典腔，以及那種老成的說話口氣，使她顯得更迷人、更可愛。

「是啊！他們存心要叫我醉酒難堪，所以我到這兒來清醒一下！」

我露出痴呆般的笑容。和這個漂亮女郎談了許多話，心裏眞是高興。

「聽我父親說，你並不是本帝國的人，雖然兩地的一切都相同，但是，畢竟是來自於不同的世界。能否請你告訴我有關你那個世界的事蹟？想必是十分有趣吧？」

「爲什麼要提起那個世界的事呢？我已經忘了在那裏的快樂生涯了。大家都是爲那無聊的事想出這種麻煩的玩意兒來……。」

我搖搖頭，想揮掉一件件不愉快的回憶。

「啊！對不起……每次我脫下手套時，就忍不住說出這種話。」我又戴上了手套，然後很正經地說：「咱們去跳支舞吧！」

半個小時後，我們回到了屋內盛酒的大缸旁，正當交響樂演奏著美妙的舞曲時，一陣強烈的暴風吹來，震響了地板，而且把東邊一扇巨大的玻璃門吹走了，接著，許多穿著各式各樣軍服的士兵從灰塵瀰漫中衝了進來。一個下巴蓄著鬍子的隊長，穿著褪了色和不少補釘的美國陸軍野戰服，下面穿著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穿的褲子，手拿圓筒狀的短機關槍，向人多的地方掃射。

男男女女在混亂中一個個中彈而倒，沒有中彈的男人都英勇地向敵人撲過去。在破片中，一位蓄著紅鬍子、穿英國中士軍服的軍人，拿著一把MI步槍，一接近帝國的軍官就開槍掃射。當他想再裝彈匣時，有位帝國的軍官，拿起一把鑲有寶石的刺刀，用力往他的喉嚨刺了下去，他隨即倒在地上動彈不得了。

我抓著剛才那位紅髮女郎的手，楞楞地站著，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意識猛醒過來，才回頭叫那女人快逃。我正想逃開時，發現那女人的表情出奇地平靜，不由地又停下了腳步。看樣子，她好像認爲與其從暴徒的手中逃走，還不如死掉算了。

我從刀鞘拔出刀來，沿著牆壁走過去，走到剛才被暴風擊毀的牆洞前，一個暴徒拿著散彈槍從瀰漫的灰塵中跑出來。我立刻舉起刺刀，朝他的頭用力砍了過去。在他舉起手想奪走我的刺刀之前，我很快地又把刺刀奪了回來；沒多久，他就倒在地上了，散彈槍掉在地板上。我伸手想去拾那把槍時，另一個暴徒出現了。他的左手拿著柯爾特式四五口徑的槍，我發現他時，他也發現了我；正當他想對我開槍時，我很快地拿起刺刀往他的手臂砍了下去。他的槍彈從旁邊射開，槍從失去了氣力的手上掉下來，人也倒在地上；奔逃的群衆紛紛從他身上踩過。

另一個暴徒從灰塵中跳了出來，穿過房間，看到了我。他拿著來福槍，慢慢地前進。我發覺他的左手用三角巾吊著。於是我拿起散彈槍，朝他的臉射擊。

我等了一會兒，被強風吹開的窗戶中，並沒有暴徒再進來。突然我發現，一個蓄著黃色長髮、模樣像流氓般的男人，手拿布朗塞自動原子槍，向我這邊後退。我悄悄地跳了兩、三步，兩手抓著刺刀，朝著他的腎臟附近用力刺過去，雖然動作並不是很乾淨俐落，不過，這是我第一次拿刀刺人，難免如此。

接著，我看到赫曼．戈林先生向一位拿著髒兮兮的短機關槍、邊掙扎邊破口大罵的大男人開槍。突然我耳邊響起了一陣槍聲，頸部有灼燙感；還好我機敏地閃開，才沒被打中頭部。然後我走過兩個正在搏鬪的人身旁，用刺刀戳入暴徒的肋骨附近，他立刻倒地不起。我雖不是個動作輕快的運動家，但是抓著刀、槍對付敵人倒也很順利。

赫曼．戈林在遠遠的地方，似乎很氣憤地吐了一口口水，然後又撲向另一暴徒。我猛地想起該從倒在地板的暴徒身上拔出刺刀；然而刺刀怎麼也拔不起來，我只好讓刺刀留在那暴徒的身上

，從地板上拾起一把湯普生短機關槍。當一位長腿的暴徒想拔槍時，我立刻朝他的腹部開槍，子彈一打中他的腹部，他身上那套髒兮兮的衣服便揚起了灰塵。

我張望一下四週，只見幾位帝國的男士拿著從暴徒手中奪過來的槍，不停地開火。侵入的暴徒所剩無幾，他們紛紛向被炸開的牆洞退了過去。刺耳的槍聲傳來，有個後退的暴徒被打中了。

我覺得情況不妙，趕緊向前跑，舉起槍，把一個滿臉血跡、手拿兩把四五口徑自動槍不停地開火的男人打死；最後一顆子彈也打中了一個身材高大、手拿卡賓槍的暴徒。然而，圓筒狀的彈匣已經沒有子彈了，我趕緊再從地上抓起另一把槍，瞄準最後一個暴徒。

「抓活的！」

有人大叫，於是大家都停止了射擊。大部分的人都衝過去抓那個還在掙扎中的暴徒。現場一片混亂，人們走來走去；女士們跪在受傷者身旁照料；經過激烈戰鬪後的男人，無精打采地鬆了一口氣。

我跑過飛揚的塵埃，大叫：

「大家快到外面看……」

我無法再喊了，也無法看看是否有人跟著我跑出來。我很快跑過碎片瓦礫，躍過被摧毀的陽台，翻過扶手，跳到院子裏；身體不穩地搖晃了一下，繼續向前跑。我看到燈光下有一輛巨大的灰色貨車停在花園裏。

車旁，有三個衣衫襤褸的男人正在處理一個龐大的包裹。草坪上放有一個三角架，他們正準備把那個包裹放在三角架上。突然我清楚地想到一枚原子彈會使這座夏宮和在場的人們帶來怎樣

的後果，於是我一邊叫喊一邊衝向他們，雙手也盡量爭取時間開槍。那三個人緊張得互相拉扯著，然後拿起那個包裹跑回那輛卡車的車門；其中一人中彈倒了下去，我知道有人從我後面以準確的槍法打死了那人。

不久，另一人慘叫一聲，走了幾碼後，就僵硬地倒在草坪上。最後那人很快地衝進打開著的車門，那輛卡車頓時就消失了踪影，一陣狂風捲起一大片塵埃。那轟然巨響，就像油池突然著火般叫人心驚。

地上的那個包裹，令人感到懸疑、恐懼。我想它應該還沒有操縱起爆裝置。

因此我大叫：

「不要去碰那東西！毫無疑問，那是一枚可怕的原子彈！」

「你很聰明，你……應該早點發覺他們有某種企圖，故意在此地拖延時間。你要不要緊？」

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說話的人是文達上尉，淡黃色的上衣上沾滿了血跡。

我喘著氣回答：

「嗯……咱們回去吧！裏面一定要有替他們包紮傷口的人！」

我小心翼翼地走過滿地破碎的玻璃、石磚碎片和散落的窗框，穿過飛揚起來的窗帘，進入明亮燈光映照下塵埃滿地的舞池。

死者與傷者沿著半圓形被摧毀的牆壁躺著。我看到剛才一位曾和我共舞的紅衣女郎，氣絕地倒在地上，臉色蒼白如蠟。每個人身上都染有血跡。我想尋找剛才那位紅髮女郎，左右瞧瞧，發現她正跪在一位傷患旁，用繃帶包紮傷者。

突然傳來一陣喊叫聲，文達上尉和我回頭一看，原來受傷的暴徒中有一人突然站了起來，丟下一個東西後，立刻又中了幾顆子彈而倒在地上。我聽到他丟東西的聲音時，整個人呆呆地凝覷著那枚手榴彈滾了十英呎，旋轉了一下。我因恐懼而動彈不得，心想：我這下子可完蛋了，唉！還沒問她的芳名呢！

文達上尉飛快地衝過我身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前！當文達上尉手脚張成大字形趴在手榴彈上的時候，發出了一陣低沉的爆炸聲，把文達上尉的身體拋起兩英呎高。

我感到一陣暈眩，站不住脚。可憐的文達！可憐的文達！

我只覺得意識恍惚，一跤跪倒在地上，感覺地板都彷彿傾斜了。

她俯在我的上頭，臉色有些蒼白，但是神情依然很鎭定。

我擧起手，碰著了她的手。

「請問芳名？」

「我的名字？芭布洛．蘭汀！我以爲你已經曉得我的名字了呢！」

她似乎猶疑了一下，我抬起上半身。

「妳還是去幫那些傷勢比我嚴重的人吧！芭布洛！我只是天生比較虛弱而已。」

「不！你出血太多了！」

里希德霍恩帶著嚴肅的表情，扶我起來。我感到下額和頭部一陣陣地抽痛。

「感謝上帝，你還活著。」他說。

我回答：

「我能倖存都是文達上尉的功勞，我以爲這下子完了，可是……」

里希德霍恩說：

「文達上尉了解他應負的任務。」

「可憐的文達！但願死的是我！」

「還好不是你哩！哇！太危險了！說眞的，你流血太多了，必須和我一起去休息一會兒。」

「我想留在此地，也許有我該做的事情！」

赫曼．戈林不知從那兒出現的，他的手扶著我的肩膀，想把我帶走。他說：

「好吧！冷靜些！你不要再爲那件事耿耿於懷了，好嗎？他依照自己的願望，爲完成任務而捐軀，是一項光榮哩！」

赫曼．戈林了解我內心的煩惱。唉！我眞應該和文達上尉一樣，勇敢地撲向手榴彈，和他一樣接受共同的命運；然而，當時我並沒想到那麼做，要不是我因害怕而畏縮，恐怕我也會拔腿而逃哩！

他們要帶我走，我毫無抗拒，因爲突起的宿醉痛苦襲上心頭，我簡直支持不住了。走到車子附近，里希德霍恩也趕上來，我們一行人沉默不語地乘車回去。我問起那枚炸彈的事時，赫曼．戈林回答說，貝魯主任檢察官的部下已經將它帶走了。

「把它丟進海裏吧！」我說。

車子到了別墅，有個人站在玄關的台階上迎接我們。他的四肢相當修長，但是頭比一般人小。仔細一看，原來是貝魯主任檢察官。他想叫住赫曼．戈林時，我根本不理會他。

我逕自走進餐廳，到了餐具架旁，倒了一杯烈酒後坐了下來。

其他的人也邊聊邊從後面走過來。我懷疑今晚貝魯主任檢察官到那兒去了？

貝魯主任檢察官的視綫一直停在我身上，他坐下來，想聽聽我們被攻擊的詳細經過。但是他在聆聽事件的報告時，臉上的表情冷漠而不悅。

他撇一撇嘴角，看著我說：

「赫曼．戈林先生告訴我說，你在這次的戰鬪中表現得相當傑出。布萊恩．貝雅特先生，我很抱歉，也許以前錯估了你！」

我回答道：

「你對我有什麼想法，沒有人會介意的。貝魯主任檢察官，在那槍林彈雨，戰得難分難解之時，你到底在那兒？在地毯下嗎？」

貝魯主任檢察官臉色發白、狠狠地瞪著我；然後突然站了起來，大步地離開了房間。赫曼．戈林咳了幾聲。里希德霍恩以奇妙的眼光瞄了我一下，他站了起來，準備履行主人送客的禮貌。

赫曼．戈林說：

「貝魯主任檢察官不是好惹的人物哩！不過，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

他站起來，沿桌子繞了一圈，又說：

「你應該知道，他是刺刀和西洋劍的高手呢！現在不必急著下決定，可是……」

「決定什麼？」我問。

他說：

「你已經受了重傷，我們不能讓你在這重要的時刻，失去英勇的氣魄。你對槍法有沒有信心？」

「受傷？你是說我的頸部？」

我舉起手摸摸傷口，忍不住發出了呻吟聲。老天！那傷口像深溝般，血液都凝固了。突然我發覺上衣背後全都濕了。原來那顆從我身邊掠過的子彈比我想像中的更接近我的頭部哩！

赫曼．戈林繼續說：

「如果你能讓里希德霍恩和我當你的見證人，那是我們的光榮。可能的話，我想向你提出一項忠告……」

「什麼意思？赫曼……當我的見證人？你在說什麼？」

「他似乎很苦惱！」

「我們兩人當然是想在貝魯主任檢察官與你決鬪時，支援你！」

「我要和貝魯主任檢察官決鬪？」

我重覆地說了一次。我想到自己的聲音毫無力氣，而且有些難過。

赫曼．戈林凝視了我一會兒才說：

「貝魯主任檢察官對個人的尊嚴相當敏感。你在第三者面前嚴厲地指責他，雖然你的理由充足，但是他一定會向你挑戰！」他發覺我還沒完全了解他話中的涵意，接著又說：「貝魯主任檢察官會向你下挑戰書！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必須接受他的挑戰！」

6

我突然感到骨髓裏透出了一股寒意。我半睡半醒地把頭向前挪了一下，盡量使頸後側的傷口不會疼痛，但是這種努力是白費的。

里希德霍恩、赫曼．戈林和我，來到了皇家狩獵園較低的一端，一棵枝葉繁茂的菩提樹下。再過幾分鐘，天就要亮了；但是，我一直在想，如果膝蓋被打中，不知有什麼感覺？

低沉的引擎聲愈來愈近。晨霧迷濛中，只看見兩個發亮的車燈。在上頭道路微亮的地方，隱隱約約地出現了一輛長車身的轎車。

一陣開門聲，然後是關門聲。我隱約見到三個人影從緩緩的斜坡走下來。我的見證人走過去和他們會合，他們三人之中有一人兀自離開，站在一旁。我想，那人可能是貝魯主任檢察官。

另一輛車子在後面停了下來，來的人大概是醫生吧！車內微明的燈光中，出現了一個人。我一直看著那個人，好像是個女人哩！

我聽到了低低的談話和笑聲，他們似乎很親密，也好像頗有經驗的樣子。

我在赫曼．戈林所謂的到光榮戰場的途中，一直沉思著他的話。

貝魯主任檢察官是依照托斯決鬪規則向我挑戰的。這個規則上說，決鬪的任何一方均不可殺死對方，決鬪的目的只是在使對方受傷，使對方受辱。

依照這項規則，非得十分愼重不可。在競爭的激動狀態下，要讓對方徹底地感到羞辱並不困難；但是要讓對方只受傷，並不容易。

里希德霍恩爲了能按照一切規則進行，借給我一套黑衫白褲；爲了黎明前的禦寒，他還借給我一件薄大衣。我想，這件大衣如果厚些更好。我身上唯一暖和的地方是包紮繃帶之處。那個小團體商量之後各自分散了。我的兩位見證人走過來，對我露出鼓勵的微笑，並向我招手說道：「走吧！」赫曼．戈林幫我脫掉大衣，但我實在捨不得脫掉。

貝魯主任檢察官和他的見證人走向空地上的決鬪地點。晨光更亮了，我也跟著他們走過去。

「夠亮了吧？男爵？」

哈林．托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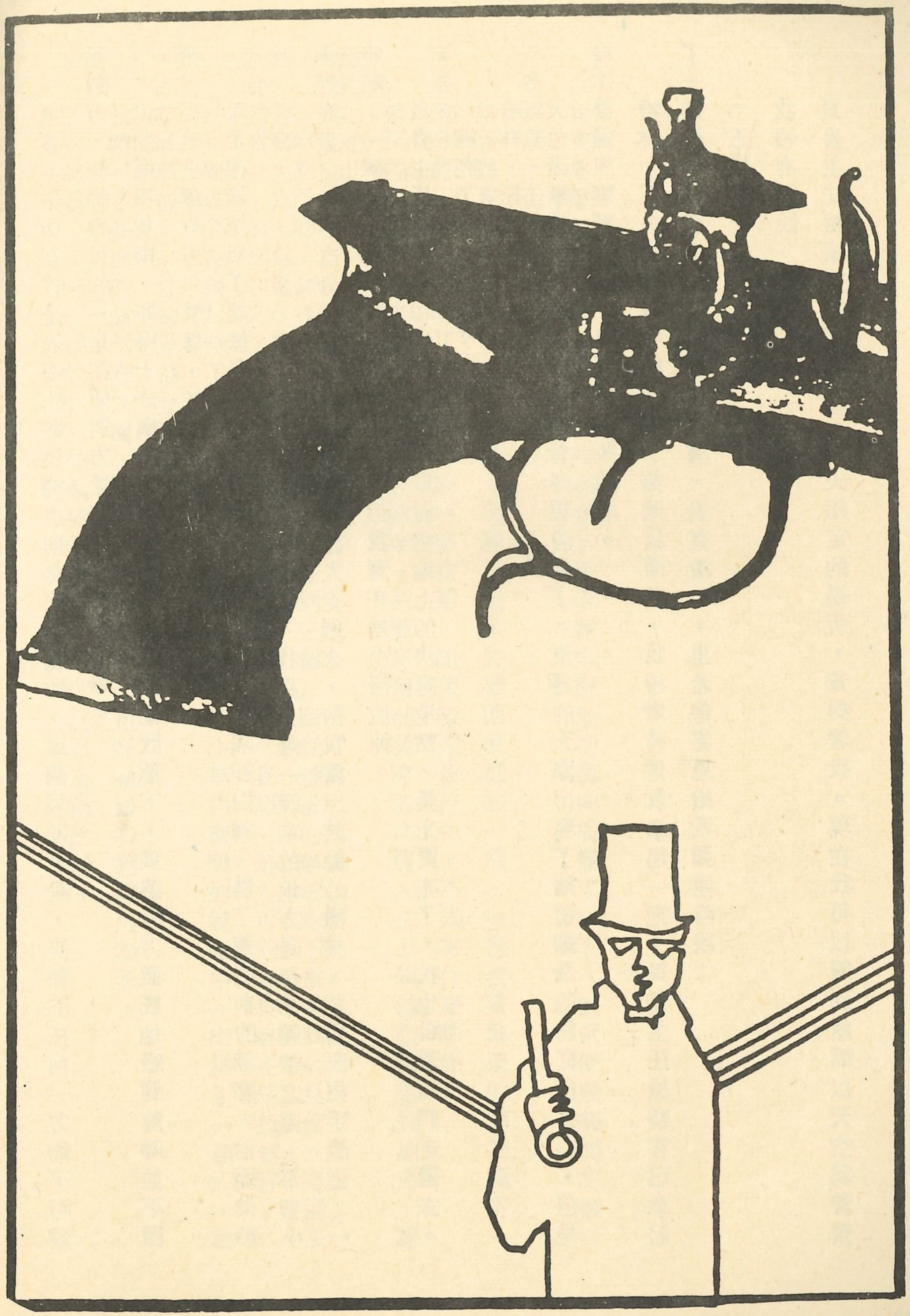
天色漸漸亮了，附近的景緻看得更清楚了。東邊的天際出現了兩道細長的粉紅色雲彩，但是樹木都還黑壓壓一片，只看到一些輪廓。

哈林．托夫把裝有手槍的盒子捧到我面前，我沒看清楚就拿起一把。貝魯主任檢察官已拿起了一把槍，逐步地操作，按按扳機、檢查槍口。里希德霍恩給我彈匣時說：

「五發！」

我沒有話說。

貝魯主任檢察官走到哈林．托夫指定的場所，背對著我。現在我可以看到兩輛以天空爲背景



的車子了。我想，那輛大型的車子很像一九三〇年代的派克德型轎車。依照赫曼·戈林的手勢，我也轉個方向，背著貝魯主任檢察官。

哈林·托夫說：

「你們兩人聽到第一道訊號後，就前進十步停下來；聽到第二道訊號，回頭就開槍。在皇帝的名字和榮譽下，你們發誓要嚴格遵守。」

他手上的白手套掉在地上。我開始向前走，一、二、三……。

在小型車子旁有人站著，我心裏感到納悶。那人是誰呢？……八、九。到了指定的地點，我停下了脚步。哈林·托夫的聲音相當平靜。

「向後轉！開槍！」

我的手槍緊貼在身體的側面，轉到貝魯主任檢察官那個方向。貝魯主任檢察官把一枚子彈塞進槍膛裏，兩腿叉開，左手繞到背後，擧起手槍，側著身體瞄準我。我們兩人之間大約隔著七十英呎的草坪。

我朝著他的方向走過去，規則上沒有指定必須站在固定的地方。我看到貝魯主任檢察官把手槍稍微向下，他臉色蒼白地凝視著我，手槍又擧了起來。我聽到一陣槍聲，他的槍口晃了一下，只見空的彈殼飛過貝魯主任檢察官的頭上，落在草坪上。第一發沒射中。

我繼續往前走，不打算在幽暗之中，隨便向模糊不清的目標開槍。雖然那是對方的挑逗行爲，不過，我還不想因錯誤而殺傷人。我對決鬪之事一直不很認眞，反正，只是陪貝魯主任檢察官玩玩而已。

貝魯主任檢察官把手伸直，他的槍一直瞄準著愈來愈接近的我。他如果想殺死我並不困難，但是那樣會違反規則。他的手搖擺不定，無法決定目標，顯然對我的移動感到困惱。

他的手槍穩住一會兒，頓時又晃動一下。在晨霧籠罩下，傳來了一陣槍聲。我已經距他夠近了，我知道他的槍口向下瞄準，有意射我的兩腿。

他退了一步，再次瞄準，然後他把毛瑟槍舉高，這回他想射我肋骨的附近；不過，除非槍法準確而愼重，否則很容易犯錯——我想。這時，我的胃突然緊張得抽了一下。

沒聽見下一發的槍聲，但是那種感覺正像被球棒打到側腹一樣。我覺得兩個肺葉的空氣好像都被擠了出來，身體忍不住地搖晃了起來；不過，我還是勉強地站住了。突然我感到手臂的上方有一陣劇烈而灼熱的疼痛感蔓延開來。現在，我們兩人只距離二十英呎而已。我猛吸了一口氣，站穩。

我發現貝魯的表情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似的，他的臉都僵了，嘴唇緊緊地抿著。他瞄準我的腿再度射擊，但是失敗了。有一發子彈從我的右腿「噗！」地一聲穿了過去，另一發落在地上。我走到他那兒，終於可以再吸一口氣了。我想對他說句話，却說不出來；只能拼命壓抑著不使呻吟聲露出來。突然貝魯主任檢察官後退，瞄準我的胸部，扣動扳機。然而，只是空空的一響而已，他很失望地看了看手上的槍。

我把毛瑟槍丟在他的腿旁，舉起手，握緊拳頭，往他的頭上揮過去，他後仰倒在地上；我轉身，背著他大步地離去了。

醫生跑過來的當兒，我朝著里希德霍恩走去，他們也上前來迎接我。

「哇！太令人訝異了！這個決鬪過程說出來，社會上恐怕沒有人能相信呢！」

里希德霍恩睜亮著眼睛說。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在使貝魯主任檢察官受辱的話，你已經成功了！從這次的決鬪中，你已經告訴他什麼叫做尊嚴了。」

醫生似乎把他們兩人擠開，迎向我。

「各位！必須檢查他的傷口！」

有人把椅子拿了過來。我坐在椅子上，然後，伸出了一隻脚。

「這個也請你看看，有點痛！」

醫生大叫一聲，用剪刀把布和皮革剪開；他的動作很輕快，看樣子他是個很羅曼蒂克的人。

我的思緒在腦海裏快整理妥當了。我睜開眼睛一看，芭布洛·蘭汀從草坪上走過來。她的紅髮映著晨曦，閃閃發光，益增可愛。我知道我該說什麼話了。

我說：

「赫曼·戈林……里希德霍恩……我需要一段長時間的睡眠；在睡覺前我想告訴你們，今晚過得太愉快了，因此，我決定接受你們所謂的任務。」

里希德霍恩說：

「布萊恩·貝雅特先生，你鎭定些，現在用不著想這些問題。」

我說：

「別那麼爲我擔心！」

芭布洛．蘭汀彎下身體，不安地問我：

「你是不是受了重傷？」

我微笑地朝她伸出了手。

「妳一定以爲我這人常碰到意外的事件吧？其實，我也有走路不跌倒的日子哩！」

她跪下來，以雙手捧著我的手。

「布萊恩．貝雅特，我看你說了這麼多傻話，大概是爲了要強忍住疼痛吧……我還以爲他激動起來會把你殺了。」說完，她轉身對醫生說：「請盡力救救他吧！布蘭姆大夫！」

布蘭姆大夫以手指伸入我側腹的傷口，說：

「你眞幸運啊！上校！肋骨沒被打斷。我想，再過兩、三天，大概只會剩下讓你回味無窮的小傷口，和明顯的大疤痕而已。」

我握著芭布洛．蘭汀的手，在她耳邊說道：

「妳　我起來吧！芭布洛！」

赫曼．戈林讓我靠在他的肩上，他說：

「你需要充分的睡眠！」

其實，我此刻就想睡了！

7

我坐在那窄小的轉移機的椅子上，極力地想使自己放鬆些。駕駛員坐在我前面，他似乎很緊張地伏在小小的控制盤上，仔細端詳著儀器。那細小如小型電算機上的按鍵般的東西，傳出了滴答滴答的聲響，直透入骨髓裏。

我爲了坐得更舒服些，稍微挪動一下身體；但是在頭部和側腹部那兩個快痊癒的傷口，又開始疼痛了。這十天內，我不斷吸收下來的情報片段，一直在我腦海裏打轉著。帝國的情報局還沒有把他們所需要的貝雅特國家元帥的資料收集齊全，可是，那些情報已經比我想像中和經過腦子吸收下來的資料要多多了。但願一個禮拜內，每天晚上以睡眠學習取代眞正睡眠所存在腦海裏的資料，能在必要時，立刻記起來。

貝雅特獨裁者對他的部下而言，也是個相當神秘的人物，因爲他很少露面。根據爲此項問題感到困擾的情報人員表示，頂多能透過電子放映機看到獨裁者。我向他們解釋道，那並不是什麼電子放映機，而是電視！在我的那個世界裏，非常普徧；然而，他們仍然無法了解我所說的話。

往後的三天內，他們讓我有充分的睡眠，每天還強迫我做一小時由他們精心設計的美容操，我的

傷口在調養下很快地痊癒了，因此，我開始準備進行那項重大的冒險工作；不過，我的精神已疲憊不堪，幾乎到了不勝負荷的地步，因此我更決定要好好地幹。也許會遇上什麼困難，不過什麼困難都無所謂了。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也不想多加說明了，因爲我實在需要以行動來舒解精神上的負荷。

我把所有的裝備徹底地檢查一遍。現在，我穿著與貝雅特獨裁者的肖像一模一樣的上衣；但是，由於沒有獲得他下半身穿著什麼的情報，因此他們認爲在這種法國正規軍服下，穿著有橄欖綠的褐色長褲最合適。

從那肖像中所見到的彩帶和勳章，因我的建議而省略掉了，因爲我覺得若非參加正式的場合，平時他不會配戴那些彩帶和勳章；因此我把領子的鈕釦鬆開，領帶也鬆鬆地繫著。

他們爲了使我看起來消瘦些，只讓我吃薄薄的牛排；而且髮型專家早晚不停地按摩我的頭部，而且堅持不准我洗頭，理由是爲了刺激頭皮，迅速長髮，以便蓄著像獨裁者肖像中那種不太修剪的大陸型髮型。

腰帶上繫有一個裝小型通訊機的袋子，想藏也無處藏，我決定乾脆讓它露出來好了。麥克風藏在領子裏，以牢靠的穗子固定著，我還在皮夾內放了一疊厚厚的NPS鈔票。

我小心翼翼地將手腕往內彎，讓手掌般大的手槍滑到手，以便試試其彈簧的情況是否良好。

這個小武器，具有足以令人喪命的殺傷力，看起來像一顆洗淨後滑溜溜的灰色石頭，可以放在地上不被人發覺；一旦發生了危急的情況，對我會極有幫助。

這把小手槍的槍柄裏，有一條螺旋狀的洞，裏面裝滿了液化氣，那液化氣具有發射藥的能力

。雖然槍上沒有做任何記號，但是一按適當之處，渺小的一粒液化氣，便以相當驚人的速度發射出去。一粒液化氣一旦離開堅硬的合金製的封閉室，立刻爆炸膨脹至一立方英呎的體積那麼大；所以，這無聲的一擊，能摧毀四分之一吋的裝甲用鋼版，在十英呎的射程內，可使人致命。

這就是我需要的武器——不醒目、無聲息、近距離便可使敵人喪命；只要熟悉其彈簧的構造，那武器便成爲手中的一部分了。

我在聆聽別人說話、吃東西或躺在床上時，都不停地訓練手腕的操作，我對那一連串的動作練習相當用心，因爲那是我唯一的保障。我盡量不去想我的嘴巴內，一顆義臼齒所裝有的另一個保障。

每天晚上，結束了當天的嚴格課程後，我就和自己新交的朋友，一起去欣賞皇家芭蕾，或欣賞劇場、戲院內的綜合節目以培養精神。芭布洛．蘭汀已經和我在六家豪華的餐廳吃過六頓豪華的晚餐，餐後我們在月光籠罩的庭院下散步、喝咖啡、聊天；直至太陽東昇。臨行時，我發覺這份感情已經深入我心，非比尋常，如果早點出發，便能早日囘來。

駕駛員回頭對我說：

「上校，請小心些，現在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我感到一陣緊張，不過沒說什麼。我在想，倘若他發現出什麼東西的話，必定會告訴我的。我又動一動手腕，試試彈簧的敏感度，以便隨時能操作那小小的武器。我已經很習慣於那種動作了。

他說：

「我探知在位相網內移動的物體，很可能要瞄準我們的行踪；由室內位置測定器顯示出，我們已經十分接近了。」

帝國的核子物理學、電視構造、空氣力學等，比我的世界落伍了好幾年；但是，他們的馬克索尼・克西尼的裝置，比我們高超了許多。因爲他們在近代的六十年間，已經爲這項工作傾注了最大的力量，有了最大的科學成就。

現在，駕駛員像個神經質的風琴演奏家般，一邊控制著控制盤，一邊報告說：

「探知對方大約有一千五百公斤的質量，看樣子，可能是個輕型的偵察機；不過，絕不是我們這種偵察機……。」

經過了幾分鐘緊張的沉默後，駕駛員又說：

「他們想對準我們的航路，上校。他們可能學會了比我們更優秀的機械使用法；也可能只是幸運而偶然地發現了我們的行踪。他們在追擊我們。」

我和他都一致認爲，那不明物體一定是ＢＩ・２的船。

駕駛員突然緊張得兩手停了下來。他說：

「他們已經逐漸靠近了。上校！他們很可能要衝過來，如果他們衝到了我們的位置，我們可能會被衝到高空去。」

我閃電般地想到了手槍的事——同時也想到了中空的義齒，對方的船一旦衝了過來，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不知什麼緣故，我並不認爲我們會在此地完蛋。這種使人發抖的緊張狀態持續了幾秒鐘後，駕駛員鬆了一口氣說：

「離開了！……他們的空間搜索能力，似乎沒有我們的位相網機動能力那麼優秀，不過，待會兒他們可能會回過頭來；反正，他們很可能有意要廝殺一番。」

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這個最高速度是不是以正常平均熵量的熱能加以控制的？」

經我這麼一問，他點了點頭。

「那麼減速進行，如何？也許他們會超到我們的前面！」

我看到他的前額冒出了汗水，他說：

「陰影地區內可能有危險，不過，上校，我們不妨來試試看！」

我可以了解駕駛員開口這麼說是多麼的痛苦。這位駕駛員受過十分嚴格而徹底的訓練，而且沒有一天不被提醒：不可任意在陰影地區進行不必要的行動！

發電機的聲音變了，速度也逐漸降低，我們的偵察機降落到可聽音域。

「他們仍然在追趕我們！上校！」

速度又降低了。我眞的不知道如果我們喪失了位置測定的能力，到達正常的平均熵量後，會有什麼危機。我一直等待著聲音逐漸降低，現在已經降低到男中音的音域。駕駛員兩眼仔細地看著計盤，並按了好幾次鍵。

推進裝置「嗡！嗡！」的聲音，此刻已變成了嚴重的吼聲，現在我們不會再遇上什麼災難了。偵察機繼續前進，不過，敵人也和我們一樣。

「他們依然窮追著我們，可是，上校……」

駕駛員突然大叫了一聲：

「甩掉他們了，上校！無論如何，在這個界綫中，他們的裝置還是沒有我們的優秀啊！他們已經露出形像了。」

接著，我們的MC發聲機的吼聲又變得尖銳起來，我在椅子上伸伸懶腰，手掌都冒出汗來了。能夠離開陰影地區那個恐怖的地獄世界，眞是不可思議；不過，我想到了幾分鐘後所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此刻我不能再膽怯了，我說：

「你很高明啊！駕駛員，還有多久抵達？」

他回答：

「大約……唉喲……還有十分鐘左右，上校。咱們遇到了始料所不及的事件，就誤了不少時間呢！」

我開始做最後的檢查。口乾得很，不過，看樣子一切似乎都很順利，我按了按發訊機的按鈕。

「喂！護身符！這裏是紅獵犬，聽到我的話了沒有？請回答！」

「紅獵犬嗎？這裏是護身符，你們正以正確的方向朝目標邁進！報告完畢！」

那微細的聲音，來自於裝置在我肩膀鈕釦中的揚聲器，然後傳到了我耳中。

他們的回答使我十分欣慰，因為孤獨感暫時消失了。我看一看能開門的操作桿。依照預定，如果我聽到駕駛員說：「降下！」之後，就要把操作桿轉動一下，然後將手臂繞到背後，使槍落到手掌上，從椅子自動地讓我起來。到將我推出偵察機的出口，整整只有兩秒鐘。到那時，我的

脚還沒抵達地板，轉移機就離去了。

以往的十天內，我一直專心地做我身邊的工作，根本沒有考慮到達BI．2世界的情況。我臨時惡補的那些情報可以使我工作進行得順利，所以我認爲，這份工作極爲實際；如今要衝進敵人的內部，我才了解這份任務的危險性。然而現在一切已經無可挽回了——但是，對某一方面而言，我被捲入帝國的這個世界中，那是值得冒險的一部份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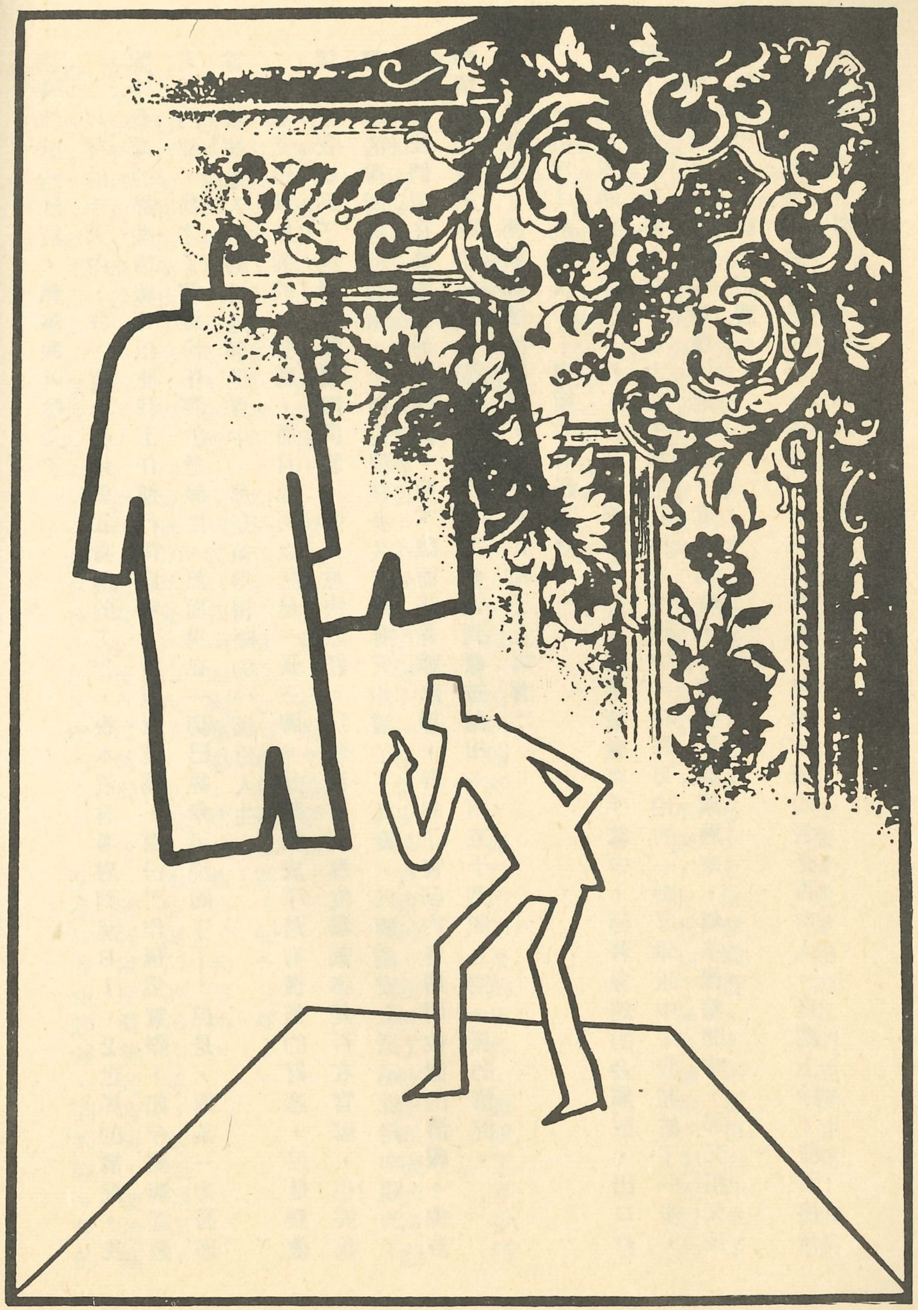
我是帝國抓到的一張牌，而且也可以說是一張王牌。此刻我成了最有價值的財產，但是要像這樣把我送到了現場才能發揮價值，而且愈快愈好。我無法肯定那位獨裁者是否在官邸，也許我得在他的房間等他回來——但是要等多久，只有天知道了。其實，只要能安全抵達就夠幸運的了。當時我們把在舞池抓到的俘虜，服下藥而成昏睡狀態，得到了官邸內各房間位置的情報。倘若那情報完全正確就好了，否則，我說不定會遭到像被拋出一百五十英呎上空一樣的情況。

我聽到了開關關閉的聲音，駕駛員在椅子上叫著：

「降下！紅獵犬……但願你有好收穫！」

我伸手將操作桿往下推，然後手緊貼腹部，將手槍握在手掌中；隨著急速的金屬聲，出口打開了，空氣猛衝進來，巨大的手掌把我抓入黑暗中。在那可怕的一剎那暈眩中，我踏錯了一步，兩脚重重地摔在舖有地毯的地板上。就在這時，一股強風襲擊過來，轉移機離開時，那又粗又長的餘音也在走廊上回響。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任務，因此一直站在那兒，偶爾回頭看看是否有人。走廊上除了前面拐角有微弱的燈光外，看不到一個人影。我終於到達了。



我把手槍收回到袖口下的釦子後，心想一直站在這兒也沒意思，因此悄悄地走向燈光那兒。排在走廊上的門都一模一樣，沒有任何指標。我停下腳步，看看門是否鎖著；嗯，另一扇門也一樣；但第三扇門却可以打開，我小心地探頭看看。但願這是獨裁者的寢室，如果他正好在，我就知道自已該做什麼；如果他不在，我就一直等他。在等待的當兒，但願不要被任何人撞見才好。

我一直走到前方拐角的地方，突然聽到電梯門打開的聲音，於是趕緊又停了下來，悄悄地回到那扇可以打開的門，把門打開走了進去，輕輕地反手關上門。我心跳得很厲害。不久，便聽到了緩緩的腳步聲逐漸傳過來。

我很小心地不發出任何聲音，站在門後一會兒；但是我又想，爲了預防萬一，還是藏起來的好。我一面走進屋內，一面張望四週，在幽暗中勉強只能辨別屋內東西的輪廓而已。牆邊有個高高的東西——我想那大概是衣櫃，連忙走過去，打開門藏了進去。

我像傻子般楞楞地站著，但是，過了不久我整個人幾乎僵住了。只聽見靠走廊的門被打開，然後輕輕地關上，不過，沒有聽到腳步聲。接著，那人打開燈。我稍微打開衣櫥門，看到一個男人的背影從枱燈前晃了一下，然後是拉椅子的聲音及鑰匙串細碎的聲音，好像想打開抽屜鎖的樣子。

我一直呆立著，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突然我覺得臉頰一直癢起來，吊在我左肩上的上衣，和我穿的衣服大略相同，領子用粗粗的總子裝飾著。我暫時鬆了一口氣！很幸運地我找到我所要的房間了；同時，我想刺殺的那人，很可能就是屋裏那傢伙。但是，我從來沒有想過殺人這回事哩！

細碎的聲音繼續傳來，同時還可聽見那男人粗大的呼吸聲。突然我想看一看那位與我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眞的相像嗎？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我能冒充那人而不露出馬腳嗎？

可是，我心裏卻不免訝異，爲什麼他爲了要找出正確的鑰匙得花那麼多的時間呢？於是，我立刻想到了另一個問題，看樣子可能是別人想打開抽屜哩！我稍微扭動一下頭部，那衣服也隨著動了一下。我換個角度，終於可以看到他了。他坐在椅子上，探出身子，很焦慮地開鎖。他的個子矮小、頭髮稀疏，一點也不像我。看樣子，他並不是我所要找的獨裁者。

這是一個新的狀況，有待我仔細地考慮，而且非得趕快想出辦法不可，很顯然獨裁者並不在這附近，否則，那人怎能打開他的抽屜呢?!還有，爲什麼獨裁者會以這些可疑的人物當他的隨從呢？我在想，如果把那個人的臉部看個清楚，可能對我有所幫助。

他差不多花了五分鐘後，才找出合適的鑰匙。由於姿勢不自然，我的肌肉有點痠疼；而且擱在我眼前的衣服，幾乎要使我打噴嚏。那個人可能開始檢查他所需要的東西了，我聽到他翻動文件的唏嗦聲和微微的呢喃聲，不久又聽到他關上抽屜和上鎖的聲音。他站起來，把椅子推到抽屜旁，沉默了一會兒後，他的脚步聲逐漸接近過來。我在想，如果必要的話，當他打開衣櫥時，我就要向他開槍。因此，我揮動手腕，身體忍不住僵硬了起來。躲在衣櫥內的我，這時還沒有冒充獨裁者的心理準備呢！

直到他的影子經過衣櫥的縫隙消失後，我才輕輕地吸了一口氣；接著又有一陣聲音傳來，他好像開始在檢查櫥櫃或書櫥的抽屜。

突然間靠走廊的門被打開，另一個脚步聲走了進來。我聽到第一個人放下他的工作，以粗啞

的聲音，說了一句法語：

「嗨！是你啊！莫里斯！」

沉默了一會兒，那位名叫莫里斯的人，以諂媚的口氣回答：

「是啊！我知道今晚首領不在，但是書房內卻有燈光，心裏感到很詫異，才進來的。」

第一個人向房子的中央慢慢地走回來，說道：

「我是進來檢查看看一切是否正常！」

莫里斯噗哧地笑了出來。

「你別想賴！喬治！我知道你來的目的，你和我是相同的目的吧！」

第一個人發出吼叫般的聲音說：

「你在想什麼？有何目的？」

「坐下來吧！喬治．比尼，不要激動，你的脾氣太急躁了。」

莫里斯好像覺得很輕鬆的樣子。接著的三十分鐘，我一直聽到他在煽動、籠絡對方和給予對方壓力。我聽得出來，先進屋子的那人名叫喬治．比尼，是獨裁者的保安監隊長；另一位是宣傳兼教育局的人民軍事顧問。喬治．比尼正在計劃推翻獨裁者貝雅特，但是，大概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莫里斯完全了解那個事實，也在等待好機會。現在他想控制喬治．比尼，而喬治．比尼好像不肯接受。後來，莫里斯向他暗示了一些別人不應該知道的秘密：什麼隱藏了一架飛機和在距都市幾英哩的地方藏有金幣等，喬治．比尼便只好接受了。

我一動也不動地仔細聆聽，過了一會兒，癢的感覺終於消失了。喬治．比尼承認他正在尋找

名單，他打算找出獨裁者肅清異己的黑名單，給被列名的人物看，以獲得更多的支持；事實上那份名單正是他建議給獨裁者的。

我犯了過於自信的錯誤，一直等待他們談完話。突然四週寂靜下來，我不知道我錯在那裏，不過，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突然，衣櫥的門被打開，我希望自己打扮得很像獨裁者。

我走出來，以冷峻的表情看著喬治．比尼說：

「喬治．比尼！我不在時，你所做的事，令我太高興了。」

我以他們所使用的法語說著，然後手腕輕輕扭動著那個小小的操作裝置。

「可惡！」

莫里斯大叫一聲，他瞪大了眼睛凝視著我，一時我還以為自己成功了；但是，喬治．比尼已經向我衝過來了。我轉個方向，閃到一旁，袖子間的手槍已經滑進我的手掌了。

「靜下來！」

我叫著。

喬治．比尼不理會我的話，隨卽又撲過來，我為了防禦手槍巨大的反衝力，兩腿立定，緊抓著那小小的武器。一陣低沉的聲音傳來，喬治．比尼很快地跳到後面，仰倒在地，動彈不得。這時，莫里斯又從旁攻擊我，我搖搖晃晃地退到房中的一角，一不小心跌了一跤。他很快地撲向我，我還抓著手槍，想利用手槍；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陣暈眩，莫里斯便如公牛般，很敏捷地抱住了我，以柔道的手法，將我的兩手扭到背後，使我動彈不得。他騎在我的背上，拼命地喘著氣，吼道：

「你是誰？」

「你應當知道我是誰！」

我說著，小心翼翼地動了一下手腕，把手槍收進袖口，然後聽到了「咔擦！」扣下去的聲音，這下子我才鬆了一口氣。

「你以為你是他嗎？」莫里斯笑著，紅紅的臉冒出了汗水，他迅速地跳開，從衣帶中取出粗大的皮棍。

「站起來！」

他說著，一直看著我。

「眞叫人詫異！誰帶你進來的？」

我沒回答，看樣子連一分鐘都騙不了他。那是什麼緣故呢？不過，他好像仍然對我的外表感到有趣。他向前一步，皮棍朝我揮過來。這一棍要打斷我的頭骨並不困難，但是他這一棍卻比打斷頭骨更讓我痛苦。我知道那個快痊癒的傷口又流出了血，他看到這情形，頓時露出詫異的表情；接著，他的臉立刻開朗了起來，冷笑道：

「對不起，下次我會打沒有傷口的地方。現在，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吧！」

他的聲音使我想起在夏宮被攻擊時，敵人那種兇暴的樣子。這兒的人看過地獄般的慘狀，已經失去了大半的人性了。他一邊用皮棍敲著手掌，一邊像估價似地上下打量著我。

「我們不妨稍微談一下吧！把你的兩手伸到我看得見的地方！」

他的視綫迅速地移動，可能在尋找我的手槍吧！他充滿了十足的自信，既然看不到手槍，他

也就放心了。他的視綫一直停在我身上，說道：

「你一直在跟蹤我嗎？小鬼！以你這樣的打扮，乖乖地跟我來！」

我順從地將兩手伸出來，隨著他走到了電話旁，其實他並不像他想像中的那麼安全，因爲我隨時都可以殺掉他；不過，爲了多了解一下狀況，我覺得還是繼續跟隨著他一陣比較好。

莫里斯拿起聽筒，很平靜地談了一下子，又把聽筒放回去；不過，他的視綫一直不曾離開我身上。

我問：

「他們還要多久才來？」

莫里斯瞇著眼睛不回答。

「也許我們有時間互相交易一下！」

我說完，他撇一撇唇角，也許他那動作是在笑呢！他說：

「我當然願意交易啊！當你大聲地自白時，我就下令趕快把你解決掉！」

「你已經握住一張最好的王牌了，莫里斯……你千萬不能洩露。」

他又用皮棍敲一敲手掌。

「你在想什麼？小鬼！」

我很快地動一下腦筋。

「我沒同黨……你曉不曉得貝雅特有個雙胞胎的弟弟？他疏遠了我，所以我要來找他。」

莫里斯感到有趣了。

「咦……？你說，你和他是雙胞胎，好久不見了嗎？」

他邊說邊笑著，我不明白他開的是什麼玩笑。

我說：

「我們離開這裏吧！這是我們兩人的秘密，不要讓別人知道！」

莫里斯的眼睛瞄了一下喬治．比尼。

「你忘了他吧！他死了！」我說。

莫里斯點點頭。

「那樣比較好吧？小鬼！就只剩下我們兩人了，也許還有機會變成一個人呢！」

他那譏笑的表情，突然隨著呻吟聲，變成了鼻翼擴張、牙齒露出的恐怖樣子，說道：

「可惡！你想把我殺了是嗎？你這個冒充的傢伙……。」他衝向我，揚起了鞭子，好像要打我似的。我知道他這人大概發瘋了，他的眼睛露出憤怒的光芒，然後抓著我。「我要告訴你，到底誰是兇手！」

他說著，揮起了皮棍，眼睛掠過一道凶光。

我不能再不理會他的無理擧動了。手槍滑進了我的手掌。我對他這種殺人的手段發出了反應，於是，我擧起手槍，對準莫里斯。說眞的，我非常厭惡他所有的一切。我大叫道：

「你是笨蛋！莫里斯！笨蛋！傻瓜！你死期到了，在你臨死之前，快告訴我，你怎麼知道我不是貝雅特一世？」

這些試探性的話，並沒有發生任何效果。

莫里斯一跳上來，我的手槍就將他彈到地板上，使他倒地不起。我的手臂因槍的反衝力震得抽痛。操作這個小武器非十分愼重不可。這個武器充一次液化氣可使用五十次，依照這個比例來看，大概可以維持一天的需要。

我不快點離開不行了。於是我伸手打破天花板上的電燈和桌上的枱燈，這樣也許可以拖延他們的行動。我悄悄地到了走廊，走向黑暗的那頭。這時從我背後傳來電梯門打開的聲音，顯然他們已經來了。我悄悄地打開門，現在已沒有時間去看當他們發覺莫里斯和喬治．比尼的屍體時有什麼反應了。我盡量不發出聲音地走下樓梯，雖然我想到了領子內的通訊機，但是我還不想去用它，因爲實在也沒有什麼可報告的事。

走過三個樓梯口，來到了一條走廊，看樣子這條走廊以前是有屋頂的。這個樓梯很像在0．0地區的樓梯。我看到牆壁的凹處有個小小的門，似乎很適合我利用。

從走廊另一端的房間，走出了一個男人，他看了我一眼。我則撇了一撇唇角，好像在思考什麼似地，繼續走向那扇小小的門。那個男人不理會我，繼續往前走。我只好試試門是否打得開，但是那門上了鎖；並且還鎖得並不牢靠。我以屁股用力一推，門發出細微的聲音，很快地打開了。門一開，我就發現這兒還有一道樓梯，因此我沿著樓梯走下去。

我想找個不危險的地方，但是卻沒有一定的目的，看來我的打扮完全失敗了。此刻我唯一能做的是，找個安全的地方，以通訊機向帝國請示以後的行動。我走下兩個台階時，聽到警報聲。

我停下脚步，心想，非處理這件奇怪的軍服不可了。我脫下上衣，撕下袖口上的繐子和肩帶，但是領子上的繐子不能拿掉，因爲裏面固定著麥克風。我只能把外表改變到這樣的地步爲止。

這個看起來平時不使用的樓梯，也許比其他地方更適合我逃走。我繼續前進，每一樓都試試門是否上了鎖，結果每個門都緊緊地鎖著。這是個好徵兆。樓梯的盡頭，堆了許多木桶和發了霉的紙箱。我回到第一個樓梯口，仔細地聆聽，在門那邊有不少人的說話聲和脚步聲。我想，樓梯的盡頭可能通到了舊住宅的玄關，看樣子，我被困在這裏面了。

我又往下走。拿開一個木桶，注視對面的牆壁。我發現那兒有個門框，再拿開一個木桶，就看到了門上的把手。我試著把門打開，但是門動也不動，我想，在不發出巨響、不被人查覺的情況下，門是否打得開？

要開門便需要有挖掘的工具，也許紙箱中有什麼工具吧！我打開了一個紙箱，看了看裏面，但是，裏面裝滿了發霉的帳簿，看來毫無用處。

我再打開另一個紙箱，還好，這紙箱內有可以利用的東西。箱內裝有陳舊的銀製餐具、鍋和盤子。我找到了一把切肉用的刀子，並將這把刀子插進門縫中。但是，門像銀行的保險箱一樣牢固，我再試一次，依然文風不動，害我白費力氣。

我後退了一下，現在唯一能做的是，不顧一切將門打壞，我走近那扇門，想找一個容易敲開的地方。突然，我警覺地將手槍滑到手掌中，後退一步，緊貼在牆上——只見門栓輕輕地旋轉了。

8

我緊張得簡直陷入了惶恐的狀態，這是被人追擊所造成的後遺症，我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雖然他們曾指示我殺死了獨裁者之後，該如何處理；但是他們並沒有告訴我，萬一失敗，應如何逃逸。

門發出吱吱的聲音，同時門上的灰塵也紛紛掉落，我盡量往後退，待機而動。我有一股強烈的開槍衝動，但是我極力控制著。

門逐漸打開，我煩躁極了。對方可能已看到我，但我看不到對方，然而，至少對方還看不到我手上有武器。手槍就藏在我的手掌裏，也許這樣對我的行動比較有利，不過，目前我還不知該如何行動才好。

這種猶疑不決的狀態，使我感到煩悶，我說：

「好啦！風都吹進來了，快過來吧！」

我以剛才在樓上聽來的巴黎下層階級用的口語對他說。

門開得更大了。我看到一個滿臉髒兮兮的男人，他朝著黑暗的樓梯眨了眨眼睛，然後揮揮手

。

「來！到這兒來！」

他用低沉、沙啞的聲音說著。在這種情況下，我也無法拒絕了。我穿過那些木桶間的縫隙，彎下腰，走過那扇矮矮的門。他一關上門，我立刻把手槍悄悄地塞囘袖口。地板上的電燈籠，照亮了我四週潮濕的石壁，我背著燈籠，不想讓那人看到我的臉。

我問：

「你是誰？」

他囘答：

「我只是個笨傢伙，我不問你什麼，也不囘答你什麼。來！隨我來！」

我不想問下去，跟在他後面，走過一道像用手挖掘成的通路，經過彎彎曲曲的樓梯，來到一間黑漆漆、沒有窗戶的房間。房內有兩個男人和一個黑髮女人，圍坐在千瘡百孔的桌旁，桌上點著蠟燭。

帶我來的男人說：

「米修！叫大家進來吧！我把他帶來了！」

米修在椅子上伸直了背脊，示意我過去。他從桌子拿起一把像裁紙刀般的東西，慢慢剔著臼齒，斜眼看著我。我盡量不想靠近他，他說：

「由軍服看來，你是我家養的一條狗！怎麼啦？你想以怨報德？」

他好像覺得很有趣地笑著。

我什麼也沒說，他想說什麼，就讓他去說吧！

「從你的總子來看，你是個高級軍官；可是，他們一夥人不知道你到那兒去了。」他改變了語氣，又說：「說吧！你爲什麼要逃走？」

我回答：

「不要介意這件軍服，這是借來的。他們那一夥人一看到我，就好像很反感。」

另一個人說：

「靠近些吧！到我可以看到你的地方。」

我不能不聽他的話，因此，我走近桌子。爲了讓他們好好地看看我，我舉起蠟燭，靠近自己的臉。

米修仍然把刀子插在牙縫裏，動也不動。那位年輕女人好像很訝異的樣子，在胸前畫著十字。另一個男人也吃驚地張大眼睛凝視著我。這下子收到很大的效果了。我把蠟燭放回桌上，若無其事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我說：

「告訴我，爲什麼瞞不過他們？」

那個男人和米修互覷了一下，說道：

「你把寶貴的東西帶來了！夥伴！不過，你需要一些援助。絲卡！妳去倒些葡萄酒給這位新朋友。」

那個年輕的女子依然瞪大了眼睛。然而，她立刻走到熏黑的櫥櫃那兒，再回頭看看我，然後

用手摸一摸那個酒瓶。

米修說：

「庫羅斯，注意看看坐在那兒的傢伙吧！收穫眞不錯哩！」

庫羅斯說：

「不錯！收穫眞不錯！如果沒有糟塌的話！」他從桌上探出頭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進來這裏多久了？被幾個人看到了？」

我簡單地向他們說明一下，雖然如何到達的方法並沒說出來，但他們似乎感到很滿意了。

米修說：

「看到他的只有兩個人，庫羅斯；不過，他們都死啦！」

他面對著我說：

「殺死莫里斯的功勞不小，先生！你的功勞眞大哩！失去了喬治・比尼也無所謂。你的手槍藏到那兒去了，最好交給我吧！」

他伸出了手。

我說：

「丟了！在黑暗中跌倒時就丟了！」

米修的口中不知呢喃些什麼。

庫羅斯說：

「首領對這件事一定會感興趣的！我想，你一定很盼望看到他！」

一個男人喘著氣，爬上樓梯，走進房間。

庫羅斯說：

「嘿！首領！咱們在塔中出了問題啦……」

那個男人一看到我就停了下來，臉上露出十分訝異的表情；然後很快地蹲了下去，他的手伸到腰處想找手槍。但是他沒帶手槍，他看了大家一眼。

「到底……這……」

庫羅斯和米修發出了尖銳的笑聲，敲著桌子吼叫著。過了一會兒，米修才說：

「冷靜些吧，史派達！貝雅特一世投效我們了！」

聽了這句話，連絲卡都呵呵地笑了起來。史派達依然蹲著，喘著氣問：

「有什麼條件？我眞搞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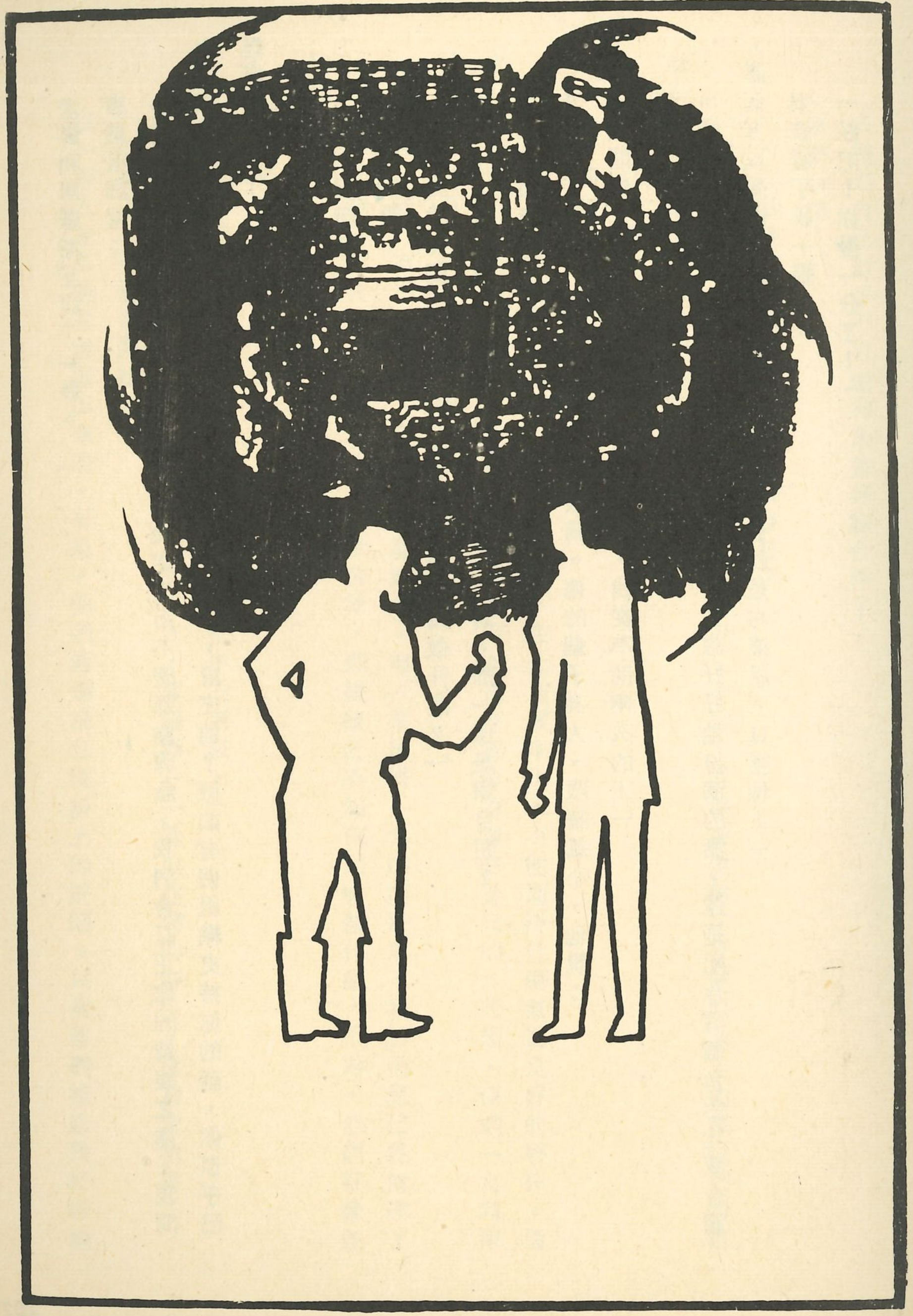
他的臉色蒼白，惶恐地環視房間一眼。米修擦一下臉，又發出了吼聲，然後咳了一下，用力在地上吐口痰，說：

「好了！史派達！一切都沒變……在此地的這人是個替身，你去把部下帶來。快！」

史派達很緊張地走出去，我心裏感到莫名其妙。這屋裏的人起初看到我，都露出驚訝的表情，但是沒過不久便又輕鬆起來；而那個名叫史派達的人，却好像十分相信我的打扮似的。看樣子，我好像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但願不被拆穿才好！

我問：

「對不起！請告訴我，這樣的打扮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米修和庫羅斯互覷了一眼。

庫羅斯回答：

「夥伴！我們不是不肯告訴你，但是你也用不著那麼著急，我們會訂正你的錯誤之處。我問你！你是不是想進入首領的房間，把首領幹掉後，冒充他？假如有個組織支持你的話，你似乎已經成功一半了。」

我問：

「什麼組織？」

米修插嘴說：

「現在是我在問你！你叫什麼名字？在這兒做什麼？」

我看了米修一眼，然後再看看庫羅斯；心想，那一個是頭目呢？

「我叫布萊恩．貝雅特！」

米修站了起來，繞過桌子，瞇著眼睛。他的個子高大、眼睛細小，他說：

「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你要知道，我從不問兩次的！」

庫羅斯說：

「好了！好了！米修！他說得不錯！如果他想好好地扮演的話，還是配合這個角色比較合適，而且可以演得更逼眞。就這樣好了！他就是布萊恩．貝雅特！」

米修看了我一眼。

「好吧！你得一分了！」

我感到自己似乎不可能和米修好好合作了。

庫羅斯問：

「誰在背後支持你？布萊恩．貝雅特？」

「我自己而已……總之，到目前爲止是如此；不過，我好像忽略了什麼似的。如果你們的組織要我加入的話，讓我們一起好好幹吧！」

米修回答說：

「會讓你加入的！放心吧！」

我不喜歡他這種無賴漢般的表情。其實，在此地根本也不可能期待什麼氣質良好的夥伴。看來他們是反貝雅特一世的地下組織，這個房間可能是挖宮殿的城壁造成的。我想，他們一定利用什麼秘密通路，在宮內進行顚覆工作。

現在房間內有不少人了。有人從樓梯進來；有人從房間一角的門進來。我的消息已經傳開了，他們都圍繞在我身旁，用好奇的眼光瞅著我，然後彼此不知在呢喃些什麼；不過，他們好像並不很吃驚。

庫羅斯還覷著他們，說：

「他們都是被人使喚的部下，一群被追進壁中的老鼠。」

我看一看這群大約十二個海盜般兇惡的男人，庫羅斯一一說出他們的特色。我看著他問：

「好吧……從那兒開始？」

這一群人並不是我挑選出來的，可是，他們能彌補我裝扮上的缺陷。只要他們能助我好好地

冒充貝雅特一世，我就很感激自己的幸運了。

米修說：

「不要那麼急！這種工作需要時間，我們就要離開這個城市，順便把你帶到一個隱匿處。在這之前，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

我說：

「現在我在這裏，幹嘛不今天就行動，而要離開以後才行動？」

庫羅斯回答：

「你這樣的打扮需要稍微修改一下；還有，我們也需要有個計劃，並考慮怎樣才能有更好的機會，以及確定你沒有同黨！」

「還有是否有背棄的企圖！」

米修又加上一句。

身上多毛、酷似流氓的傢伙大叫道：

「我不喜歡這個俘虜怪怪的表情和那張臉！我要把他打倒在桌底下！」

他的腰帶扣有一個刀鞘，裏面插著一把陳舊的短刀。我知道，他想利用這把小刀。

米修看了我一眼說：

「卡斯頓！現在不可動手！」

庫羅斯摸摸自己的下巴說：

「你們用不著為貝雅特的事擔心，我們會一直注意著他。」

他看一下卡斯頓。

「你要服從這個方針，也許需要特別的努力，不過，你最好別衝動！……如果他發生了什麼意外的話，你也會受到嚴重的處分的！」

我手腕上的彈簧裝置給了我極大的安慰作用。這夥人之中，好像不只卡斯頓那兇惡的傢伙對外地人沒有好感。

我說：

「時間很寶貴！快走吧！」

米修靠過來，用他的鞋子戳戳我的腳。

「你不要隨便開口，先生！在這裏發號施令的是庫羅斯和我。」

庫羅斯說：

「好吧！咱們該學的事也不少，不過，他說時間寶貴也沒錯啊！貝雅特一世明天會回來，如果不想讓那些高級人物和正規軍來到此地的話，咱們今天就該出去了。米修！快去調動部衆吧！我想盡快地把一切事情處理妥當，然後派足夠的部下待命行事。」

米修大聲地向他身邊的人下命令。庫羅斯面對著我說：

「你該吃點東西吧！今天可能會成為你最長的一天！」

我感到十分訝異，本以為現在已經是晚上了呢！但是看一看手上的錶，我進入建築物也不過一小時又十分鐘而已；心想，當一個人正玩得起勁時，一定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絲卡從櫥內取出麪包、大塊的乳酪和刀子，放在桌上。我小心地問：

「可以用這把刀子嗎？」

庫羅斯回答：

「啊……好吧！」

他的手伸到桌底下，拿出一把手槍放在面前。

米修回到桌旁時，我正在吃一片硬的乾麪包，那麪包的味道好極了；我還喝了一些葡萄酒，酒的味道也很棒；乳酪也不錯。

我說：

「你們吃的東西還眞不錯哩！好吃極了！」

絲卡露出了寬慰的微笑。

「我們再吃吧！」

庫羅斯說著。米修稍微轉個頭，看著我說：

「你這個愛誇口的傢伙，最好把那套衣服換下來吧！要不然有人可能會開槍打死你！這一夥人一看到這軍服就暴躁起來。」

庫羅斯看著我說：

「不錯！米修會給你另一套衣服，這套衣服在此地不合適！」

這下子可令我感到困擾了，我的發訊機縫在衣領的總子裏，我應該立卽拒絕才對。我說：

「對不起！我不能立卽換上其他衣服。這件衣服是我扮演角色的必需品，我只要再加一件大衣就好了。」

米修兇暴地用一隻手抓著我的椅子。我想，與其讓我連椅子一起倒下去，還不如自己先站起來。米修注視著我：

「脫下來吧！先生！你沒聽到他說的話嗎？」

屋內的人默默地看著我。我看了米修一眼，心想，但願此時庫羅斯能幫我說些話。我知道，如果照他們的話去做，對我並沒什麼好處。

沒有人開口。我看一下庫羅斯，他只是兩眼望著我，沒表示什麼。

米修的手伸到背後取出刀子，那刀鋒閃閃發亮，然後他發出了一陣哼聲。

「你希望用刀子把你的衣服撕開嗎？」

庫羅斯溫和地說：

「把刀子放下來吧！米修！你不要弄壞了我們的秘密武器，再說也需要保持這件軍服的完整，不是嗎？」

「對！你說得也是！」

他把刀子丟在桌上，慢慢向我靠近，似乎有抓我的企圖。從他熟練的彎腰和從容的躡足動作來看，他對這份工作十分內行。

我不等他靠近，立刻向前撲了過去，對準他的下巴用力揮了一拳。米修突然遭到這一擊，搖搖晃晃地後退。我打算在他失去平衡之時，再給他一拳，但是他是個經驗老道的人，他勉強地撐住自己，然後如踏步般後退，搖一搖頭。突然，他出其不意地在我的太陽穴上揮了一拳，我的身體搖搖晃晃地差點昏了過去；接著，他又在我的鼻樑上揍了一拳，我的鼻孔噴出了血。

我知道和這種職業拳擊家般的人對打，用不著多久便可分出勝負。原本站在屋角的那些人，現在都走了過來，他們看著我，好像覺得很有趣的樣子，並且爲米修加油。庫羅斯依然坐在椅子上，絲卡也坐在牆角的椅子上望著我。

我不停地廻避著米修揮過來的拳頭，我感到一陣暈眩，並且步步後退。現在我唯一能獲勝的機會是，閃到黑暗房間的角落去。米修向我步步逼近，他已經瘋狂了，何況還當著部下的面前被我打了一拳，看樣子是惱羞成怒了。現在他拚命地左右揮拳，似乎想以拳頭將我打倒在地，以挽回他的面子。我不斷地後退，同時左右閃避以免被他打中。

我向著絲卡身旁擺著櫥櫃的屋角那兒後退，在那些圍觀的人群還沒堵住屋角之前，我非捷足先登不可。

米修又用力地揮拳過來，他那洋火腿般的拳頭一掠過我身邊，就發出「咻！」的聲音。我繼續後退，看樣子正是時候了。我衝向他和那群人之中，猛地在他的耳朵上揍了一拳，並繼續向前攻擊。然後，我轉個身，讓手槍滑進手掌，向著衝過來的米修腹部開了一槍；接著，我又故意在他的腹部狠狠地揍了一拳。他的身體隨卽撞在牆上，然後躺在我的脚旁。我悄悄地把手槍收回衣袖內，回過頭看一看圍觀的人群。

有個男人大叫：

「什麼也看不見啊！拿蠟燭過來吧！」

那些流氓般的人蜂擁過來，圍成一個大圈子；看到我之後，又紛紛停下脚步。其中有一人大叫道：

「米修倒在地上了！這位新來的傢伙把他打倒在地上了。」

庫羅斯推開人群，向前跨出了一步。他猶豫了一下，走到米修的身旁蹲下來，同時叫拿蠟燭的人靠向他。

庫羅斯把俯在地上的米修的身體翻了過來，環視一下，然後聽聽他的心跳。突然，庫羅斯站起來說：

「他死了！米修死了！」

他露出好奇的表情看著我。

「先生！你的拳頭好厲害啊！」

我回答道：

「平時我盡量不動手，不過，遇到了不得已的情況，我還會再動用拳頭的！」

「你們過來檢查他的身體吧！」

庫羅斯說完，幾個人走了過來，在我手腕以外的地方摸來摸去，檢查我的身體。

「赤手空拳，沒有武器！庫羅斯！」有個人這樣說著。

庫羅斯仔細地檢查米修的屍體，並查看他的傷口，然後說：

「沒發現什麼傷口，只是斷了幾根肋骨，看樣子，受了很大的內傷。不錯！內臟傷得很重。」他看了看我，又說：「這個人果眞厲害，竟然徒手打死了米修。」

我希望他們這夥人能相信這句話，而且最好不要再發生類似這樣的事。顯然我把他們嚇壞了，因此，我不必再爲這件事擔心什麼了。

庫羅斯對部下們說：

「好吧！大家回自己的工作崗位。米修是自掘墳墓，死有餘辜。他叫這位新來的朋友是『誇口的傢伙』，不過從現在起，我要叫他『鐵砂掌』了！」

我想，這正是個順水推舟的大好機會，因此我說：

「現在請轉告大家，從現在起，我要取代米修的職位。大家一同工作，平均負擔！」

庫羅斯斜著看了我一眼。

「啊！也許該如此吧！」

我知道他這句話是由衷的，於是，我又加上一句。

「順便再加一句，這件軍服我要留下來！」

庫羅斯點了點頭。

「好吧！這個人說他要留下軍服！」

他向其他的人說明道：

「三十分鐘內，我們必須離開此地！」

* * *

黑暗隧道的那頭出現了一道亮光，庫羅斯叫大家靠向前去。這一群人聚成一堆，堵住了又窄又暗的隧道。

他說：

「你們這些人多半沒來過此地，因此，你們一定要聽清楚。現在，我們不顧一切勢必要離開此地，到橄欖樹街；那是宮殿城壁下的一條小路，路的出口有個虛設的攤子。你們不必理會攤子內的那個老太婆。

大家一一出去後，往東邊前進。身分證要隨身攜帶，如果守備關卡的人要你們拿出證明，就掏出來讓他們檢查；如果他們問些什麼，你們也用不著緊張得支支吾吾。還有，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你們都要繼續前進，不要停下來觀看。我們就在黑市會合……還有，武器一定要收藏好，以免被發覺！」

他把破破爛爛的防水布往旁邊一推，對著搖晃的燈光眨了眨眼睛，示意第一個人出去；三十秒鐘以後，第二個人也走了出去。我走近庫羅斯的身旁，小聲地問：

「幹嘛帶這群人離開呢？攜帶的人數少，不是比較方便嗎？」

庫羅斯搖搖頭。

「我必須時刻留意這些人，如果三、兩天沒注意他們，他們不知會胡思亂想些什麼呢！還有，我不能破壞這個組織，因爲到了鄉下，我還需要這些人；再說，如果沒有我指揮行事，他們簡直不知如何才好！」

這些聽起來眞是荒誕不經，我沒加以理會。眼看這些人一個個地走了出去，沒發生什麼事故。

庫羅斯在我耳邊呢喃道：

「注意！要一直跟在我身邊！」

他走過霉味濃重的帘布下，穿過堆滿陶器的陳舊的桌子旁，我則一直尾隨在他後面。路口的攤位裏，那位滿臉皺紋、蜷縮在椅子上的老太婆並不理會我們。庫羅斯走進佈滿灰塵和人群的窄小街道，推開比手劃脚地講話的顧客，望著蒼蠅亂飛的食物攤和賣舊雜誌的商人、搖搖擺擺的乞丐和渾身髒兮兮的頑童等，一直往前走。這條馬路灰塵密佈，又髒又亂。幾隻餓狗懶洋洋地在人群裏嗅來嗅去。沒人注意到我們，看樣子，我們應該可以順利通過，抵達目的地。

穿著庫羅斯給我的連帽披風，使我熱得滿身大汗。蒼蠅在我青腫的臉龐附近，嗡嗡地飛來飛去。乞丐們發出淒涼的叫聲，向行人們伸手乞討東西。庫羅斯經過聊天的人們身邊，隨著他們的騷動，我也靠向路邊，從他們的身旁穿過，繼續前進。庫羅斯走得很快，他一鑽進人群就不見踪影了。

突然，我發現有人穿著軍服。那人穿著卡其布的軍服，面帶憤怒的表情，兇巴巴地推開前面的人群，急急忙忙地往前走。忽然有隻雞張開翅膀飛上來，在我面前發出尖銳的叫聲；隨著那尖叫聲，人們慌張地擠來擠去，有人還撞到了我。我看到庫羅斯了，他正面對著一個軍人，蒼白的臉上，眼睛瞪得如銅鈴般大。庫羅斯突然向前跑，那穿軍服的傢伙跳了兩步，就抓到了庫羅斯的肩膀，大吼一聲，把庫羅斯的身體扭轉過來。狗發出了叫聲，奔跑過來撞到我的脚又逃走了。只見那穿軍服的傢伙，手臂忽上忽下，用鎮壓暴徒的棍棒鞭打庫羅斯。

從遠方傳來一陣槍聲。過了一會兒，又傳來一陣槍聲。當穿軍服的傢伙倒在人群裏的時候，庫羅斯的臉上染滿了鮮血，但是依然向前跑。我想追庫羅斯，不希望此刻與他走散了，因此我順著牆壁往前跑。群衆看到庫羅斯拿著槍，立刻閃到一旁；庫羅斯又開了一槍，但由於人群的喧嘩

聲太大，槍聲並不很清楚。

另一位穿軍服的人揮著棍棒，跳到我面前來。我很快地閃開了，並且舉起了一隻手。他見狀立刻後退，向我行個禮。我從他身旁穿過，又往前跑，聽到背後傳來一句：「對不起！」。我想，他可能看到我披風內的軍服才改變了態度。

庫羅斯倒在前面的地上，他受了傷，却一直掙扎地想站起來。突然，一位軍人從小巷裏跑出來，瞄準庫羅斯的頭部，開了一槍。庫羅斯的身體搖晃了一下，就仰臥在地上了。塵土蓋住了他臉上的血跡，群衆好奇地圍著觀看。顯然當他被軍人發現的剎那，根本就沒有抵抗的機會。

我停下脚步，希望能回憶起庫羅斯對手下們所說的話。我已經犯了很大的錯誤，因爲我一心一意地只想跟隨著他逃走，以至於無暇考慮其他的事。庫羅斯好像說過什麼關卡……對！庫羅斯說過，除了我以外，大家都有身分證。現在我明白了，這個關卡可能在傍晚時就要關閉，因此這些人想在白天趕緊逃出去。

我不想一直站在這裏引起別人的注意，因此我繼續往前走。我用披風緊緊地裹著身體，唯恐裏面穿著的軍服會露出來。因爲如果其他的軍人再看到我的樣子，勢必會緊張得不知所措。

庫羅斯對手下說過，大夥兒在黑市會合，我極力地想回憶起數年前曾停留過兩、三天的阿爾及爾的狀況；但是，我只能記起阿爾及爾的貧民區，以及燈光明亮、有歐洲風味的商店街。

群衆你推我擠地，伸長脖子想看那軍人的屍體，另一堆人則圍繞著庫羅斯的屍體。我一聲不響地擦過人群。到處都有拿著棍棒驅趕人群的軍人。我垂著頭、拖著脚步前進，時而得用手臂推開那些揮過來的棍棒。我來到了一條寬敞的馬路上，這條馬路向左彎，形成較緩和的陡坡。這裏

的商店愈來愈少了；不過，那些鋪著圓石子、比馬路還高些的地方有小小的陽台，陽台的扶手上晒著一些衣服之類的東西。

我看到前方有道關卡，人們都聚在那兒。有個軍人正在檢查身分證，旁邊有三位穿著軍服的人，注視著人群待機行事。

我走向關卡，現在已經無法再回頭了。陳舊的磚牆上，有一座新建的木造監視塔，塔下有一條下水道，塔上裝有一座碳弧光的探照燈；一位背著機關槍的士兵在那兒巡視著。在關卡的地方，我好像看到了一個庫羅斯他們組織裏的人。

一個士兵注視了我一下，然後挺直背脊，望一下身邊的人。另一個士兵也注視著我。我決心要大膽地去做了。於是，我稍微敞開披風，露出裏面的軍服；然後向一名軍人招招手。那軍人半信半疑地走過來，但願他不會覺得我的臉很面熟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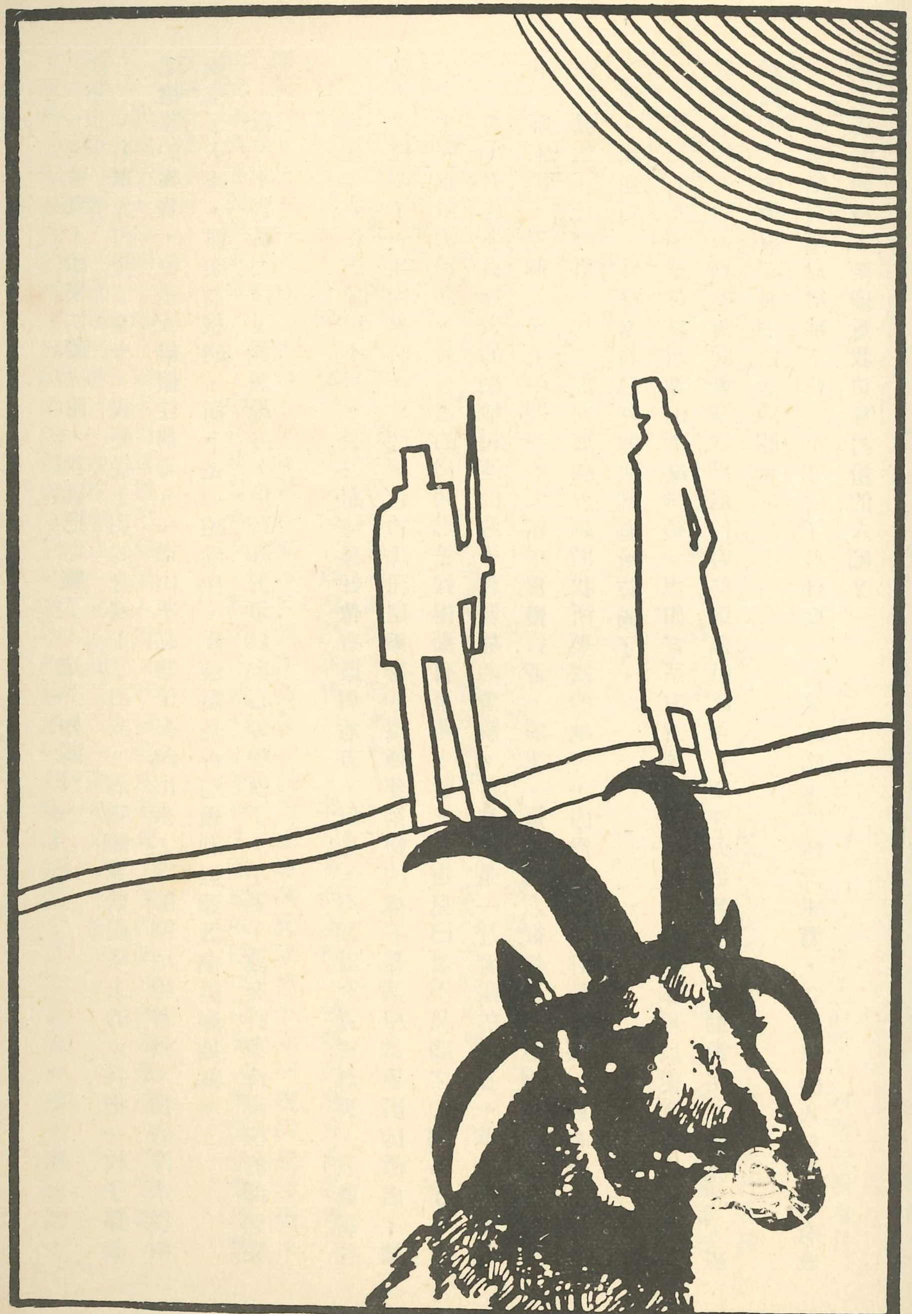
「快把關卡關起來！」

我以法國陸軍官校學生的口吻說著。他停下脚步，畢恭畢敬地向我行了個禮。我不讓他有發言的機會，立刻又說道：

「你們這些笨蛋！要逮捕的人已經逃出關卡了……快讓我過去，別瞧來瞧去。我並不是爲了漂亮才穿這件馬戲團小丑般的衣服！」

我彈了彈披風。

他向右轉，走到了關卡，和另一名軍人說話。一個沒有戴袖章的軍人看了我一眼，向我示意。於是，我走了過去，瞪他一眼，並「噓！」了一聲，要他別開口；然後理直氣壯地說：



「別管我，如果妨礙去路，我就把你斃了！知不知道?!」

一名軍人打開了關卡，我便從上尉的身邊走了出去。這時聽見監視塔上的士兵把一枚子彈裝進槍膛的聲音，但是我繼續往前走。一頭山羊從巷子裏跑出來，隨即停足瞪著我。我的汗水從兩頰流了下來，前面有棵樹，樹下是一團陰影，我懷疑是否能順利抵達那個陰影地區。

我好不容易到達了那個地方，現在終於可以放心地呼吸了；不過，還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呢！

首先，非查出黑市不可。我的記憶裏好像有這個地方，但是，不知道究竟在那裏。我繼續往前走，經過了一幢因風吹雨打而變色的黑泥建築物。這幢建築物的樓下是個相當簡陋的酒店，樓上有幾間傾斜的房間，最旁邊的房間已被炸得面目全非。我走到這兒已看不見剛才的關卡了。

前面有許多被炸毀的幾幢相連的房子和廢墟的遺蹟。再往前是一片寬敞的草原，草原的右邊有一條河流，幾個人在上午悶熱的天氣中慢慢行進。看來，這幾個人好像沒留意到城牆圍繞的市區內發生了什麼事。我不能向這些人詢問我所要找的地方，因爲他們也許是警察，或者會向警察告密。我知道，警察當局已經對我們有所防備了。

情況並不如庫羅斯想像的那麼神秘。假如警察有意要逮人的話，隨時都可以從宮裏逮捕那些組織中的人物。我眞懷疑警察當局爲何容許這個組織存在？今天這個埋伏行動實在太漂亮了，組織裏的人大概沒有幾個能通過關卡。

莫里斯打電話給部下時，不知說了些什麼；但是由關卡的情況來看，守關卡的人似乎沒有收到上級的命令，要留意我這種打扮的人吧？

我停下脚步，心想，何不到酒店去喝些飲料，以探究眞實的情況。再往前走，對我並沒有什麼好處。

我走了五十英呎，來到一家酒店的門口，沒看見裏面有什麼人。我走了進去，四週一片昏暗，好不容易看到了幾張桌椅。眨了眨眼睛，才終於看出那兒是櫃台。囘頭一瞧，門外那灰塵瀰漫的馬路，發出了白色的光芒。

櫃台的後方有個男人默默地站了起來。

「紅葡萄酒！」我說。

他把酒杯放在櫃台上，用錫製的杓子舀了些酒放進杯子裏。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哇！難喝無比！此時此地沒有必要故作彬彬有禮的姿態了，我別過頭，將口裏的酒吐在地板上。

我把酒杯推到櫃台的那頭。

「我要的是葡萄酒，不是像你那種抹布絞出來的東西！」

說著，我把一張皺巴巴的一千法郎的鈔票扔在櫃台上，酒保看到這樣，便嘮叨著背著我走了進去。不久，他拿出一瓶尚未打開過的波耳多酒和酒杯，但是他的嘴裏依然不知在嘮叨些什麼。他拔去酒瓶的輭木塞，倒了半杯波耳多酒，然後把櫃台上的一千法郎收囘口袋裏，看樣子他不想找錢給我了。

我喝了一口酒。嗯！這次的味道還差強人意。我慢慢地啜著，等待眼睛能適應屋內的黑暗。

酒保走到一旁，一邊嘀咕著，一邊把疊在一起的箱子，一個個拿了下來。

倘若現在我遇到了組織的生還者，恐怕也不知該如何行動才好呢！目前我急於想知道的是，

我的打扮有什麼不對勁；還有，如果要回到宮內去，我還得利用他們的秘密通路。其實，我隨時可以利用通訊機向帝國求助，甚至也可以利用轉移機回宮內；但是，我不想再做無謂的冒險了，上次我還差點被抓到呢！這個計劃一旦被人懷疑，就沒有持續下去的可能了。

有個男人背著燈光走了進來，他直接走向櫃台，但是，酒保並不理會他。

不久，又有兩個人走了進來，穿過我的身旁，靠在櫃台的另一邊。酒保還是不理會這兩個人，繼續做他搬箱子的工作。我心裏不禁詫異起來，到底怎麼啦？

比較接近我的那人，更靠過來了。

「嗨！你！」

他說著，臉轉向關卡的那個方向。

「有沒有聽見那兒傳來的槍聲？」

這是一種試探的詢問。我懷疑槍聲是否能傳到城外的市郊？

「他們在追擊什麼呢？」

那人又問。

我想看清楚他的臉，但是他的臉龐黑壓壓的，看不清楚。他是個瘦而低賤的人，身體就靠在櫃台上。我想：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

「穿著披風不是挺熱的嗎？」

他伸手想碰我身上破破爛爛的披風。我一往後退，另兩個人就從背後把我抱住了。

站在我面前的傢伙，用力掀開我的披風。

「你這個可惡的公爵！」

他一開口，就用手背揍我的下巴，使我嚐到血的腥味。

「抓住他的兩臂！」

從後面繞過來的人說著。我現在才看到這個人。奇怪！屋裏到底還有幾個人呢？他的兩手抓起我的披風，用力拉扯下來。

「看……抓到這個可惡的公爵了！」

他用力地扯我上衣鑲著繸子的衣領。領子破了，但是還沒有被他拉下來。我不得不掙扎了，那金色的繸子中有我的通訊機呢！我怎麼掙扎都逃不掉；然而，如果找個機會踢他們一腳，也許可以轉移他們的注意力。我的腳往後一蹬，用力向高高瘦瘦的傢伙踢了過去。他發出了呻吟聲，後退了幾步，握著拳頭，向我的臉揍了過來。我一扭轉身體，他的拳頭就掠過了我的面頰；我向後退，同時拼命地扭動身體，這樣就不易被打個正著。

「把他抓起來！」

有人叫著。他們都盡量壓仰著聲音，那個高高瘦瘦的男人走了過來，趁我不注意的當兒，在我的胃那兒揍了一拳，這一拳打得我腹痛如絞，而且引了一陣噁心感。

他們抓住我，把我推向牆壁，然後把我的雙手拉開，讓我站直，用力地推我去撞牆。剛才要搶走繸子的那個男人，現在拿出一把刀子靠了過來。我喘著氣，扭動身體，想調整一下呼吸。他一走近，就抓住我的頭髮，一時我還以爲他想割我的脖子呢！不過，他沒有這麼做，他拿著刀，

邊咒罵邊割繐子。

「這個給我吧！美男子！」

有個嘶啞的聲音說著。

我的疼痛感稍微減輕了，不過，我低垂著頭，裝成比實際更難受的樣子。通訊機已經被他搶走，再也無法通訊了。現在我唯一能做的是，保住自己的性命！

奪取我領子內的通訊機用不著花多少時間。拿刀的那人把刀子放回腰部的刀鞘內，後退了幾步，然後撫摸著腿部被我踢著的地方。現在我終於看清楚他的臉了，他的五官長得很端正。

「好了！放開他吧！」

他一說，我就倒在地上了。現在我的雙手已經自由了，也許這正是個好機會哩！因爲我還有槍！我兩腿兩手都按在地上，仰起頭來看著他。他做了一個架勢，似乎想踢斷我的肋骨。

「起來吧！軍官！我敎你漂亮而正確的踢法吧！」

其他的人聽了這句話都笑了起來，並且大聲地爲他加油。他們圍成一個圈子，圍住了我們兩人。我只覺得屋內充滿了灰塵和酸酸的葡萄酒味。

有人叫道：

「軍官哪！你眞是個勇敢的鬪士啊！竟然坐在地板上挑戰哩！」

那夥人聽到他這句話，更覺得有趣地哄堂大笑。

那美男子的脚一碰到我，我身手矯捷地馬上抓住他的脚，用力一扭，他就摔倒在地上了。他一面大聲咒罵著，一面猛衝過來。我慢慢地向後退，站了起來。圈子愈來愈大了，有人推了我一

下，因此我慢慢地向屋角那兒退去。這下子我發現他們每個人的腰上都佩著刀、槍，萬一他們發現我有武器的話，勢必會用武器對付我，看來，我只有靜待時機了。

那個美男子又逼過來，揮動他巨大的左鈎拳，我很快地閃到一旁，給他兩記短拳；然後退了兩步，看一下圍觀的人群。機會來了，手槍很快地滑進我的手掌，我做得天衣無縫，正要開槍時，突然他用力地踢了過來。說眞的，他實在太幸運了，雖然他沒發現我手上的小武器，但是，經他這麼一踢，手槍被踢到黑暗的屋角，現在我已失去唯一的機會了。

我衝了上去，揮著左鈎拳，猛烈地打在他的臉上；接著又用右鈎拳揍他的腹部，最後再給他一記左鈎拳，他就倒地不起了。哈！原來他是個差勁的拳擊手哩！

其他的人看了這情形，紛紛向我靠過來，把我抓住。接著，拳頭猛烈地落在我的下巴和背上。不久，有兩個人用力把我推去撞牆，我的頭部撞得陣陣發痳，頭暈眼花地倒在地上，他們這才停手。此刻，我多麼地需要休息啊！

我慢慢地向屋角爬了過去，不再管它什麼秘密了。他們又叫又笑，好像忘了什麼是安靜的樣子。

有個人叫道：

「爬吧！軍官！像狗一樣地爬吧！哈！你這汚穢的間諜！」

另一人嘲笑地說：

「一！二！你這臭小子，邊喊口令邊爬吧！」

諷刺得太過分了！他們又叫又笑，高興得互相敲打著身體。我四下摸索著，唉！那把小手槍

到底被甩到什麼地方了？

那個美男子抓著我的上衣，用力把我拉起來，我胡亂地揮著雙手，想抓住他的身體使自己平衡。我的頭部暈眩不已，也許有了輕微的腦震盪哩！突然他給了我一記拳。但是，由於我靠在他身上，因此他無法使出全勁來對付我。圍觀的人好像看一場鬧劇似地又叫又笑。

有人大聲地說：

「小心啊，美男子！不知什麼時候他會好好地站著，然後叫你好看！」

那個美男子退後一步，向我的下巴揮了一記右鈎拳，但是，我突然蹲了下去，衝向屋角，因為我的手槍可能落在那裏。他用腳把我踢去撞牆，我這一撞便倒了下來——忽然我摸到那把小手槍了。

我滾了一下，那美男子用力把我拉起來，將我轉了一圈，後退一步。我被他逼到了屋角，狠狠地瞪著他。雖然他的嘴角流出了血，但是他仍發出捉弄般的奸笑，並且用下流的話諷刺著；然後把我按在角落裏，大概是想把我揍扁吧！我一看到他靠過來，立刻舉起手槍，向他的臉上開火。

他往後一跳，頭先栽倒，然後整個人倒了下去。在他倒下去的一瞬間，我看到他的臉已經被炸毀，不再是個美男子了。

我的手握著手槍放在腰處，依然擺著開槍的姿勢，準備對付衝過來的人。剛才抓住我的那個人衝了過來，他跳過屍體，轉個身，向我的腦袋打過來。他的手一靠近，我立刻舉起手槍向他的心窩開火。隨著「噗！」一聲，他的雙腿離開了地板，我向旁邊閃開一步，他的身體就傾向前而

撞在牆上。另外三個人排列成扇形，這地方太暗了，他們似乎還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以為我赤手空拳把這兩個人打倒在地，因此他們準備一起衝過來，和我一決生死。

「不要動！你們這些混小子！」

從門口傳來了一個聲音。我們紛紛轉身面向門口，只見一個高大的男子站在門口，手裏握著一把槍。那人又說道：

「我習慣屋裏的黑暗後，終於看到你們這些臭老鼠了！快停手！別衝動了。」

他向站在最後面的那人招了招手，那人就悄悄地向門口走了過去。他一走過去，裝有滅音器的手槍隨即開火，那人便應聲倒地不起。個子高大的男人說：

「來吧！『鐵砂掌』！快出來！」他說著，往旁邊吐了一口口水。又說：「哼！你們這些笨蛋！不敢再隨便開玩笑了吧！」

我聽得出那是卡斯頓的聲音，卡斯頓就是要把我打倒在桌下的那傢伙。庫羅斯曾命令他保護我；不過，他來得太晚了，我已經被他們打得七葷八素了。我把手槍收好，搖搖晃晃地向前走了過去。

「嚇死人了！『鐵砂掌！』」卡斯頓也向前跨出一步，扶住我說：

「沒想到這些小子竟然會揍你！我以為你在捉弄他們，所以，一直站在那兒興致勃勃地等著看你揮拳呢！」

他沉默了一下，看了看那位美男子的屍體，又稱讚道：

「好厲害啊！你竟然打碎了他的腦袋哩！喂！度黑！幫鐵砂掌裏傷！咱們快點離開這裏！」

他又環視一下屋內。

「再見了！你們這些小子！」

那屋內的兩個人依然沉默不語。

9

我不太記得是如何抵達鄉下這幢神秘的房子，但是，我記得好像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然後卡斯頓背著我；我也記得天氣悶熱得很，臉上的青腫、還未痊癒的彈傷，以及身上數不清的傷痕使我疼痛不已。最後到了一幢涼爽的屋裏，躺在軟綿綿的床上。

我慢慢地甦醒過來，做了好幾個和記憶夾雜在一起的夢，都不是愉快的。我仰臥在床上，枕著一個又大又軟的羽毛枕。午後的陽光從巨大天窗的窗帘射進來。我拚命地想知道自己究竟在什麼地方；漸漸的，我想起了暈倒前那瞬間的事。

這幢鄉下的神秘房子，是庫羅斯打算到達的地方。卡斯頓曾說過要把我打倒在地，如今米修和庫羅斯已死，而卡斯頓依然認眞地在執行他的任務。

我小心翼翼地挪動一下身體，突然我屏住了氣。哇！傷口痛得要命！胸部、肋骨和胃都發出了劇烈的疼痛。我掀開被子想看看自己的傷勢如何，只見右半身的繃帶附近，有好幾處紅腫青紫的傷痕。

我眞不該扭動脖子的！脖子上被莫里斯用棍棒打到的傷口，又開始疼痛了。我的傷勢十分嚴

重，連頭都不能轉動。

我是個失敗的秘密情報員，那麼細心化妝成的模樣，除了騙過史派達之外，竟瞞不過任何人。在這個獨裁者當權的國度中的幾個鐘頭內，我嚐到了比以往四十年來的生涯更多的折磨、鞭打，和死亡的威脅。雖然如此，我竟沒完成自己絲毫的任務；還有，我不只失去了通訊機，連手槍都弄丢了，手腕內的安全感已經喪失。其實，即使手槍還在，對目前的我也發揮不了作用，像剛才我只想稍微挪動身體，就感到頭暈目眩。

但是，反過來說，也許情況已經有點進展了。雖然我有這張酷似獨裁者的臉，而且做了一些化妝，但是，我明白得很，顯然還不足以冒充獨裁者。我也發覺到，獨裁者的政權中充滿了危險和反抗分子，也許我可以利用這些人達成目的呢！

我想，或許我可以帶這些情報回去，可是，如何回去呢？沒有聯絡的方法，我完全孤獨了。

在這之前，我曉得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只要發出求救訊號，一個小時內便可獲救。里斯德霍恩爲了我的安全，二十四小時不停地接聽我所發出的發信週波帶；然而，現在已經無法利用這些了。如果我想回帝國的話，需要偷一部世界上最簡陋的轉移機，或者冒充獨裁者後，利用他們的轉移機回去。若打算如此，我必須有正確的喬裝，然後回宮殿才行；否則，我就要在這恐怖的世界渡過一生了。

門外傳來了脚步聲，門一打開，我趕緊閉上了眼睛。如果假裝仍在熟睡中的話，也許可以探聽一些情報呢！

他們的動作十分輕巧，不過，我可以感覺出有幾個人站在床的四週。

「他睡了多久了？」

這聲音是我第一次聽到的。不！好像不是第一次，那聲音聽起來有點兒熟悉，不是在這兒聽過，是在別地方聽過的聲音。

有人回答：

「醫生爲他打了好幾針啦！昨天這個時候，我帶他來的！」

沉默了一下子，那個有點兒熟悉的聲音又說：

「我不喜歡讓他活著；可是……也許我們有利用到他的地方。」

「庫羅斯交代過要他活著，因爲庫羅斯有個偉大的計劃需要利用他去完成！」

說這話的是另一個人，我知道他是卡斯頓。聽聲音他的心情好像不太好。

另外那個人不知在嘀咕些什麼。經過了短暫的沉默後，有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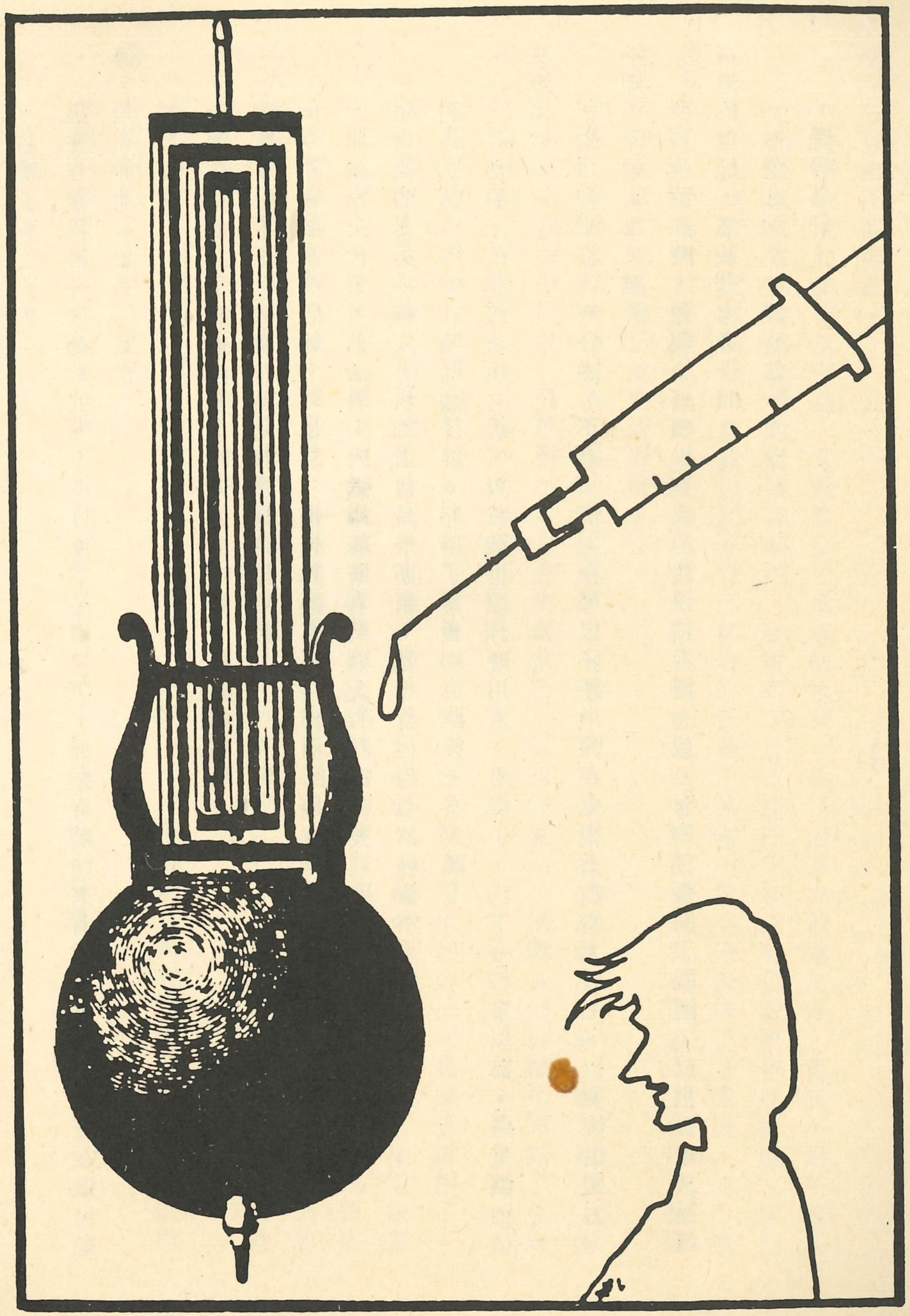
「在他臉上的傷痕康復之前，對我們也沒什麼用處。看樣子，我下令行事以前，還是讓他留在這裏吧！」

我對這句話沒什麼好感，不過，至少我可以好好地睡在這張柔軟的大床上，以便恢復體力。不知不覺地，我又睡著了。

我再度醒來時，發現卡斯頓坐在我的床邊抽著煙。他一看到我張開了眼睛，就把香煙放進煙灰缸內捻熄，然後探出身子問：

「感覺如何？『鐵砂掌』？」

「睡得眞好！」



我囘答道，但是連我自己都感到吃驚，這聲音竟是如此的細弱。

「啊！那些無知的小子把你整得太慘了。你爲什麼不馬上囘手，叫他們好看呢？好啦！我帶食物來給你了，『鐵砂掌！』」

卡斯頓說著，從床沿的茶几上拿起一個盤子，放在他的大腿上，舀了一匙湯，準備餵我喝。我的肚子餓極了，所以毫不客氣地就張開了嘴。眞沒想到這個像流氓般的卡斯頓，竟然像護士一樣在這裏照料我呢！

卡斯頓對他的工作十分認眞而能幹。往後的三天，他一直耐心地餵我吃食和更換床單。雖然他的動作不夠溫柔，但是他做起正式護士的工作倒很靈活。我的體力逐漸恢復，但是，我小心翼翼地不讓卡斯頓和那些常來探望的人知道我復原的情況。以後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所以我需要儲備一些體力。

這幾天裏頭卡斯頓告訴了我許多有關組織的事，他們的首領是庫羅斯，而米修只不過是個像細胞般渺小的人物而已。這個組織有好幾百個人，分散在阿爾及利亞的六個地區，晝夜監視著當權者的重要措施。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打倒貝雅特一世的政權，然後大家平均分享搶來的物品。

每個小組織都有兩個首領，他們必須把情況報告給連卡斯頓都不太清楚的大首領。大首領是個外國人，不定時地出現，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或住處。我聽得出卡斯頓對這人沒有好感。

到了第三天，我央求卡斯頓扶我下床練習走路。我裝作十分虛弱的樣子，其實，身體的情況比我想像中的還好，我已經很滿意了。卡斯頓扶我上床後，就走出了房間。我看到他一出去，又下床練習走路，雖然我感到頭暈和噁心，但靠在床柱休息一會兒後，又繼續練習走路。大約走了

十五分鐘，我有些累了，便躺在床上睡得十分香甜。從那天起，我不管晝夜，只要一醒過來就下床走路，一聽到脚步聲，就趕緊躺囘床上。

不久，卡斯頓認爲我非離開不可了，但是我故意裝出和前幾天一樣虛弱的病態，於是他請來了醫生。醫生診查之後，說我的反應很正常；不過由於我受傷失血過多，即使再一個星期，傷勢恐怕也不會有多大的好轉。這些話對我極有幫助，因爲我需要有更多的時間去了解更多的事。

我想套出卡斯頓的話，以便知道我的打扮究竟有什麼不對勁，但是還要避免他產生戒心或窺知我的想法。也許我表現得十分客氣，因此，卡斯頓對我提出的試探，避而不答。

我開始找那件軍服，但是衣櫃鎖得死緊，我無法敲開衣櫃的門。

到這兒一個星期後，我想，我的體力已經恢復得足以走出這間屋子去散步了，於是，我慢慢地走到屋後舒適的院子裏。這幢房子建得相當單純，從院子的四週看來，沒有人監視的痕跡，似乎隨時都可以逃走；不過，我還是抑制了這股衝動。

大約十天後，我感到十分厭煩。如果我再故作病態的話，必定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夜晚我總是躺在床上想一些事，偶爾下床在屋內徘徊，直到天快亮時，我雖已疲累不堪，却睡不著。

我該做些事了。當卡斯頓收走早餐的盤子後，我就拄著枴杖，去查看這幢房子的狀況。首先我從二樓的窗戶眺望窗外寬敞的田園。這幢房子面對著一條修得相當平整的高速公路，我猜想，這條高速公路可能是一條通往阿爾及利亞的重要道路。房子的後面是一大片耕地，延伸至路旁一整排的樹木，那兒也許有條河吧！四週看不到任何房子。

我開始計劃如何從這兒逃走。我想，等到天色一暗，我就翻過牆，跑進樹叢裏。馬路和樹木

好像都集中在兩邊，因此，我決定離開這幢房子一段距離後，再走囘馬路上，沿著馬路走到市區。如果一切順利，那是最好不過。我又走囘屋內，靜待時機。

快到晚餐的時刻，聽到有人走過來的脚步聲，我靜靜地躺在床上等待。卡斯頓和醫生走了進來，醫生的臉色蒼白，額頭上冒著許多汗水。他拉了一把椅子坐下來，開始檢查我的身體狀況。診查的時候，他一直避開我的視線，也不理會我的詢問。後來我自覺沒趣，就不再問下去了，只靜靜地躺著。他摸摸我的身體，突然站了起來，把診查的用具整理好，收囘醫護箱，一聲不響地走了出去。

「卡斯頓，這位醫生怎麼啦？」

我一問，卡斯頓就答道：

「他好像在想什麼。」

連卡斯頓都好像很鬱悶的樣子，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由地焦急起來。

我說：

「講吧！卡斯頓！怎麼囘事？」

我以爲他不會答腔，結果，他卻囘答道：

「他們準備進行你想做的事……他們打算讓你冒充貝雅特一世。」

「正中下懷哩！」我囘答。

是啊！到這裏的目的不就是如此嗎？能這麼做是最好不過了；但是，我心裏仍有點疙瘩。我又問卡斯頓：

「為什麼要那麼神秘？大首領怎麼不出現呢？真想和他聊一聊！」

卡斯頓猶疑了一下，我發覺他好像很想說些什麼，但是不能說的樣子。

「他們要先進行兩、三個細節！」

他說話時，看也不看我一眼，因此我放過了他，不再問下去。

卡斯頓離開屋子後，我走到走廊。後面開著的窗戶，傳來有人交談的聲音，我悄悄地走過去偷聽。

有三個男人背對著我，慢慢地走進院子裏；其中一個是醫生，另兩個人我從沒見過。我想，如果能看清他們的臉就最好不過了。

「我所學的並不是為了這個目的！」醫生說著，他似乎很激動的樣子。他揮著手又說：「我並不是你們的肉販，像切羊腹那麼輕鬆！」

沒聽見回答的聲音。

我走到樓梯口，仔細地聆聽。一切靜悄悄的。我走到樓下的走廊，又仔細地聆聽，只聽見不知那兒的掛鐘發出了嘀嗒嘀嗒的聲音。

我走進一間大餐廳，餐桌上放有三人份的餐具，但是沒看到食物。我又到另一間餐廳去看看，裏面什麼也沒有。接著，我又悄悄地打開客廳的門，裏面也看不見任何人的踪影，和以前一樣，沒有使用過的痕跡。

經過以往總是鎖著的門前時，我發現下面的門縫中有道燈光。我又走回去，試試看門是否鎖著。我扭動把手，心想：這個房間可能是放掃除用具的倉庫吧！果然，門打開了。

我吃驚得瞪大了眼睛，注視著屋內。屋子的中央擺有一張白色的手術台，另一邊高高的三角架上，放有兩個照明燈，小茶几上排列著晶亮的器具。手術台的櫃台上，放有外科用的手術刀、縫合用的綫、銳利而彎曲的外科用針；還有像亘弓般的鋸子，造得十分精巧的開刀用鋸子、巨大的剪刀；手術台下的地板上，放有一個鍍鉾的大臉盆。

我搞不清楚那是做什麼用的，因此，我把門關上——可是，我突然聽到有人走過來的脚步聲，於是我又把門打開，躲了進去。兩個男人走進來時，我把門打開了大約半英呎，躲在黑暗的門後。

照明燈打開了一下，很快地又關掉了。接著，我聽到了金屬碰撞的聲音。

一個鼻音濃重的聲音說：

「住手……一切都準備妥當啦！我已經親自檢查過了。」

鼻音濃重的人又說：

「他們發瘋了，為什麼不等天亮才做呢？天亮後有陽光可利用。對！他們希望在燈光下把工作做好。」

一個細弱的聲音說：

「我眞搞不懂這種交易，為什麼一定要那人失去兩脚呢？他們為什麼要鋸掉他的兩脚？萬一他……」

鼻音濃重的人用嚴厲的口氣說：

「你好像不了解事實的需要！這是個重大的交易。解決了首領之後，就可以利用那個笨蛋了

！」

細弱的聲音說：

「對！我也在說這種事，不過，他們爲什麼要鋸掉他的兩脚呢？」

鼻音濃重的人又說：

「你眞不明白，我告訴你，好好聽著！」

說完，沉默了一下，鼻音濃重的人，又壓低了聲音說：

「貝雅特一世沒有脚，從膝蓋以下……你不知道嗎？從電視上從沒見過他走路的樣子，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對了！他每次都坐在桌子後面……。」接著他又說：「……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你千萬不要把這件事張揚開，知道嗎？」

「咦？」細弱的聲音變得更低了，他問：「沒有兩脚啊？」

「不錯！在他受傷之前，我曾和他相處過一年。他發動攻擊時，我正好在他的部隊裏。戰爭時，他的兩膝被機關槍打穿了。但是，你要把我說的這些事忘掉才好。這下子你知道我們的計謀了吧？」

細弱的聲音說：

「咦？他們在那兒找到可以做這種交易的大笨蛋呢？」

「我怎麼知道？總之，喜歡搞革命的人，腦子都有問題。」

他好像很後悔一口氣說出了這個秘密。

我站在那兒聽完了這些話，心情變得十分慌亂，雙脚不禁癢了起來。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麼

一踏進那房間，沒有人把我當作獨裁者；還有，史派達看到坐著的我，才以爲我是獨裁者的原因了。

我決定立刻逃離此地。不是明天；不是半夜，而是現在就離去。雖然沒有手槍、沒有身分證、沒有地圖，也沒有計劃，但是我非走不可。

現在天色已經很昏暗了，我走到這幢屋子後面昏暗的院子，看到站在一棵小櫻桃樹下講話的那些人。在逐漸昏暗的天色下，找到了一扇門，並仔細地查看門的情況。這扇門可分成大門、小門。大門的部分鎖著；小門的部分，輕輕一推便打開了——這扇門比站在對面講話的那些人的視綫還低，於是我彎下腰跨了出去。

有條短短的小路延伸到車庫，但是我沒理會這條路，只沿著牆壁，悄悄地爬了出去。

爬了一段距離，我轉個身，想穿過田地時，突然有個黑影站在我面前。我吃驚得立卽跳開，下意識地扭動手腕，但是沒有手槍能滑進我的手掌了。我的武器已經被沒收，身體也虛弱極了。突然，我覺得渾身抖了起來。那人看起來十分高大，彷彿要把我壓倒似的。

「走吧！『鐵砂掌』！」

原來是卡斯頓！

我說：

「我要離開這個地方！卡斯頓！你最好不要阻止我！」

此時他稱呼我是「鐵砂掌」，但是，也許他只是冒充卡斯頓而已。

他跟隨在我後面，小聲地說：

「小聲點！我一直在想，你什麼時候才會逃走；因爲這兩天，你看起來情緒極不穩定！」

我囘答道：

「啊……誰都會如此的！」

我只是在拖延時間而已，其實，我對以後的行動根本毫無計劃。

卡斯頓說：

「你的膽子比我大啊！『鐵砂掌！』……一個禮拜前我就想逃走了，但是，你一直賴著不走，大概是想見見組織的大首領吧？」

「今天看到了，但是，不想再看了！」

「對他有點印象了沒有？」

卡斯頓問這話的口氣，好像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似的。

「不！沒看到他的臉，我不再有好奇心了！」

卡斯頓笑了起來。

「我懂啦！先生！」

他說著，遞給我一張寫有名字、髒兮兮的名片，他說：

「也許這個對你有用。這是鎮上盡頭的那位首領的住處。是我偷來的，可惜，我只找到了這東西。好啦！咱們快走吧！」

我楞了一下，把名片塞進口袋裏。

「慢著，卡斯頓，你要幫助我逃走嗎？」

「庫羅斯吩咐過，要我小心地保護你，千萬別讓你發生什麼意外……我一直在執行我哥哥的命令，雖然他已遇害，但我不能不保護你！」

「你哥哥？」

「嗯！庫羅斯是我哥哥。雖然我不像庫羅斯那麼聰明，不過，他很重視我。我一直在遵照他的話做事。他曾命令過我，要我好好地照顧你！」

我看看那幢房子，點點頭，問：

「他們怎麼辦？假如發現我們兩人失踪了，一定會生氣的！」

卡斯頓吐了一口口水。

「不要理會那些像猴子一樣的傢伙！那些人實在太可怕了！」

這句話使我的心情開朗起來。

「聽著，卡斯頓，你能不能再囘去，把我剛到這兒時所穿的衣服拿出來？」

昏暗中，卡斯頓用手摸一摸背在他肩上的袋子，囘答道：

「我知道你需要這件衣服，『鐵砂掌』。因爲你和米修一樣都很重視這件衣服。」

他把一個包裹遞給我。我一摸便曉得是那件軍服。

「卡斯頓，你眞了不起。我一直戴在手腕上的小裝置沒帶來嗎？」

「好像在口袋裏！不過，你繫在腰上的手套，不知誰拿走了，對不起！」

我摸摸那件衣服，口袋裏有鼓出來的感覺，裏面的手槍還在。如今，我又有了掌握天下的信心和希望了。我說：

「手套無所謂的，卡斯頓！」

袖扣一鑲好，手槍就滑進袖子裏，扣好了。我脫下破舊的大衣，穿上這件軍服，這樣外表看起來就比較像樣了。

我看一眼那幢房子，一切顯得十分平靜。現在天色已全黑了，如果穿過田地逃亡，應該不會被發現才對。這正是逃走的好機會！

「走吧！」

我說著，然後以一顆閃閃發亮的星星當作目標，穿過柔軟的地面。

大約走了五十步，那幢房子就完全看不見了。外牆和高高的樹葉，遮住了一樓的燈光；二樓還沒開燈，看起來黑漆漆的。我靠著前方的星星，蹣跚地走過田地。啊！沒想到黑暗裏在田地上行走是這麼困難。

大約走了十五分鐘，眼前出現了一團黑漆漆的東西，背景是微亮的天空，看起來好像是河岸旁的樹木哩！我在想，那兒必定還有一條河流。

不久，我們走進了樹林，摸索著向前邁進。地面似乎有點傾斜。突然，我滑過泥濘不堪的河堤，摔進了水中。

「沒錯！這裏是一條河流。」

我說著，悄悄地爬上來，站穩了之後，看看西面。啊！什麼也看不見。如果我們在這沒有月亮的晚上，拖著沉緩的腳步，在樹林中走一個晚上，恐怕還走不到一哩路呢！

我問：

「這河流向那兒？卡斯頓！」

「那兒……阿爾及爾……市內！」

「你會游泳嗎？」

「會啊！而且游得不錯哩！」

「好！那麼脫光衣服，把脫下來的衣服裏在一起，然後用皮帶把包好的衣服綁在肩上。」

我們在黑暗中，一面嘀咕著，一面脫下衣服。

把脫下的衣服紮好以後，我們就走進水中，幸好此時是暖和的季節。手槍仍然留在我的手腕上——我一直認爲，手槍應該放在身上才好！

我們走進河裏，到了河底傾斜的地方。我把脚輕輕一蹬，身體撲向前，划了兩、三次水，就離開了岸邊。蘆葦草長得十分茂盛，四週彷彿潑了墨汁般，黑漆漆的，只有頭上幾顆閃閃發亮的星星，彌補了這片空虛。

「不要緊吧！卡斯頓！」

我叫著。

聽到了他輕輕划水的聲音。

「嗯！」

「我們再游一段距離，就可以躺下來了……順著水游就行啦！」我說。

10

水流得相當緩慢，河的那頭出現了一個光點，我們順著水流，游到了光點前。我用雙手輕輕地撥水，使鼻子始終保持在水面上。水面十分平靜，我忍不住打了個哈欠，想到昨晚有好幾個鐘頭睡不著，今晚必定能睡得又香又甜了；可是，看樣子，要躺在床上好好地休息，還得花一段時間呢！

突然，我發現前面平靜的水波上，有光芒跳躍著，回頭一瞧，看到剛才逃出來的那幢房子的二樓，點上了燈。

他回答道：

「嗯！我也一直在注意看那燈光，不過，還用不著擔心！」

我知道，只要他們有手電筒，就能很容易地找到我們的腳印而追到河邊。我正在想這件事時，忽然一個小光點出現在地面上。由於眼前有樹枝遮著，那燈光看起來一閃一閃的。不久，燈光移到了河的另一頭，那暈黃的燈光在我們跳入水中的地點出現了。不！現在不只一個燈光，好像有兩、三個。

那幢屋子的人一定發現我們不在而追來了。他們可能認爲我身體虛弱，逃得不遠，所以還來得及把我抓回去，押上手術台。

那些燈光分散在河岸搜索著。我心想，咱們比他們搶先一步了。

我問：

「卡斯頓，他們那兒有沒有小艇？」

「沒有！咱們不要緊的！」

卡斯頓回答。

燈光順著河岸搖晃著，然後，漸漸和我們的距離拉遠了。

我們靜靜地順著水流游了一個鐘頭。一切十分安寧，帶給我們一股安全感。我們只要把頭露出水面，用兩手輕輕地划著就行了。

突然，前面的河上出現了幾個燈光。

卡斯頓仰泳著，小聲地說：

「糟啦！我沒注意到前面的沙朗橋，他們就在那兒等我們！」

燈光在橋上發亮著，我也看到那座橋了。大約距這裏有一百碼遠。

「游到那邊的岸上！卡斯頓，快！動作輕些！」

此時不可用仰泳濺出水花，於是，我把兩手放進水裏，拼命地撥著。如果我們沒有早發現他們的燈光，必定被他們抓到了；但是，他們如果不亮起燈光，也無法發現我們啊！他們想必是利用水流的速度，來推測我們在河中的位置。

他們沒算錯！說真的，一點也沒算錯！我把精神集中在划水上。膝蓋碰著了泥巴，蘆草擦過我的臉。我滾了一圈，然後喘著氣站了起來。在距我不到幾英呎的地方，卡斯頓還在划水。我小聲地叫：

「我在這裏，小心啊！」

橋上的燈光突然熄掉了。他們下一步要幹什麼呢？如果他們點著燈，順著河隄走過來的話，我們勢必要再躍入水中；還有，萬一橋上有人留守，突然用燈向水中探照的話……。

「走吧！」

我說著，然後彎著腰，爬上了河隄的斜坡，燈光又亮了。這回燈光照在河邊茂密的雜草和蘆葦上，另一個燈光出現在對面的河隄。我停下腳步，仔細地聆聽。在距離約一百英呎的泥巴中，傳來了幾個踩泥巴的聲音。很好！這個聲音正好可以掩護我們所發出來的聲音。那一雙用帶子掛在肩上的濕淋淋又硬幫幫的鞋子，不斷地打著我的胸部。

腳底下的地面似乎比較硬了，草也不那麼高了。回頭一看，卡斯頓還在我後面。看情形，他們不久一定會發現我們的腳印，非趕快逃走不可！掛在背上的這一包衣服雖然會妨礙行動，但是，我也沒有空暇能停下腳步把衣服穿上了。

「快走吧！」

我小聲地說著，然後猛地向前跑。

到了距河隄大約五十英呎的地方，我們就俯臥下來，匍匐地前進，爬到了河隄，但願他們沒有看到我們背對著天空的黑影子。

我喘著氣嘀咕著，繼續拖著身子前進。要一個大男人在地上爬，實在是件辛苦的事。好不容易爬過了河隄，我稍微停下來，觀察情況。通往橋的那條道路，一直延伸至遠方天空微亮的地方。

我站起來，回頭看看河的那邊。兩個燈光搖搖晃晃地從河邊慢慢離去，然後聽到了低低的叫聲。

「他們發現我們的腳印了！」

我說著，跳了起來，以跑四步呼氣一次、跑四步吸氣一次的速度，很快地跑向斜坡。人只要不喘氣，一定可以跑得相當長久的。我打的赤腳碰到石塊而受傷了。

我把步伐加寬，提高速度，跑向高速公路。卡斯頓一直跟在我身邊。

他喘著氣罵道：

「可惡……他們帶機械來了！」

一時之間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不過，我很快地聽見車子發動的聲音。接著，車燈劃破黑暗，照出了遠方的樹梢，那輛車子從河隄的斜坡爬上來了。不到幾秒鐘，車子就會越過這邊的斜坡，照出公路和兩側又寬又長的地面——當然也會照到我們。

車燈照亮了前方的柵欄，有刺的鐵綫反射出微光，到了那兒就無路可走啦！我的腳步控制不住地滑了一下才停下來。我知道，柵欄就在距離我們大約二十英呎遠、公路與岔路成直角的地方。那兒有暗溝……我們很快地跑過去，跳向那個可以蔽身之處。

公路與岔路會合的地方，有直徑十八英吋的排水鋼管。我們越過沙石和小樹枝，爬進排水管

內。我發出的聲音，在排水管內發出了空洞的回響。我向排水管的另一端爬過去，卡斯頓在我後面拚命地喘著氣。我停下來回頭一看，卡斯頓背著我從排水管爬進來，俯在距排水管進口數英呎的地方。由於車燈的映照，我看到了卡斯頓手上拿著大口徑的手槍。我低聲地說：

「別輕舉妄動，卡斯頓，除非不得已，否則千萬不能開槍！」

車燈掠過樹木，在岩壁亮了一下。距排水管不到幾英呎的地方，有隻兔子因耀眼的車燈而跳起來，轉個方向，蹦蹦跳跳地離開了。

車子慢慢地開過來，經過我們，向公路前進。我想和卡斯頓說話，正要回頭的當兒，一顆小石子掉進了我前面的排水管。我嚇了一跳。接著，從沙石上傳來一陣腳步聲，另一顆石子掉了下來——手電筒的光芒掠過水溝，照在對面的草地上。那人到了排水管的前面就停了下來。我屏住了氣。腳步聲愈來愈近，光綫繞了一圈，檢查四週，然後照到了我的肩膀。

頓時，一陣凍僵似的沉默，我可以感覺到手槍滑進手掌中。我看了一眼大約在一百碼遠慢慢前進的車子，那個拿手電筒的傢伙正喘著氣，想叫出聲來。於是，我不得不舉起手槍，瞄準光綫的右側。就在這時，開槍的反衝力撞到了我的手臂。手電筒從岩壁掉到了地上，那人倒了下去，動也不動地看不見了。我摸到他的兩腳，把他拖進排水管內。

「卡斯頓，快來幫我！」

我低聲地叫著。黑暗的排水管內，聲音空洞地回響著。我繼續拖著死者的腳——幸好他不是那位醫生，否則可能拖不進來呢！

我從排水管爬出來，卡斯頓已站在我身邊。

「去追那輛車子！」我說著。

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不願當被追踪的人，而要當追踪者了。

我低著頭，跑上了排水管，卡斯頓一直跟在我後面。車子停在大約一百公尺遠的地方，我看到了三支手電筒在草原的另一端移動著。

我小聲地說：

「車子在那兒，我們就在此地分開。我要穿過馬路到對面去，那兒只有一個傢伙。你跑進高而茂密的草叢裏，悄悄地盡量接近車子，然後隨時留意我的行動，見機行事。」

包裹在我肩上左右搖晃，我光著身體，很快地穿過馬路。車燈依然開著，看樣子，沒有人能面對著車燈發現我。我跳進水溝，尖銳的樹枝扎在我光著的脚丫上，使我忍不住地發出了呻吟聲。大約距我五十英呎遠的那個人，拿著手電筒四處搜尋著。蟋蟀發出了拉鋸般的聲音，不停地叫著。

車子往後退，靠向馬路的一端，似乎準備往前開了。果然不錯！司機將車子調個方向，他們可能想阻止我們的去路，所以從馬路的那頭開過來後，準備再到河邊繼續搜尋我們。看樣子，他們大概還沒發現靜靜地躺在排水管內的那個傢伙吧！

車子轉過來了，車燈照在我剛才越過的馬路上，然後以蝸牛般的速度向前行進。我躲在水溝中，突然光綫掠過，車子也接近了，然後停在我的上頭。透過車窗，我看到了正在窺視外面的那個司機。他俯身搜索著，也許在尋找躺在鋼管中的那個人吧！如果我猜得不錯，他還得花一些時間呢！

他打開車門，一腳放在車外，一腳踩在車內。這輛車子的車身很長，擋泥板突了出來，顯得相當厚重。透過巨大碗型車燈照出來的光芒，可以看到飛揚著的塵土和小蟲。

我撿起一塊大石頭，以兩手兩脚支撐著身體，悄悄地起身，從水溝爬了出來。司機的手放在門上，在我的上頭環視著。我走到他的後面，舉起石頭，用力地往他的頭部砸下去！頓時他就癱瘓在駕駛座上了。我把他推到一旁，跳進車子，關上車門，要在黑暗中悄悄地脫下他的大衣實在不容易，但是，我畢竟還是把他的大衣脫下來了。我穿上他的大衣，坐在司機的位置上，心裏毫無畏懼。只見三支手電筒仍在草原上搜索著，車子的引擎也平靜地發出「砰！砰！」的聲音。

我看一眼操縱裝置。正中央有個方向盤，脚旁有三個踏板，我踩下其中的一個，車子就慢慢地開動了。我把車子靠向馬路的右側，緩緩地往前開。卡斯頓可能在這附近，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搜尋，然而，什麼也看不見。

車子一停下來，距我最近的手電筒就轉向橋的那方，前後晃動著。我伸手到計器盤上，把突出來的槓桿往前推，車燈立即熄滅了。

在我對面右側的手電筒停止搜索，轉向我這兒。我很愉快地向他揮揮手。他和我距離很遠，到處黑漆漆的，應該是看不清我的臉。拿手電筒的人似乎放心了，他繼續往前搜索著，但是，另一個拿手電筒的人猶豫了一下，然後舉起手電筒，照著車子。

突然，一陣叫聲傳來，卡斯頓直直地跑了過來。他跳過前面的水溝，跑進馬路上。三支手電筒紛紛集中在他身上，一個個光綫都對著他。有人大叫，卡斯頓就停了下來。他回頭向拿手電筒的人瞄準，然後發出了一陣槍聲，兩支手電筒便掉落在地上了。我心想，對一支四五口徑手槍的

射擊技術來說，這樣的成績相當理想了。

在馬路對面的另一個人，發出小小的叫聲，接著響起了槍聲，子彈落在車子厚厚的鐵板上，發出了巨大的「嗶！」聲。卡斯頓很快地跳上車子。我把輕放在踏板上的脚抬起來，用力踩下踏板，車子就迅速地奔向前。另一顆子彈打在玻璃上，留下了星狀的裂痕，一些碎玻璃落在我的頭髮上。我又用力地踩踏板，車子便飛快地往前急馳。我打開車燈，車子發出了輪胎磨擦的聲音，速度更快了。前面有個人影滾下水溝，然後從另一邊的馬路爬上來，向我揮著雙手。頓時，我從車燈看到他蒼白的臉和張開的嘴，然後我感到一陣被撞在座位上的衝擊，這個人就看不見了。

隱約可見到前面有一座窄而高的拱形橋，我加足了馬力，將車子用力衝過橋。爬坡時，身體彷彿被壓在座位上似的；下坡時，身體又有浮起來的感覺。馬路向左彎，兩旁有高大的樹木排列著。轉個彎，進入直行的道路時，車輛發出了刺耳的吱嘎聲。

卡斯頓叫道：

「好厲害啊！『鐵砂掌』……我似乎從沒坐過這樣的機械哩！」

「我也是！」

我大聲地回答。

11

這天晚上沒有月光，到處黑壓壓一片，下個問題是，如何進入城牆圍繞的市內。卡斯頓說，這條馬路沿著河流延伸至市中心，獨裁者的住處就在這條馬路北邊市區內的盡頭。獨裁者在中世紀風格的城堡內，設立了商店和住宅；爲了維護城池與市民的安全，還設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團體，以便巡邏和讓警察維護治安。這座城堡的性質像個要塞，無法防禦軍隊的攻擊，但是對刺客和暴徒却能發揮很大的抵禦作用。

我大聲地說：

「咱們就是……刺客和暴徒啊！」

卡斯頓點著頭說：

「是啊！先生！」

大約駛了二十分鐘後，我們到達了那座被毀的市區郊外。一大片破碎的瓦礫就在眼前，臨時搭建的房子和小小的庭院散佈在各處。右邊因有城牆，看不見什麼；不過，由燈光的映照，隱約可見城內中央聳立著的塔。那兒本來是個陳舊的鄉村別墅，但是，貝雅特一世胡亂地在兩旁加蓋

了極不協調的兩幢廂房和一座又粗又短的監視塔。

我停下車子，關掉了車燈，和卡斯頓一起注視著監視塔上的燈光。他點了一根香煙。我問：

「怎麼進去呢？卡斯頓，怎麼翻牆過去？」

卡斯頓兩眼望著城牆，不知在想些什麼，然後他回答道：

「『鐵砂掌』！你在這兒等等，我去那兒看看。我查看建築物還滿內行的，而且我也比較了解城內的情況，由我去找個能夠利用的地方吧！你在這兒要小心壞人的攻擊！」

我坐下來等待，同時關上了窗戶，把車門鎖好。在被炸毀的城牆附近，見不到任何人影，不知從那兒傳來了淒涼的貓叫聲。

我詳細地檢查我的衣服。有兩個釦子已經被撕壞了，那小小的裝置依然繫在腰上，但是，麥克風已失去，再也發揮不了通訊的作用。我用舌頭舔一舔那顆密封著氰酸鉀的義齒，也許再過不久就需要用到它了。

車門「咔！咔！」地響起來，我正在打瞌睡哩！卡斯頓的臉壓在玻璃上。我一打開車門，卡斯頓立刻跳了進來。

「好啦！『鐵砂掌』！我找到了一個相當理想的地方。我們沿著排水溝走到城牆下，只要能從排水溝鑽過監視塔下，就能進入城內的空地了。」

我走出車子，卡斯頓也跟著跳下來，走過碎石子道路，到了排水溝旁。這條排水溝幾乎可以說是條小河，臭氣冲天，難聞極了。

卡斯頓在前面領路，我們大約走了一百碼，來到了城牆下。監視塔的燈光差點就照到了我們

。有個士兵拿著短機關槍，靠在監視塔的哨亭上，巡視著城內的道路。監視塔上有兩台巨大的探照燈，不過現在並沒有打開。

卡斯頓彎下腰，在我身邊說：

「水溝臭得很，城牆下也凹凸不平的；不過咱們一定可以順利通過。」

他走進了排水溝，一步步小心地尋找可站立的地方。不一會兒就看不見他的影子了。我也以單脚試探水中可踏脚的地方，一直走進排水溝。城牆建得十分粗糙，有許多裂痕和凸出來的石子；上面長了許多青苔，滑不溜丟地，一步步都得小心。我們盡量躲在陰影中前進。脚下汚黑的水，由於上面燈光的反射而發亮著。我們走到了牆下一個拱門形的地方，來到這裏，淙淙的水聲聽起來更大了。

我很想看看前面的情況。卡斯頓停下來，走進水溝，我看到汚水深及他的大腿，我也跟著他走過去。然後，我看到了鐵棒做成的柵欄，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我爬上柵欄，靠在生銹的鐵棒上，兩手輕鬆地垂下來。這兒的防禦設備不像我想像的那麼鬆懈。卡斯頓從柵欄下伸手至水中摸索著是否鑽得過去，看樣子，也許鑽得過去哩！

突然，我感覺到身體往下滑。

卡斯頓在我下面一邊低聲兒罵著，一邊扭動著身體。幸好我緊緊地抓著柵欄，才沒掉進水中。往下滑的是柵欄，柵欄滑了大約八英吋，發出沉重的摩擦聲，然後響起了鏗鏘的金屬聲就停住了。原來柵欄承受不了我的重量而滑了下來，柵欄右側的鐵棒銹跡斑斑，而且腐蝕了一小截。雖然腐蝕的部分恐怕無法讓人通過，也許可以想辦法把腐蝕的部分撐大些。

卡斯頓的兩脚踩在城牆上，拼命地想把斷裂的部分撐大，我也在他旁邊幫忙；然而柵欄只動了一下後，就再也動彈不得了。

我說：

「卡斯頓，我鑽鑽看，如果能鑽過去，我就從那邊推推看。」

卡斯頓往後退，我走進汚水裏，單手撥水前進。水深及腰，漸漸地水深及胸部；那生銹的鐵棒用力擦在我的臉上，同時也割到了我的胸部，好不容易我終於鑽過了柵欄。

我全身滴著發臭的汚水，爬了上來，休息一下。突然從卡斯頓背後黑暗的地方，傳來金屬嚙合的聲音，然後響起了機關槍聲。

在閃爍的燈光中，我看到卡斯頓靠在柵欄上，全身都僵住了；不一會兒，他就摔下去了，不過，他沒掉進水裏，一隻手還抓著柵欄。隨著一陣叫聲，幾個男人跳到了排水溝的一塊岩石上。卡斯頓的身體抖了一下，笨拙地從上衣掏出手槍。

我說：

「卡斯頓，快從鐵棒下……」

不行！他的身體太大了，無法從柵欄鑽過來。

有個男人以單手抱著岩石，想進入黑洞裏，他的手電筒照到了我們。左手抓著柵欄的卡斯頓舉槍向那人開火，那人應聲掉進汚水裏，發出了很大的「撲通！」聲。

卡斯頓喘著氣說：

「我已經……不行了……」

他的手槍從他的手上掉進污水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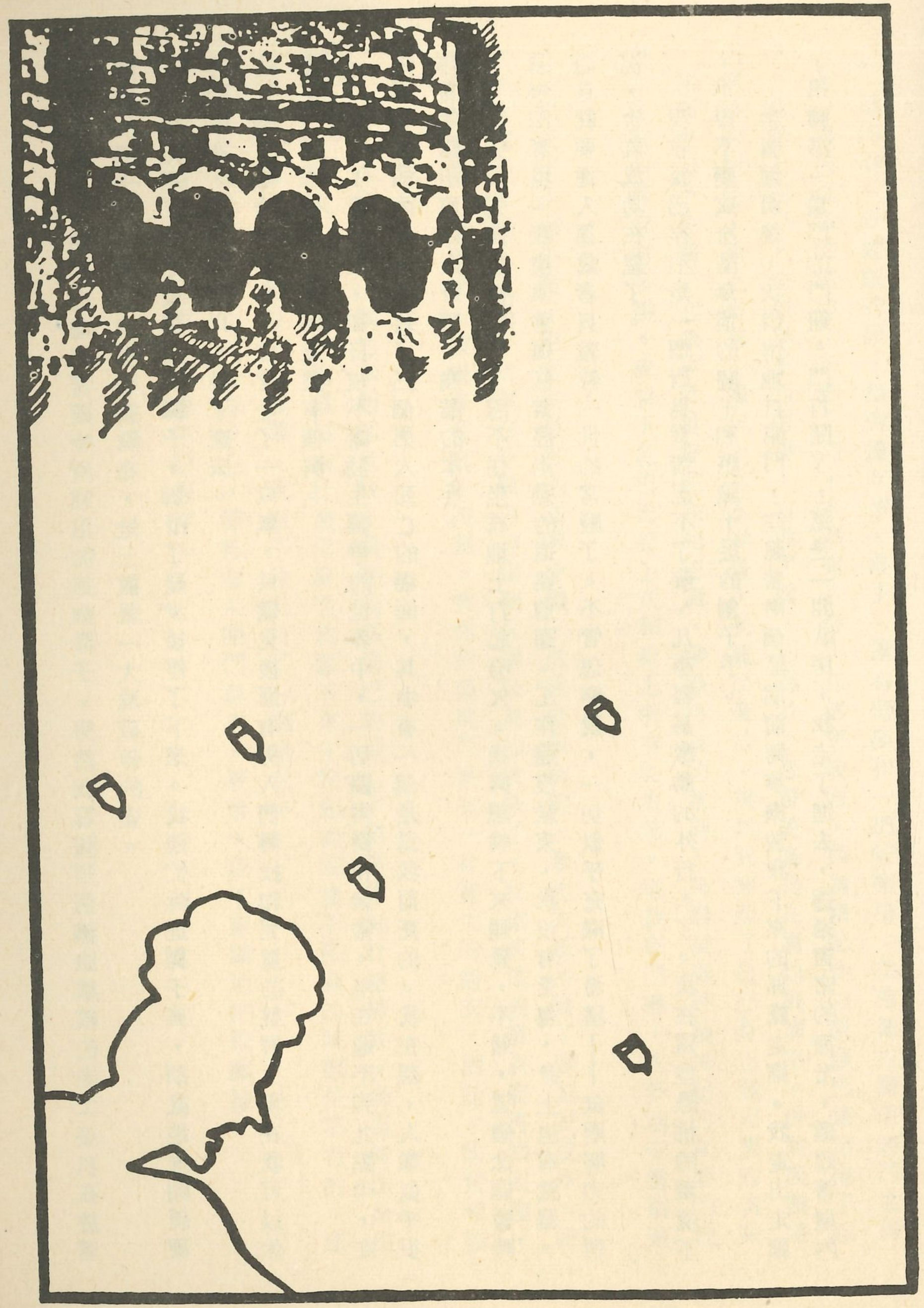
我不快點行動不行了。我一邊尋找可攀緣的地方，一邊小心地滑著前進，好不容易才沒掉進污水裏。要走出黑洞時，我回頭一看，發現有兩個男人正在拉著像套著枷鎖般的卡斯頓的身體。卡斯頓臨死前，還不忘救我一命呢！

我走出城牆下的排水溝，爬到地面上，手握著槍，緊緊地靠在牆上。馬路上見不到任何人，我想，那些人可能以爲我被關進黑洞裏了。目前我就在監視塔下，四處無人，我悄悄地走了幾英呎，然後伸長脖子觀察情況。監視塔上有個影子在移動，看樣子塔上只有一個人留守著，剛才一定是他聽到柵欄滑下去的聲音，才發出警報的。

我看看前面的馬路，原來這條是十天前我和庫羅斯一起逃走的橄欖樹街，這條街往右彎就下坡了。現在我非冒著槍彈的威脅跑過去不可。雖然我喜歡監視塔下這塊陰暗的地方，但是，總不能一直停留在這兒啊！於是，我拔腿拼命地往前跑。

探照燈打開了，旋轉了一圈，照出灰色的城牆、鋪著圓石子的馬路，以及我向前衝的情形。突然，有個直覺教我往旁邊跳，就在這時，機關槍響起，子彈從我的右側飛過去，打在一顆石子上，石子跳了起來。現在我逃過了探照燈的照射，繼續沿著前面有弧度的城牆跑。我轉彎時，探照燈還在搜索著，不過，光綫沒照在我的頭上，我盡量不出聲地跑著。我知道住在這些房子的居民們，只要聽到窄小的馬路上發出了槍聲，一定會躲在門窗緊閉的屋裏。

我跑過庫羅斯遇害的地方，繼續向前跑。遠處響了好幾次哨聲和一陣槍聲，只見前面揚起了灰塵，一片朦朧。我不顧一切地往前跑，不久，聽到背後有人追過來的聲音。我環視著前面許多



髒亂的攤子，想找出離開宮殿時所利用的那個攤子。突然我看到那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婆扒在放著陶器的桌子上，攤位前垂著遮陽布，地上散著一大堆破碎的壺。

我跑過了頭才發現這個攤子，脚滑了幾步後停了下來。我連忙跳進攤子裏，胡亂地推開硬硬的防水布，找到了洞口，跳了進去。

到了黑暗的洞穴，我才吐了一口氣，只聽見後面有男人們尋找和咒罵的聲音。現在我可以休息了，因爲他們不曉得這裏有個洞。

我看了看手錶，在日夜不斷發生鬪爭的世界中，一切顯得變化無常。現在還不到九點半，在這兩個鐘頭內，我看到了三個男人死亡的場面，其中有一個是爲我而死的。我在想，人類似乎很容易暴露出原始人野蠻、殘酷的本性。

我突然覺得疲倦極了，忍不住坐在地上打起哈欠。我眞想躺下來睡覺，不過，這個念頭暫時還無法實現。我摸索著這條曾經走過的道路前進。工作還沒結束，我沒有受傷，身上也有武器，而且就要進入獨裁者貝雅特一世的宮殿了。不管怎麼說，一切似乎充滿了希望——依照努力的情況，也許成功在望了。

現在我已經不是一個對現實情況不了解、凡事容易激動的外行人了。我在這些恐怖的環境下，不得不變成冷酷無情的鬪士和經驗十足的劊子手。

半個鐘頭後，我悄悄地打開門，注視著兩個星期前轉移機放我下來的那條走廊。我走出走廊，扭轉第一扇門的門鈕。門打開了，這是一間臥房，我走了進去，透過窗帘的微光，環視著屋內。

屋內有一張寬敞的床，牆旁邊有個大桌子，還有壁橱和一把安樂椅。在稍微打開著的門右側，有一間很寬敞的浴室。我關上門，走到窗戶旁，在窗帘後面，與牆壁配合的淡綠色窗帘捲了起來。我關上窗戶，走到桌子的旁邊，打開了燈，因爲我不想整晚老是在黑暗裏摸索。房間裏舖著灰綠色的地毯，牆上掛有一幅巨大的水彩畫，美麗而豪放。突然我聞到了自己身上發出來的臭味，背部也忍不住癢了起來。我曾經趴在泥巴裏、涉過汚臭的水溝、爬過積滿好幾世紀的灰塵的地方，說有多髒就有多髒。我脫下乾巴巴的上衣和身上所有的衣物，堆放在門邊，大步地走進浴室。

我花了半個小時，用香皀徹底地洗淨身體，然後走出浴室，拿起衣服。除了這套衣服外，我別無選擇的餘地；但是，我實在不願再穿這套又髒又臭的衣服了。我拿著這些髒衣服再回浴室，用肥皀洗濯、冲淨後，披掛在浴缸的四週。突然我發現門後有一件寬大的浴衣，因此，我暫時披著浴衣回臥室。

我忽然覺得自己做的事相當危險，很想提高自己的戒心；但是不知什麼緣故，老是無法振作起來。此刻我的意識由於認爲沒有什麼危險而放鬆下來。我知道這種不防備的狀態是不行的，這樣下去，我連站著都可能會睡著，我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哈欠。

我坐在面對著門的一張椅子上，等待有人開門進來，接著，我下意識地把燈關掉。

坐上椅子以後的事，我都不記得了。

12

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坐在海邊，陽光映在平靜如鏡的海面上，發出了閃爍刺眼的光芒。陽光照著我的眼睛，我不禁別開了臉，身體也在椅子上挪動著。直到我張開了眼睛，腦子還渾渾噩噩的。

透過灰綠色的地毯，我看到了淡綠色的牆壁。屋內靜悄悄的，我動也不動地坐在椅子上，兩眼楞楞地望著打開著的門。

我只記得自己關上了燈，以後的事都不記得了。現在，有人把門打開，燈也點亮了。我三更半夜地來到這兒要當刺客，但是，疲倦不堪而睡著的我，却被別人發現了。

我抬起臉龐，坐好。屋內不只我一人。我移動視綫，看到有個人坐在我左邊的椅子上。那人的雙脚極不自然地伸到前面，兩手輕輕地握著黑皮紫檀木椅的把手。他露出了微笑，探出身體，我彷彿面對著一面大鏡子似的。

我渾身僵直地注視著那人。他臉上的皺紋比我還多，也比我消瘦；皮膚晒得黑黝黝的，頭髮因非洲陽光的影響而有些發白了。我看到他彷彿像看到了自己。我不是雙胞胎之一，不是替身，

也不是化妝得維妙維肖的演員。不過，他的的確確坐在椅子上，注視著十分酷似他的我。

他對我說：

「你睡得好熟！」

我好像打開錄音機，聽自己錄下來的話似的；但他說的是法語。

我稍微扭動一下手腕，手槍還在；而且我準備槍殺的那個人，就坐在距我不到十英呎的地方。他獨自一人，也沒有攜帶武器。不過，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也許一直不會採取行動呢！

他問：

「你的疲勞都消除了嗎？想不想再睡一下後才和我聊聊？」

我回答道：

「疲倦全消了。」

「雖然我不曉得你用什麼方法進來的，不過，你既然在這裏也就夠了。我一直不知道，幸運之神爲我帶來了最佳的禮物；不過說眞的，沒有比這更美好的事了……你是我唯一的弟弟！」

我心想：以往對獨裁者貝雅特一世的猜測並不確實啊！——我以爲他是乖僻的惡漢、露出狂妄眼神的幻想家或狡猾的陰謀家等等；沒想到我會看到了這個令我屏住氣息的人。他露出溫和的微笑，說著詩句般的法語，還稱呼我是他唯一的弟弟。

他露出感到有趣的表情看著我，說：

「你的法語說得很漂亮，但是又有點英國腔，不！也許你是美國人吧！」他露出了微笑又說：「請原諒我的好奇心，我對語言和腔調很感興趣；特別是你，使我好奇極了！」

「我是美國人！」

「眞令人訝異啊！也許我也是出生於美國哩！……不過，現在咱們不提這件事，這事說起來又長又沉悶，沒什麼意思。」

我也不想說，因爲小時候父親就常說這種故事給我聽。

他的樣子似乎很激動，但是他的話聽起來却很溫和而親切。他又說：

「十天前，我回阿爾及爾時，部下對我說，他在這幢房子裏看到了一個和我長得十分相像的人；接著，我在書房內看到了兩具男人的屍體。我收到了曲解的報告說，發生了相當嚴重的問題；但是，我對他們看到一個酷似我的人的這些話，心動不已。我眞想見見那個長得和我一模一樣的人。由於我在這兒十分孤獨，所以這件事才會引起我無數的想像。當然啦！我不知道那個和我一模一樣的人到這裏有什麼目的。部下們都告訴我，危險的事就要來臨了……。」

他用法國人誇張的動作，把雙手張開，又說：

「當我走進這房間，看到你睡在這兒，我立刻知道你到這裏的目的是友好的。因爲你單槍匹馬、放心地把生命的安危託付給我，使我感動不已。」

我什麼都不能說，也不想說。

「我打開門看見你的時候，立刻就明白，這並不是外表的化妝可假扮得出來。雖然你的臉上沒有深刻的皺紋，面孔也沒有因戰爭而消瘦；但是我的確看到了一張和我一模一樣的臉。血統是瞞不了別人的。不錯！我知道你是我的弟弟！」

我舔了舔嘴唇，吞了一口口水。他探出身子，用力地握著我的手。然後，他嘆了一口氣，上

半身在椅子上後仰著。

「請原諒我，讓我再叫你一聲弟弟吧！我常會說一大堆話，這個壞習慣應該要改。咱們還有許多時間可以好好地計劃；現在你先告訴我有關你自己的事吧！我知道你身上流著貝雅特家族的血液！」

「不錯！我名叫布萊恩．貝雅特！」

「看你沒攜帶同伴和武器就來到此地，想必是要見見我吧？以前從沒有一個人能不帶護衞、不帶身分證就翻牆進城的！」

我不能一直沉默地呆在這裏，但是，我也不能告訴他來此地的目的。我想起帝國派來的大使曾遭到他的侮辱、刑罰，以及謁見培那德將軍的那天早上，貝魯主任檢察官所說的話。不過，在我眼前的這個人，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冷酷無情的獨裁者啊！我突然發覺，我竟很自然地接受他的招待。

我應該說些話才行了。我做了那麼多年的外交官經驗，在這兒發揮了效果。我很自然地撒個謊。

「你的想法不錯，我是來幫助你的，布萊恩！」我竟然直呼他的名字，但是，又覺得這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你認爲你的國家是唯一文明的國度，是個錯誤的觀念。除了你這個國家之外，還有一個更強盛、更偉大的國度，那個國度的人們想與你締結友好的關係。我就是那個國度派來的使者。」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不公然地到此地？你的行動可以說相當勇敢，但是，這麼做實在太危

險了。也許，你已發覺我身邊有不少反叛的行爲，唯恐那些與我敵對的人會阻礙你我的接近，對不對？」

他似乎要我了解他所認同的答案似的。我覺得現在應當提出貝魯主任檢察官那兩個部下的事了。這兩個情報員帶著外交文件來，却遭到鞭笞、拷問，結果葬身異地，死狀極慘。然而，這件事和我眼前的這個人的性格實在有矛盾之處，我想解開這個謎。

我說：

「請你回憶一年前，你如何對待兩位來此地的大使的事吧！因爲我沒有把握能獲得你的歡迎，所以，我想與你單獨而非正式地見面。」

貝雅特一世露出了緊張的表情。

「兩個大使？我從沒聽說大使來此地的事！」

「他們先見了楊上校，然後想辦法要謁見你，洽談國事。」

貝雅特一世的臉漲紅了。

「說起來眞慚愧！我有一個卑鄙而奸詐的將領，他帶了一群失去人性的傢伙，爲非作歹；甚至傷害了前來與我締結貿易協定的大使。他就是楊上校。如果他眞的傷害了貴國派來的大使，我一定取下他的腦袋！」

「聽說你親自開槍打死了其中一個情報員！」

我特別強調這點。

貝雅特一世注視著我，兩手緊緊地抓著椅子上的扶手。

「我願以貝雅特的榮譽發誓，我從沒聽過貴國派遣大使前來的事，更別說去危害他們！」

我相信他的話，現在，我對許多事都開始懷疑了。看樣子他是希望與文明開化的國度締結盟約的。不過，我確實親眼看到上次發動奇襲的突擊隊慘無人道的屠殺，以及他們打算起爆的原子彈。我說：

「好……我代表敝政府，相信你所說的話。但是，就算我們要和你們締結盟約，你如何向我們保證，以後不再發動原子彈的攻擊？」

「原子彈攻擊？」

他注視著我，沉默了一下。

然後他說：

「感謝神讓你在夜晚悄悄地來到此地。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情況比我所擔心的更無法忍受、無法收拾！」

「以往的一年內，我們遭到了七次的攻擊；其中有四次還使用過原子彈……最後的一次，距今還不滿一個月呢！」

他帶著恐懼的聲音說：

「從我們國家成立的那天起，我就下令把我所知道的核子分裂物質，絲毫不剩地抛入海中。我知道軍中有反叛者，但是，沒想到會有做出這種恐怖事件的瘋子！」

他轉個方向，面對牆上那幅水彩畫，畫上是一片經過風吹雨打而斑剝的牆，映著從樹葉透過來的閃閃發亮的陽光。

「我在作戰時，他們燒掉了圖書館、熔毀捷利尼的聖餐台、破壞羅浮宮內的蒙娜麗莎畫像。每次我看到徧地的瓦礫殘骸，我就告訴自己，一切還不遲；沒想到過了好幾年，他們一點也沒有改變。

工業、農業、家庭生活全都受到了影響，甚至連我身邊最值得他們爭取的東西如黃金、酒、女人等，他們也不放過，簡直無可救藥了。」

爲了應付連貯藏庫都被破壞的情況，我百般努力地想激勵士氣。但一切努力都徒勞無功，只有嚴厲的軍規才能控制他們。

坦白地說，我眞失望極了。在我身邊處處可見令人無法忍受的腐敗氣息，連在我家裏也一樣。我最親信的顧問，只告訴我軍備、遠征軍，以及秩序井然的小島外側那些廢墟中所發生的戰爭、無聊的戰爭和這個被毀的國度的統治權等。如果他們不信服我的主權，他們就要利用我不足的資源，去毀滅人們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東西。」

他看了我一眼，我覺得他的眼睛裏流露出燃燒般的神情。

他說：

「如今我困厄的環境，終於冒出希望的新芽了。只要有弟弟在我身邊協助的話，相信我們最後必定會成功的，不是嗎？」

我心想，帝國對這項行動賦予我全權負責。因此，我回答道：

「我可以斷言，最惡劣的情況已經結束了。我的政府有龐大的資源，你可以要求任何你們所需要的東西……人力、物資和裝備等。我在這裏只向你要求一件事……讓我們之間保持正義與友

好的關係。」

他把上身後仰，閉上了眼睛，說：

「漫長的夜晚過去了！」

雖然我還有許多該提出來的重要問題，可是，現在我明白了，貝雅特一世完全和我以及帝國政府想像中的人物不同。那些情報是錯誤的，然而，帝國情報局爲什麼會受到這麼大的矇騙呢？這眞是讓我大惑不解。貝魯主任檢察官說過，他派優秀的部下分佈在這兒，常常有情報提供給帝國，不是嗎？

還有，我懷疑這兒到帝國零零世界的輸送問題。貝雅特一世不曾提到MC轉移機的事；我仔細地想過他所說的話，聽他的口氣，好像沒有這種東西存在似的。也許他這個人言行不一致，不像他的外表那麼坦誠；也許他還有什麼隱瞞著我呢！

貝雅特一世張開了眼睛。

「好啦！不談這些沉悶的事了……我們應該來慶祝一下，利用這機會，陪我吃些東西吧！」

我回答說：

「我最喜歡吃消夜了，尤其在沒有吃晚餐的時候！」

「你的確是貝雅特家族的人。」

他說著，按了按在我身旁桌子上的按鈕，然後身體後仰；兩手交疊在一起。

「列菜單吧！」他撇一撇嘴，好像在想什麼似的。「今晚由我選菜單吧……看看咱們的口味是否相同。」

我說：

「好吧！」

敲門聲傳來，貝雅特一世一應聲，門立刻就打開了。一個大約五十幾歲、個子矮小的男人走進來，以面帶嚴肅的表情，看了我一眼。他嚇了一跳，但是隨即又恢復那嚴肅的表情。他走到貝雅特一世的身旁，挺直了背脊，說道：

「少校！我盡快地趕來了。」

貝雅特一世說：

「好！好！路克……放鬆些吧！我弟弟和我都餓極了，請你到厨房吩咐他們做幾道拿手菜，盡快送來。」

路克斜看了我一眼。

「這位先生眞像少校您！」

「簡直一模一樣哩！好了，再說吧……」他看著天花板說：「先喝點辣辣的『馬提拉』，對！一八七五年的，然後來瓶鷄尾酒，和白葡萄酒，刺激刺激食慾！對了，卡里牌的比較好，一九二九年的好像還剩一些。」

我探出身子，這的確是最美好的特別晚餐。我以前喝過牡蠣釀的酒，不過，現在他列的名牌酒，我只聽過名字，還沒嚐過哩！

「湯是馬鈴薯乳脂湯，然後，來一盤法國式烤海扇；至於紅葡萄酒來一九〇四年的，如何？」

貝雅特一世說出了好幾道豪華的名菜後，路克就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如果他能一一記清這些菜名的話，他就是我一直想雇用的那種僕人。

貝雅特一世說：

「路克跟隨我好幾年了，像我的忠實朋友一樣。剛才你一定發覺他叫我少校吧！那是國家崩潰之前，我在法國流亡軍中的正式階級。後來，我被選爲直布羅陀之戰殘存連隊的上校。那時，就只剩我們那一連隊，後來，我著手重建一切時，部下們給了我不少頭銜。說眞的，我也爲自己取了頭銜；然而，這些只不過是心理學上一種必要的權宜之計而已。對路克來說，我一直是少校。他是我連隊裏的特務上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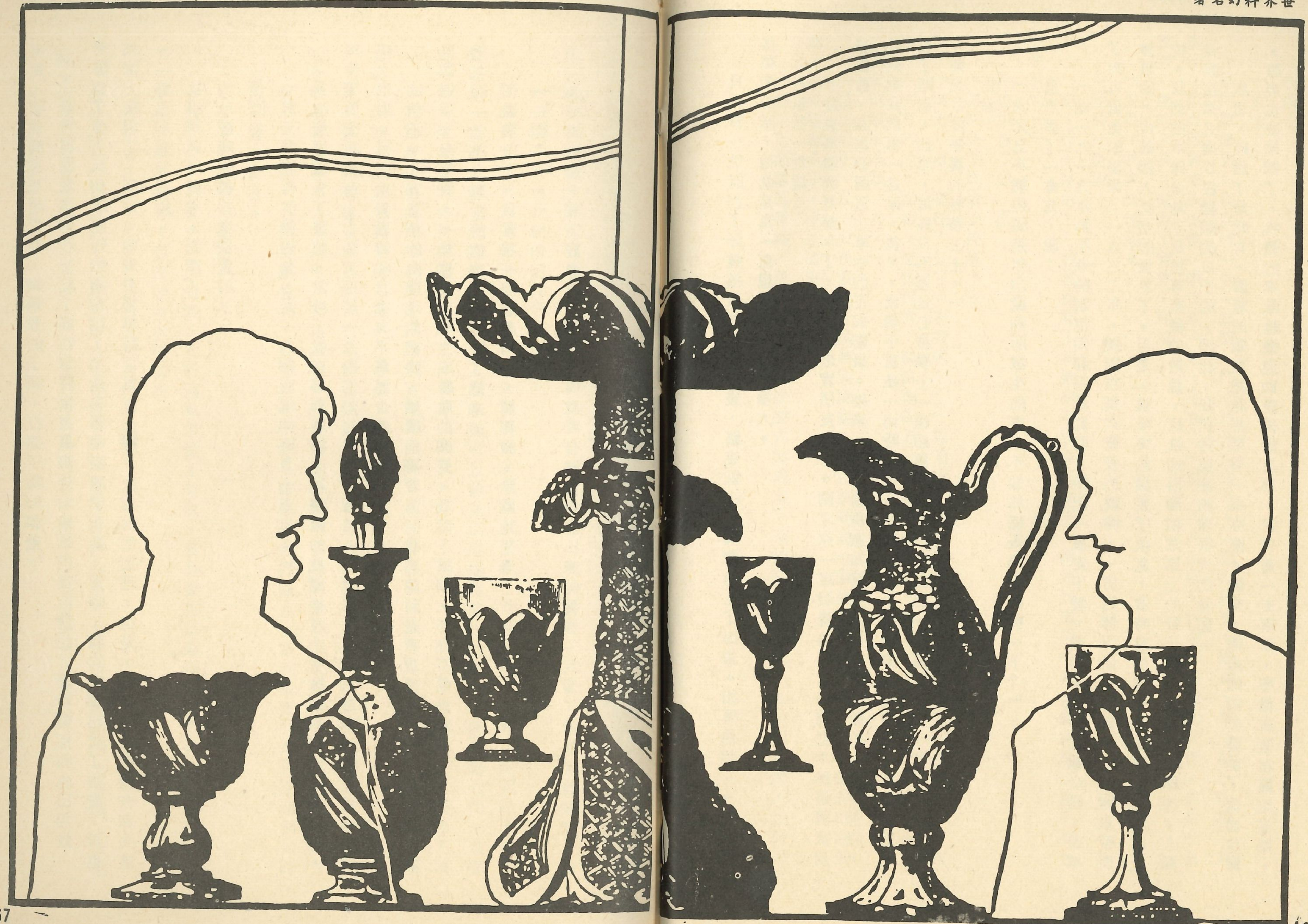
我說：

「我完全不曉得這幾年內歐洲所發生的事，不知你能否爲我說明一下？」

他思索了一會兒，說：

「從一九一九年那不幸的慕尼黑和平條約起，情況一直走下坡。美國單獨對抗軸心國，造成了無可避免的後果。一九三二年，美國在那次戰役失敗時，一切的情況似乎都成了如德國皇帝所夢想的、由德國人統治的世界了。但是，這時突然發生了叛亂，當時我的階級是法國流亡軍的上校。我們的軍隊是地下反抗軍組織的前鋒，反抗的活動如荒原上的野火般，迅速蔓延開來。人類是無法長久處在奴隸般的日子的，因此，我們對前途抱著很大的希望。

然而，經過了好幾年，膠着的戰況把我折磨得一塌糊塗。後來，德皇的親信發動了流血政變，德皇也被推翻了。我帶著一支軍隊，準備在直布羅陀登陸；



但是，沒想到在登陸之前，鋼鐵殼的子彈，打穿了我的膝蓋。

一直到現在我還無法忘記，躺在軍醫帳篷裏那幾個鐘頭的痛苦掙扎。那時藥用嗎啡已用盡，軍醫為了使士兵們迅速回戰場作戰，總是先替輕傷患者包紮。當時，我的雙脚已成了殘廢，再也無法上戰場了，所以，等到最後軍醫才為我治療。他有他的道理，但是，當時的我因痛苦和失望，一點也不體諒這點。」

我很認眞地聽著。我問：

「什麼時候被打穿膝蓋的？」

他回答：

「那天我記得淸淸楚楚，是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十五日。」

我吃驚得瞪大了眼睛。當時，我在耶那戰場，被德國的機關槍打中，送到前綫的急救中心，等待軍醫為我療傷——那天正是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十五日。雖然隔著位相網那無法想像的空白間隙，但是，另一個貝雅特和我竟有不謀而合的命運。

我們把一八五五年的白蘭地飲盡後，繼續地聊著天。我們講到幾項重建文明的野心計劃，彼此都覺得十分愉快，一點也沒有陌生或尷尬的感覺。我閉上眼睛，不知不覺地睡著了。突然，我感覺到一種不太對勁的情況，立刻醒了過來。

天際發白了。貝雅特一世皺著眉頭、側著臉，默默地坐著。

「你聽！」

我仔細傾聽，遠方好像有細細的呼叫聲和什麼東西發出來的聲音。我看了看他，想發問，但是他的表情非常嚴肅。

「一切不會像我們所想的那麼順利。」

我站起來往前走。經過玻璃門，進入房間。我可能因喝多了葡萄酒和白蘭地，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地。對面走廊上的叫聲愈來愈大，同時還可以聽見沉重器物落下的聲音。我感覺到門一直在晃動著，接著，門劈哩拍啦地破碎了。

穿著緊身黑色制服的貝魯主任檢察官站在門口，他的臉色由於太興奮而蒼白起來。右手拿著自動毛瑟槍，注視著我，臉上露出了奸笑；隨卽向後退了一步，擧槍開火。

那一瞬前，我發覺有個影子在我面前搖晃了一下。原來貝雅特一世的上半身擋在我前面，他的身體隨著槍聲搖晃了一下。我伸出手，抓著逐漸癱瘓下去的貝雅特一世的肩膀，只見他的領子下，噴出了鮮血，血跡逐漸擴大。好多血啊！好多維繫生命的鮮血。當他眼裏的光采漸漸消失時，他還一直望著我。

貝魯主任檢察官喊道：

「退下去！布萊恩．貝雅特！他的運氣眞壞！其實，我是要把這頭豬送絞刑台的。」

我悄悄地站起來，他咬著嘴唇瞪著我。

「該死的是你！可是，這個笨蛋却代替你死了！」

他好像在自言自語。現在我聽出這個聲音了，貝魯主任檢察官其實就是組織的大首領，我這時才發覺似乎有點遲了；然而我一直沒發現的原因是，他在此地說的是法語。

他斬釘截鐵地說：

「好……你也納命來吧！你就代替他上絞刑台好了。我要讓民衆看一場好戲，你不是很想冒充他嗎？這下子你可以達成願望了。」

他更向前走，同時示意他的部下們進來。許多面孔兇惡、看起來像劊子手般的男人紛紛走進來，環視著屋內，等待貝魯主任檢察官的命令。

貝魯主任檢察官說：

「把他關進單身的牢房……還有，卡修！我警告你！你那染滿鮮血的手不要接近他！我要把他完完全全地交給外科醫生。」

卡修咕噥著，抓起我的手，關節都像要被他扭斷了。他推著我走過像我哥哥的那個人的屍體旁。

他們拉著我，走向走廊，然後把我推進電梯，走過一群全副武裝、流氓模樣的人身邊。接著走下台階，經過濕濕的岩石隧道，到了通路的盡頭；他們用力踢了我一下，使我團團轉，最後把我推進了黑暗的牢房裏。

我受這樣大的刺激後，已漸漸恢復思考的能力了，我很想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貝魯主任檢察官不是替身，的的確確是我所認識的那個帝國的貝魯！他是帝國的背叛者！現在許多的疑問都消除了。我明白那次夏宮裏所發生的突擊以及一切的配置，還有貝魯主任檢察官藉口太忙而沒有參加那次愉快舞會的理由；我也明白後來他要尋找我的理由了，當時他一定希望我被炸死。對他而言，這樣情況就比較單純了。

在那次的決鬥中，我無法完全了解貝魯主任檢察官爲何要冒險殺害我，如今我都有了答案。

他知道我是控制獨裁者的計劃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還有，關於貝雅特一世在ＢＩ．２殘酷而不法的行爲，其實是貝魯主任檢察官爲了阻撓帝國與不幸世界締結友好關係，所製造出來的謊言。

爲什麼？我捫心自問。貝魯主任檢察官想要統治這個地獄般的世界嗎？很可能如此。

我也知道，貝魯主任檢察官不可能只擁有這個世界就滿足。總之，這裏是他作戰的根據地，以及作戰人員和作戰武器的來源——武器包括原子彈。攻擊帝國的眞正罪魁禍首是貝魯主任檢察官。他已經偷走了好幾部轉移機或零件，然後把這些配製在ＢＩ．２界綫，進行盜賊般的活動。下一個計劃他就要攻擊帝國了，還有，他將使用原子彈，發動散佈死亡的全面攻擊。帝國的將軍們只能穿著華麗的軍服、佩帶禮服用軍刀，向原子彈反擊。

爲什麼我不早點發覺呢？爲什麼我沒想到那個因戰爭而荒廢的ＢＩ．２世界，不可能單獨研究出ＭＣ推進法。如今一切都眞相大白了。

當我們認眞而嚴肅地討論和計劃抵禦侵入者的措施時，敵人的首腦就與我同坐在一起。我整裝去執行任務時，敵方的偵察機早就埋伏好了。

貝魯主任檢察官在鄉下的秘密房子發現我之後，一定計劃要好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後來我逃走，他只好迅速地採取行動。

我推測這個國家已經掌握在他的手中了；換句話說，明天早上舉行貝雅特一世的絞刑時，他要讓民衆有政權轉移的印象。

我將要代替貝雅特一世上絞刑台。於是，我想起貝魯主任檢察官所說的話，他不是說要把我完全地交給外科醫生嗎？唉！那個大臉盆到底還是派上用場了。這城內一定有不少人知道貝雅特

一世被鋸掉兩膝以下的腳，萬一屍體有完整的雙腳的話，這些人一定會懷疑的。

他們必定想在我的靜脈內注射許多麻醉藥，進行開刀，把切斷兩腳的傷口包上紗布，替昏迷的我穿上軍服，然後吊在絞刑台。屍體是瞞不了民衆的，雖然我昏迷了，但是上絞刑台時，民衆還可以看到我活生生的臉色轉變成慘白。

一陣腳步聲傳來，我走到門邊，透過上了門的門縫，看到在走廊上移動的光綫。我緊張起來了，也許他們帶著鋸子和大剪刀來了。

有兩個人在監牢前停下，然後打開門走了進來。由於手電筒刺眼光芒的照射，我不禁瞇住了眼睛。其中一人把一件東西丟在地上。

他說：

「穿上！首領說在你上絞刑台前，先把這件軍服穿上！」

我看看那件軍服，那是我洗過的衣服，現在變得相當乾淨，不再又髒又臭了。我突然想，爲什麼要想這些無聊的事呢？

他輕輕地踢我的腳。

「不是叫你穿上嗎？」

「啊！」

我說著，脫下浴衣，換上了毛質的上衣和褲子，扣好腰帶釦。沒看見鞋子——我判斷貝魯主任檢察官可能認爲我用不著穿鞋子了。

有人說：

「好啦！走吧！漢姆！」

我坐下來，聽見門發出聲音關上了，燈光漸漸遠離，四週又昏暗下來。

我用手指摸摸被撕碎的上衣領子，心想，通訊機不太可能還會有用吧！接著，我碰到了從領子突出來的一截斷裂的電綫。我記得，波喬要割斷那條電綫時，還不停地咒罵著。

我低頭看著下面。電綫一接到一起，突然在黑暗中冒出了白色的火花。

我靜靜地坐著，額頭上冒出了汗水。在失去所有希望時，突然發現了一綫生機的心情，比接受死亡的心情更難處理。

我兩手顫抖地摸著電綫，輕輕地把電綫連結在一起，那電綫冒出了火花；過不久，又噴出一道火花。

我想，通訊器還緊緊地繫在腰上，雖然失去了麥克風和揚聲器，但是，還有電源哩！電綫接好後，能否發揮通訊的功能呢？我不知道，不過，不妨試試！

我不懂摩斯訊號和其他的訊號，但是我知道SOS求救訊號的做法。敲三點、三槓、三點。我反覆地做，這期間一直忍受著期待的痛苦。

我不斷地打著電綫，等待奇蹟的出現；後來我忍不住打了瞌睡，差點從床上跌下來。打信號的工作不可中斷，我一定要做到完全絕望爲止。

我聽到他們從遠處傳來的聲音了。起初是在灰塵密佈的石板上摩擦的聲音，接著傳來金屬的碰撞聲。我覺得口乾得很，兩腿癢得發痛起來。我想起口腔內的義齒，不禁用舌頭舔了一下，看樣子使用這東西的時刻已到；不知那是什麼味道，會不會很難受？貝魯是否記得我有這個東西？

或者他根本不曉得。

走廊上發出了更多的聲音。有人們的喧嘩聲、尖銳的叫喊聲、笨重的器物撞在一起的聲音以及沉重的轆軋聲。我想，他們可能打算把手術台安置在這個監牢裏吧！我跑到門旁，從門縫窺視。外面黑漆漆一片，什麼也看不見。突然，一道刺眼的光芒出現，使我頭昏目眩地跳了起來。

我聽到一陣摩擦聲，然後是一些人的叫聲。看樣子要把手術台推進窄窄的走廊還眞不容易哩！我的眼球發出了陣陣的痠疼，脚不停地發抖，胃十分難受，有要嘔吐的感覺。我不願意讓他們看到我這副可憐的模樣。好吧！是利用牙齒內的毒藥的時候了。貝魯主任檢察官看到我死在監牢裏，不知會多麼失望哩！想到這點，心裏才稍感安慰；然而，我還是猶豫不決。就這樣死去，多麼不甘心啊！無論如何我仍有求生的念頭。

這時，有人在我附近叫道：

「紅獵犬！」

我驚訝得猛然抬起頭來；那是我的暗語啊！我想叫出來，但是喉嚨卡住，屏住了氣。

「啊！」

我發出嘶啞的聲音，跑了過去，抓住鐵棒。接著，又有聲音傳來。

「紅獵犬……你在那兒？」

我叫道：

「在這裏！」

有人說：

「向後退，上校！到角落去掩護著身體。」

我退後幾步，蹲了下來，兩手抱住頭部。「咻！」地一個尖銳聲之後是一陣巨大的爆炸聲，使得地板都震動起來。那些細小的碎片碰到了我，甚至戳在我身上。我覺得口乾極了。隨著一陣如敲鐘般震耳欲聾的聲音，門隨即向屋內倒了下來。

有好幾個人抓著我的手，把我從沸騰般的灰塵裏拉到了耀眼的光芒裏。我渾身搖晃著，只覺得脚底下有不少碎片。

許多人在走廊上工作，我看到一個偌大的箱子斜斜地固定在牆上，門開得很大，從裏面瀉出了光綫。我被大家扶著走過這扇門，看到電綫、綫圈和連結箱等，用角鋼固定在未塗油漆的新木頭上。在這狹窄的地方，有幾個穿著白制服的人聚集在一起；不久，一個癱瘓了的男人也被拉了進來。

有人叫道：

「時間到了，發動！」

子彈一貫穿，木頭就裂開了。門關上了，箱子震動不已。一陣「轟隆！轟隆！」響個不停的噪音傳來，不久那噪音轉成細碎微弱的聲音，最後就聽不見了。

有人抓著我的手臂。

「布萊恩・貝雅特，你的模樣看起來狼狽極了，想必是遭到相當嚴重的折磨吧！」

說話的人是穿著軍服、臉上有傷痕的里希德霍恩，他一直看著我。

我回答：

「還好！你適時地趕到，眞好！」

「我們日夜不眠不休地接收你的週波帶，一直在期待好消息的來到……後來，雖然我們對你不再抱著期望了，但也並非完全絕望。四個鐘頭前，我聽到了你敲擊的求救訊號，於是，我們趕緊用電波探知器追踪聲音的來源，終於查到了地下的葡萄酒儲藏庫。

由於偵查用轉移機太大，無法進入儲藏庫，因此才特別製造了這個箱子才順利進入。」

「工作進行得很快嘛！」我說。

我想到用松木緊急做成的這種裝置，通過可怕的陰影地區的危險性，不禁爲帝國的男人們感到驕傲。

有人說：

「大家讓開一下，給貝雅特上校留個空間。」

他們把地板上的東西整理好，留了一個空間，鋪了好幾件衣服。里希德霍恩扶著我，躺在臨時鋪好的床上。里希德霍恩好像對我說了些什麼，但是我已聽不見了。我感到很奇怪，貝魯的手術台怎麼還沒迅速地來到呢？但是，我不願再想那些了。我應該把一些重大的事告訴他們，向他們警告一下；可是要說些什麼，一時也想不起來……。

13

我躺在房間內一張乾淨的床上，由幾個枕頭支撐著。這個房間光綫充足，有點像以前我曾住過的房間；唯一不同的是，芭布洛．蘭汀正坐在床沿，用紅毛綫打著滑雪用的襪子。

她的頭髮鬆鬆地往上梳，映著陽光，像銅板一樣的亮。她的眼睛是琥珀色的，臉蛋相當清秀漂亮，我躺在床上看著她，覺得舒服極了。我回到帝國以後，她天天都來唸書給我聽、陪我聊天；餵我喝湯、整理枕頭等。我很愉快地享受著這些時光。

芭布洛．蘭汀說：

「乖乖！把湯喝完，也許明天下午，你的身體便恢復到可以接受皇上的招待了。」

「好的！我保證可以。」

「皇家舞是一年一度盛大的活動，三個國王與我們的皇帝陛下都會帶王妃前來參加。」

我沒回答，只是一直在想，有些事好像一直無法了解的樣子。我把許多問題都交給了情報局的人員，不過關於貝魯的爲人，我比他們了解多了。

我想起以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和殘酷的攻擊。這次，每位參加舞會的人必定會在總子裝飾的袖

釦下，藏著一把手槍。然而，上次所發生的搏鬪，只不過是貝魯想讓他的部下有足夠的時間裝設原子彈的一種牽制作戰而已。

我如被電擊般迅速起身。上次那顆原子彈交給貝魯去處理了，這次由於警戒人員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巡邏是否有未列在表上的ＭＣ轉移機的活動，所以，貝魯無法以轉移機進行攻擊。不過，他用不著帶炸彈來，因爲他已經有一枚了。

芭布洛·蘭汀彎下腰問：

「怎麼啦？布萊恩·貝雅特？」

「貝魯如何處理那顆炸彈？上次舞會差點爆炸的炸彈，現在放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都交給貝魯主任檢察官了……」

「皇族人員什麼時候會抵達舞會場地？」

「他們已到了市區內……杜洛丁荷姆。」

我的心臟急劇地跳著，貝魯一定不會放棄這個大好機會的。只要他一下手，立刻可以把帝國的首腦置於死地，然後再進行全面的攻擊；假如要對抗原子武器，這場戰爭勢必無望。

我說：

「請打電話給里希德霍恩，要他快點找出那枚炸彈；而且國王們一定要遠離市區，當然舞會也要取消……」

芭布洛·蘭汀跑到電話旁，打了電話，然後囘頭看著我說：

「他們出去了，聯絡赫曼·戈林先生吧！」

「好！」我囘答。

我正想催她快點時，她已經打電話到赫曼·戈林先生的辦公室，開始講話了。我很佩服芭布洛·蘭汀的領悟力。

芭布洛·蘭汀說：

「他們也不在啊！還有什麼人可聯絡？」

我拼命地思考著。赫曼·戈林會相信我的話，但是別的情報局人員就未必了。取消舞會，勢必會擾亂皇家人員的情緒；在城裏發出警報是相當嚴重的措施，但是，我非快點找個親密的朋友幫忙不可——或者把貝魯找出來。

帝國情報局開始到處搜尋，但是什麼也沒發現，連貝魯在市區盡頭的小住宅，以及他常住的大廈，也都撲了空；還有，監視人員也沒有發現任何帝國的轉移機進入位相網。

我推斷有幾個可能性。一種可能是，在這件事暴露之前，他的心腹仍在警戒站監視時，貝魯也坐著另一部轉移機悄悄地跟著我回來；另一種可能是，他已準備使用原子彈，或者由他的共謀者代替他行動。

我比較偏愛第一項猜測，這樣比較合乎我對貝魯爲人的了解。他相當狡猾，絕不會幹沒有把握的事。假如我這項推測正確的話，現在貝魯已經在斯德哥爾摩的某個地方，等待城市化爲灰燼的時刻。

我判斷他一定在等待皇帝到達的那個時刻，才進行他的詭計。

我說：

「芭布洛，皇上何時抵達？」

「不清楚，布萊恩．貝雅特。也許會晚些，可能是今天下午。」

如果是這樣，時間不多了。我立刻從床上跳下來，搖搖擺擺地站著。

「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了，無論是否來得及，我都不能光躺在這裏。芭布洛，妳有沒有車子？」

「有！車子停在樓下，布萊恩．貝雅特，請坐下，我來幫你。」

她到衣櫃去拿衣服，我渾身無力地坐下來。最近我的體力已經漸漸恢復。前幾天才經過那恐怖、兩腿發軟的事件，現在又要開始了。芭布洛．蘭汀兩手拿著褐色的衣褲過來。

她說：

「只有這些了，布萊恩．貝雅特，你被送到醫院來時，身上還穿著那件獨裁者的軍服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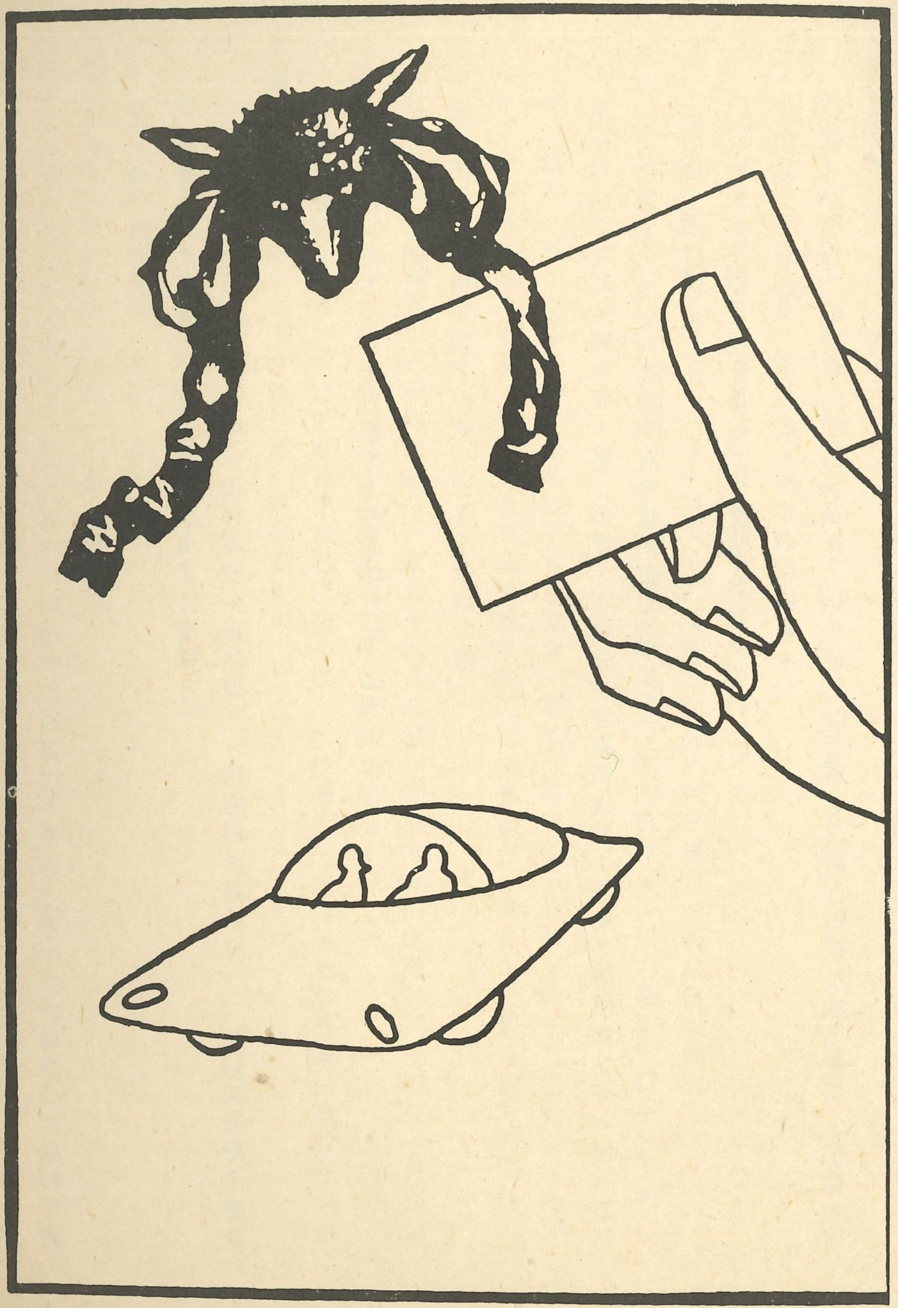
「也只好如此了。」我回答。

芭布洛．蘭汀幫我穿上衣服後，我盡快地走出病房。醫院的護士一直在注視著我。我繼續往前走，感覺頭昏昏沉沉的，而且喘氣不止。

還好坐上了電梯，我頭暈目眩、渾身乏力地靠在椅子上。

突然我發覺胸前的口袋內有個硬硬的東西；接著，我想起從阿爾及爾那幢秘密小屋逃出來時，卡斯頓遞給我一張名片。他說，那是首領的住址。我掏出名片，電梯一停，我就藉著天花板下暗淡的燈光，看著那張髒兮兮的名片。

「奧斯廸摩姆斯卡坦七十一號」這是用鉛筆潦草地寫成的。卡斯頓遞給我時，我對這張名片



並不感興趣，而且也未重視它，因爲當時我只想到如何逃亡。不過，現在也許這東西可解除帝國的危機呢！

芭布洛・蘭汀問：

「那是什麼？布萊恩・貝雅特，發現了什麼嗎？」

「不知道……也許無路可尋，也許還有一綫生機。」我把名片遞給她。「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她看了看住址。

「這條街我曉得，在距碼頭不遠的倉庫地區。」

「好！咱們走吧！」

我希望我的猜測沒錯，但願一切還不至於太遲。

* * *

輪胎發出了刺耳的輾軋聲，轉了個彎，在陰暗的倉庫街減低了速度。前面聳立著一幢有遮目玻璃的磚色房子，用一碼高的字寫著輪船公司的名字。

芭布洛・蘭汀說：

「這條馬路沒錯，地址是七十一號嗎？」

「不錯……這裏是七十一號，請在這兒停車。」

我們在一幢高大的建築物後面那寂靜、滿是砂子的馬路下了車。附近充滿了焦油、蔴袋和淡

淡的海水味。

我注視著眼前的建築物。台階旁有個小門，我走上台階到了門旁，試著把門打開，但是門鎖著。我靠在門上，休息一會兒。

「芭布洛，請妳到車上拿扛重機的把柄或換輪胎的工具來！」

我不想讓芭布洛・蘭汀介入這件事，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憑我一人是做不成的。

她拿來一支長十八英吋的鋼棒。我把這支鋼棒插入門端的縫隙裏，用力撬著，門一下子就打開了。

從門進去，有一道樓梯延伸至黑暗中。芭布洛・蘭汀扶著我走上樓梯。我一直擔心著，那顆有如第二個太陽般的原子彈，不久會在斯德哥爾摩的天空燦亮起來。但是，我做這艱苦的工作，多多少少可以驅走這份擔憂。

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了五樓的樓梯口，眼前是塗著紅漆、相當牢靠的木門，門上掛著一把新鎖；我也發現了門邊的合葉，合葉的蕊棒看起來並不像鎖那麼堅牢。

五分鐘過去了，每分鐘似乎都會使我的壽命一年一年地縮短。接著，我用鋼棒去撬動合葉，蕊棒很快地掉在地上，門向外一斜，倒在牆上。

「妳在這兒等。」

我說著，走向貼著壁紙的前廳。

「布萊恩・貝雅特，讓我一起去吧！」

芭布洛・蘭汀既然如此要求，我也不反對。

我們站在豪華大廈的大廳裏，這裏面的傢具看起來似乎太繁多了些。地板上舖著優雅的波斯地毯；帶有灰塵的陽光透過百葉窗，斜斜地射進來，照在穩重的麻栗木家具上，閃閃發亮著。

在日本進口的絹製詩畫下，有個架子，架上放有幾個象牙的雕刻品。房間的中央放有一道屏風，我從金質的沙發上繞了一圈，走到屏風後面去查看，看到雅緻的鋁製三角台上，放有一枚炸彈。

兩個厚厚的鑄器用螺旋緊緊地拴在中央的凸緣四週，幾條電綫垂在下面。小金屬箱裏層側面的地方，有四個洞排成正方形。這些東西看起來並不搶眼，但是，它却能把一個城市炸成相當可觀的洞窟。

我無法判斷這個定時的信管是否已開始走動，於是彎下腰仔細地聆聽，但是並沒聽到定時裝置的聲音。我很想切斷那條看起來像是緊急裝置的電綫，不過，我不敢冒險，搞不好會爆炸呢！

「這……不知什麼時候會爆炸？」

我的心情到了白熱化的地步，焦急不已。我想再搜尋屋內的其他狀況。

「請妳搜一搜這間房子吧！芭布洛！也許可以找出什麼綫索呢！我打電話到里希德霍恩的辦公室，請他派一個分隊來檢查一下，看看是否能不引起爆炸地把這枚炸彈移開。」

＊　＊　＊

我打電話到帝國的情報局；里希德霍恩不在，接電話的人也不知如何是好。我大聲地叫著：

「請快派處理人員來吧！至少得派專門人員來看看這東西是否能移動。」

對方說必須和某位將軍商量。我問：

「皇上何時到達？」

對方表示不可任意查問皇帝的行踪，然後，電話就掛斷了。

突然，芭布洛・蘭汀叫著：

「布萊恩・貝雅特，快來看看這東西！」

我走到隔壁的房門口，裏面有一部雙人乘坐的轉移機，轉移機的門開著，我探視機內，裏面的裝備相當豪華。貝魯連那短短的旅程，也不忘盡善盡美的享受。這是他到ＢＩ・２時，使用的交通工具。這東西在這裏，就表示貝魯也在這裏；同時也表示，在炸彈爆炸之前，他還會再回到這裏。

可是，也許定時器已朝著最後爆炸的那一瞬「滴答滴答」地計秒了，而貝魯早就逃到炸彈無法傷到他的地方。如果這個推測沒錯，那我也無能爲力了。但是，假如他會回來裝置定時器，然後乘坐這部轉移機離去的話——我就有辦法攔阻他。

我說：

「芭布洛，妳快去找里希德霍恩，我在此地等貝魯回來。如果妳找到了里希德霍恩，請他盡快派能處理炸彈安全裝置的專門人員來。我暫時不想移動這東西，卽使要移動，至少也得兩個人吧！如果這枚炸彈能移動的話，把它推進轉移機內，發射出去就沒事了。我會繼續打電話。也許妳不知道到那兒找他，但是，妳只要盡量去做就行了。」

芭布洛・蘭汀看著我。

「說眞的，我想留在你身邊，布萊恩・貝雅特……可是，我也知道這是不行的！」

我說：

「芭布洛！妳是個偉大的女性！」

14

現在，除了屏風後面那枚恐怖的炸彈外，我完全孤單了。我靠在外面粗糙磚牆的門邊，等待有人走進來，把門固定在原來的位置，然後把門上合葉的銲棒插回去。

我走進擺著過多家具的大廳，開始搜尋抽屜和桌上的文件。但願能有所發現——找出指控貝魯的綫索；但是，我只發現了一把一二二口徑的自動手槍，槍內裝有子彈。這把手槍對我極有幫助。我還無暇去想，當貝魯走進來時，我該如何應付。我的體力太虛弱了，不可能與他搏鬪，可是，現在有了這把手槍，我就有辦法對付他了。

我在想，一聽到他的脚步聲，該躲藏到什麼地方，我選擇了在炸彈與大門之間的一間大廳。

不久之後，我又發現了一個小小的酒櫃，於是便走過去倒了半杯西班牙出產的白葡萄酒。

我坐在豪華的梯子上，盡量使自己輕鬆下來。我已經因緊張過度而精疲力盡，胃一直發脹，十分難受。從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屏風後面的炸彈。這顆炸彈在爆炸之前，會不會發出警告呢？我仔細聆聽著，在這寂靜、灰色、準備殺掉整個市區的裝置裏，是否發出「嘀答！嘀答！」聲或「轟！」的巨響。

我聽到的不是「嘀答！嘀答！」聲，而是門外摩擦地板的脚步聲。我的身體一時僵住了，但是，很快地便站起來，從前廳移到門後；然後從口袋裏掏出手槍，待機行事。

脚步聲愈來愈近，打破了周遭的寂靜。接著，傳來鑰匙開鎖的聲音，然後我看到了貝魯這傢伙高高瘦瘦的身軀。他走進大廳，垂著他的禿頭，露出懷疑的眼神環視著房間，並脫下大衣。我嚇了一跳，屏住了氣，以爲他會到前廳掛衣服。還好，他把大衣丟在椅背上。

他走囘屏風旁，看了看那枚炸彈，這時我本來可以打死他，不過，這麼做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必須觀察貝魯的行動，以確定炸彈是否裝有定時信管，或者是否能夠移動。他是帝國內唯一能處理炸彈裝置的人。我看到他在那枚炸彈下彎著身體，然後從口袋裏取出小小的盒子注視著。他看看時鐘，然後走到電話旁打電話，不知和誰說了兩、三句話。不久，他又走進隔壁的房間裏，本來我想衝出去阻止他使用轉移機，可是，他一下子就囘來了。他再看看時鐘，然後坐在椅子上，打開放在桌上的小工具箱。他用細長的螺絲起子在金屬箱旁工作，那是起爆裝置，我盡量屏住氣息，也盡量不去想兩脚因站得太久而發痛。

寂靜中，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把我嚇了一跳。貝魯抬起頭，好像很緊張的樣子。他把螺絲起子和小盒子放在桌上，走到電話旁。他咬著嘴唇看著電話，電話響了五次後就不再響了。我感到很奇怪，這時會有誰打電話來呢？

他又囘去工作。現在他皺著眉頭更換金屬箱的蓋子。不久，他站了起來，走到炸彈旁，舔了舔嘴唇，然後彎下腰；現在他要發動起爆裝置了，我不能再站在這裏等待。

我一推開門，貝魯立刻跳起來，手抓著胸前的衣服，迅速跳到放大衣的椅子旁。

「站住！貝魯……否則我開槍打死你！」

貝魯驚訝得眼球幾乎要跳了出來。他的頭向後仰，嘴唇一張一合地。

「坐下！」

我揮著手槍，走進大廳。

「布萊恩．貝雅特！」

貝魯用沙啞的聲音說著，我沒囘答；現在我確信那枚炸彈不會有危險了，只要等待我的朋友到來，然後把貝魯交給他們；再把炸彈裝進轉移機內，送到陰影地區就沒事了。但是，我却漸漸感到不舒服起來。

我走到一把椅子旁，有氣無力地坐下來。我實在不願意讓貝魯看到我的身體很虛弱。我把上身後仰，拼命地用鼻子做深呼吸，假如我知道自己即將失去意識的話，我就會開槍打死貝魯，絕不能讓罪魁禍首的貝魯去危害帝國的安危！

不久，我感到稍微舒服些了。貝魯一直站在那兒瞪著我。他說：

「布萊恩．貝雅特，聽我說。我願意讓你加入一份，我發誓一定分一半給你。ＢＩ．２歸你個人，我要這個帝國。這樣待你夠好了。好了！把槍收起來吧！」

他舔了舔嘴唇，向我這兒移動。

我轉動手槍，開了一槍，子彈穿過貝魯襯衫的袖子，「咻！」地嵌入牆壁裏。他滾在身後的椅子上。我想，我們兩人的距離太近了，剛才差點把他打死，我非忍耐不可。

但是，我也非嚇嚇他不可。

「我懂得這把手槍的用法，可以隨時開槍。剛才打中距你手臂四分之一英吋的地方，我的功夫還不錯吧！你千萬別輕舉妄動。」

貝魯說：

「布萊恩．貝雅特，你要聽我的話，不要理會那些卑鄙、傲慢的傢伙！再過不久，我們便能成爲獨裁的君主，統治世界。」

貝魯繼續說著，可是，我並沒注意聽，我全心全意地想要集中精神，保持意識，繼續等待救援的到來。

「……再等一下，我們就離開這兒了，怎麼樣？布萊恩．貝雅特。」

貝魯坦白地露出他貪婪的表情看著我。我不知他一直在說什麼。他一定發覺我的體力漸漸不支了。他站了起來，向我這兒逼近。我覺得房間有些發暗，不禁揉一揉眼睛。我的身體很不舒服，體力也很衰弱；心臟好像在喉嚨的地方跳動，胃也發出了一陣痙攣；我已經無法獨自穩住目前的情況了。

貝魯停下脚步，他終於發覺我逐漸失去意識。於是，他彎下腰，發出吼聲衝了過來，我只好開槍。

「慢著！布萊恩．貝雅特，求求你！」

他發出了慘叫聲，我的體力還足夠打死他，因此我又開了一槍。但不知是否打中了他。我差點昏了過去，心想絕不能讓他逃走。我從椅子上探出去看，再度開了兩槍。這時，我才明白是我心中的光芒漸漸熄滅，而不是房間的燈光。我知道他不敢走到走廊那扇門，或置放轉移機的臥房

，因爲他若這麼做，非經過我的身旁不可。我用顫抖的雙手瞄準，他就發出了叫聲，跳到另一個門口。我聽到槍聲在黑暗的夢中迴響。

我大概昏迷了兩、三分鐘，意識逐漸恢復時，發現自己在椅子裏，而槍就放在大腿上。屏風倒了下來，覆蓋在炸彈上，我感到一陣恐懼因而站了起來。也許貝魯已經開動了起爆裝置。

我站了起來，再次抓著椅子，想使身體維持平衡。走到門口時，突然聽到一陣奇怪的叫聲；仔細一聽，那聲音彷彿是貓從遠處的巷子裏發出的哀鳴。我環視著房間，期待貝魯倒在地上，但是，什麼也沒看到。陽光從打開著的窗戶射進來，貝魯必定是嚇得從這裏跳出去了。我這麼一想，隨即跑到窗旁，這時又聽到那陣悲哀的呻吟聲。

貝魯的兩手攀著十五英呎外的建築物的屋簷。那慘叫聲正是他發出來的。他的右脚染有一條長長的、暗紅色的血跡，血正從他的鞋尖一直往下滴落到路上。

「怎麼啦？貝魯，到底怎麼囘事？」

我叫著，內心突然有一陣恐懼感。雖然想打死他，但是看到他吊在那兒，念頭又轉變了。

他發出了沙啞的聲音說：

「布萊恩．貝雅特……我已經不行了，求求你……。」

我能做什麼呢？我的體力太虛弱了，無法做出什麼英雄式的行爲。我想找個東西救救他，於是環視一下房間，想找找看是否有木板或繩子；但是，什麼也沒有。我拉一拉床單，但是床單太短了，即使用兩、三條也不夠長，何況我可能也無法把他拉上來。於是，我跑去打電話。

我大聲地叫：

「總機小姐……有個男人快要從屋頂掉下去了，請叫消防隊員帶梯子來！快點！這裏是奧斯廸摩姆斯卡坦七十一號五樓。」

我放下了聽筒，又跑到窗邊。

「振作點，貝魯，救生隊就要來了。」

他可能以爲我會追過去，所以打算跳到對面巷子的屋頂，然而他的脚卻因受了傷而無法跳過去。

我想到貝魯明明知道我有完整的雙脚，冒充貝雅特一世是無法成功的；但是，貝魯仍叫我去擔任那種自殺的任務。想到欲炸毀帝國的背叛者房間內的轉移機、想到貝魯放在隱匿處裏想切斷我雙脚的手術台、也想起貝魯打死我剛找到的哥哥，以及我躺在冷冰冰的單身牢房，等待被切斷雙脚的那天晚上。雖然如此，我還是不想看到他這樣地死去。

他拼命地踢著雙脚，想以一隻脚勾住屋簷，但是却很快又滑了下去。我在那兒站了五分鐘，實在搞不清楚自己昏迷了多久？貝魯已經吊在那兒很久了，恐怕無法再支持下去。

我叫道：

「振作點，貝魯……再忍耐一下，不要亂動。」

他默默地吊在那兒，血從他的鞋子滴了下去，我看著下面的巷子，不禁發起抖來。

不久，從遠處傳來了警笛聲，於是我跑到門邊，仔細聆聽。樓下隨即傳來很大的脚步聲。我大叫：

「這裏！快上來！」

我回過頭，又跑到窗戶旁。貝魯和我剛才離開時的情況一樣。突然，貝魯的一隻手鬆脫了，
現在他只用單手吊著，身體搖來晃去。

「救生員來了，再支持幾秒鐘就好了。」

他似乎不想再抓牢了，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脚步聲愈來愈近……

當貝魯一聲不響地滑下去時，我實在不忍卒睹，因此背對著窗戶。只聽見他掉落地面的聲音——撞了兩次。

我搖搖擺擺地後退，走到椅子旁，渾身乏力地坐了下來。我的四週有許多人吵雜地走來走去，我幾乎昏迷過去。過了不久，才看到赫曼・戈林，然後是芭布洛・蘭汀彎下腰看著我。我想拉拉她的手，所以把手伸了過去，小聲地說：

「請帶我回家。」

然後我對里希德霍恩說：

「炸彈不再有危險了，把它放進轉移機去處理吧！」

他回答：

「我的部下目前正在處理，布萊恩・貝雅特。」

赫曼・戈林在旁邊說：

「你剛才說過『家』，不是嗎？……雖然這是我擅自決定的，不過，里希德霍恩可能也會贊成；也就是說，由於你對我們帝國這種無人可及的貢獻，我將盡力爭取。等到你的身體恢復到能夠出發的程度，再送你回國，如果你希望如此的話……當然，我們很歡迎你留下來，決定權都在

於你。」

我回答：

「不用再考慮，我已經決定了。有許多理由令我喜歡這裏。比方說，在ＢＩ．３那些老套的俚語，在這裏還派得上用場，聽起來也很新鮮；至於說到家……。」

我看著芭布洛．蘭汀又說：

「心之所在就是家。」

後記

本書「多次元宇宙帝國」，是作者奇斯．洛馬的長篇處女作，其續集「多次元宇宙ＳＯＳ」是描寫主角後來的故事。

主角乘著轉移機到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說，轉移到存在於無限的平行世界附近的界綫，與本來的世界只有小部份的差異。

本書的「主任檢察官」在原文是Chief Inspector，意思是情報局局長。在「多次元宇宙ＳＯＳ」這本書中，里希德霍恩，成爲情報局局長。

還有，生在ＢＩ．２世界，與主角長得一模一樣的貝雅特一世，他雖然死了，但是他的僕人路克却在續集中，成爲主角的僕人。這是令人無法想像的小說情節，非常有趣，可以說是高度的小說技巧。至於如何帶路克去，只有讓讀者去想像了。

譯者

世界科幻名著

SF A01　遙遠的黑暗星雲　THE STARS LIKE DUST　亞西摩夫 著
SF A02　宇宙的廢墟文明　PEBBLE IN THE SKY　亞西摩夫 著
SF A03　銀河帝國的興亡(一)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4　銀河帝國的興亡(二)　FOUNDATION AND EMPIRE　亞西摩夫 著
SF A05　銀河帝國的興亡(三)　THE SECOND FOUNDATION　亞西摩夫 著
SF A06　多次元宇宙帝國　WORLDS OF THE IMPERIUM　洛馬 著
SF A07　宇宙魔女　SHAMBLEAU AND OTHER STORIES　摩爾 著
SF A08　瘋狂的宇宙　WHAT MAD UNIVERSE　布朗 著
SF A09　密碼巴別17　BABEL-17　狄雷尼 著
SF A10　二○○一年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　柯拉克 著

SF B01　星空奇遇　THE VOYAGE OF THE SPACE BEAGLE　范佛特 著
SF B02　宇宙的繼承者　UNTERNEHMEN STARDUST / DIE DRITTE MACHT　謝爾　達爾頓 著
SF B03　金星基地之謎　INV ASION AUS DEM AII / DIE VENUSBASIS　達爾頓　馬爾 著
SF B04　地下時間庫的祕密　MUTANTEN IM EINSATZ / DAS GEHEIMNIS DER ZEITGRUFT　馬爾　達爾頓 著
SF B05　六個月球的要塞　DIE FESTUNG DER SECHS MONDE / DAS GALAKTISCHE RATSEL　謝爾　達爾頓 著
SF B06　超越銀河的時空　DIE SPUR DURCH ZEIT UND RAUM / DIE GEISTER VON GOL　達爾頓　馬爾 著
SF B07　殞落中的行星　PLANET DER STERBENDEN SONNE / DIE REBELLEN VON TUGLAN　馬爾　達爾頓 著
SF B08　惡魔之星　A CASE OF CONSCIENCE　布里西 著
SF B09　太空士兵的憂鬱　BILL, THE GALACTIC HERO　哈利森 著
SF B10　宇宙戰士　STARSHIP TROOPERS　海萊恩 著

世界科幻名著
SFA06

多次元宇宙帝國

作　者　洛馬(Keith Laumer)
審閱（中文版）　張之傑　石育民
翻　譯　陳蒼杰
編　輯　劉君祖　馬文善
美　工　江秋陽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資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依姓氏筆劃順序）
發行人　潘朝閎
出版者　星際出版社
總代理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商美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0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